



中俄文對照

高爾基早期作品集

第一集

高爾基早期作品集

(第一集)

著 者：高 爾 基

出 版：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發 行：旅大文化服務社

經 售：各 大 書 店

定 價 0.86 元

中華民國卅六年五月初版

高爾基早期作品集

РАНН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ГОРЬКОГО

第一集

Сборник 1-й

中俄文對照

Параллельные китайский

и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ы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бщ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й дружбы г. Дальний

目 錄

馬克西姆·高爾基（傳記）	2
馬加爾·朱德拉	22
伊席吉爾婆婆	50
汗和他的兒子	96
少女與死神	110

СОДЕРЖАНИЕ

Биография М. Горького	2
Макар Чудра	23
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	51
Хан и его сын	97
Девушка и смерть	111

馬克西姆·高爾基

傳記

我們一代的最偉大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畢斯柯夫）以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舊曆二十八日）生於現在改稱為高爾基城的尼士尼·諾夫戈羅德。

這位作家的父親馬克西姆·沙夫伐季亦維赤·畢斯柯夫是一個細作木匠。他娶一個染坊主人的女兒華爾華拉·華西麗亦夫娜·卡西林娜為妻。她是違反她父親的意志，因為父親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窮人。馬克西姆·沙夫伐季亦維赤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不久他就獲得阿斯特拉罕輪船賬房經理的位子，便帶着家眷搬到那裏去。

一八七二年小阿廖沙患虎列拉。父親看護他，但自己傳染上而去世了。華爾華拉·華西麗亦夫娜只得帶着四歲的兒子回到尼士尼，到阿廖沙的外祖父華西里·伊凡諾維赤·卡西林那裏去。

在外祖父家裏開始了新的，可怕的生活。由於金錢而起的敵視，野蠻的毆打，欺侮弱小的人，對於兒童無意識的殘忍——這一切，阿廖沙都在這裏見到了。

在這孩子生活中的一縷光明是外祖母：她對於人和對於自然的愛，她神奇的故事和歌唱在這作家的記憶裏永久存留下來了。

當阿廖沙滿了六歲的時候，外祖父開始教他斯拉夫字母。這孩子九歲時被送進初級小學；他在那裏讀書讀了一冬，獲得獎狀，但是「由於貧窮並沒有讀完」課程。他的全部學校攻讀就以此為止。

外祖父的物質狀況愈來愈壞。他變得很吝嗇，認為阿廖沙已到該
⊖ 即阿列克賽的愛稱。



書讀基爾高小教本木史子
(密大德誌傑)

自己去給自己賺飯吃的時候了。於是十歲的孩子便被送到「人間」去了。

在「人間」的生活是以皮鞋店當「學徒」開始的；依照老闆的命令，阿廖沙必須「像石像似的站在門口」，在店裏幫忙，做傭人的職務。不久他燙傷了自己的手便回到外祖父家。等手好了，外祖父又把外孫送給外祖母的親戚，一個打樣師去當「學徒」。本來在這裏是學打圖樣的，但却得執行一切家庭的事務。阿廖沙逃走了，在伏爾加河輪船「陀勃萊」號上弄到一個下級的洗碗工做做。

他的上司是廚子史木萊，是一個粗壯而樣子難看的人，是一個極愛看書的人。他會促使這孩子相信書本的偉大意義，並且愛書本。爲了這個，高爾基一生都是感謝史木萊的，並且把他稱爲他的第一位教師。

秋天，阿廖沙被不公平地非難有偷竊之罪，被開除了。

阿廖沙回到了外祖父那裏，先是靠捕捉烏雀賺錢。他很喜歡這一套：觀察森林及其居住者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冬天來了，外祖父又把外孫領到打樣師那裏去。

爲了喜愛看書，這位未來的作家竟得受許多痛苦。主人們認爲書本是有礙工作的，既無聊又有害的娛樂。

有一次阿廖沙被打得很利害，竟要把他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但阿廖沙情願不去控告主人，藉以換取在工餘之暇讀書的權利。

現在他已經開始瞭解，有些書是歪曲生活的，另外一些書是「正確的」，這種書裏寫出「神奇地活生生的」人。書本給這孩子展開了新的世界，顯示出生活是多麼廣闊，教人要堅強，激發出一種願望「把自己獻給某種重要的，偉大的事業」。

阿廖沙離開了打樣師。他又去做輪船上的洗碗工，神像店的小販，神像繪製工場的學徒，尼席戈羅德市場建築的小工頭，市場戲院的場記。他到處隨身帶着一本書，把所讀過的書籍的內容講給勞動的同伴們聽，出聲地讀給他們聽，他看出，這些人對於書的態度和主人們不同。

阿廖沙做着小工頭，住在包工工人的中間，幾小時幾小時地和他們談話，觀察他們怎樣受剝削，其中大多數怎樣漸漸地耽於酒，變成赤腳的化子。

「這一切都是被生活打下來的人，但是似乎，他們也創造了自己的生活，與主 們無關的和快樂的生活。一無牽掛的，勇敢的他們使我想起外祖父所講的關於很容易地就變成強盜的紳夫們的故事。」

但是無論阿列克駱怎樣喜歡赤脚的化子，他總看出並且覺出這是不愛勞動和不願意做工的人，這力量只能毀壞而不能創造新的。

這幾年在作家的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的年份。做化子呢還是做主人——或此或彼這位少年都是覺得同樣可怕的，他總是時常想道：「應該叫自己做些什麼事情才行，否則要毀了的……」但是所讀過的書在他心裏激起一種力量，促使他自衛，「咬緊牙齒，握緊拳頭」，覺得，他「要好好的踢給地球一脚，」感悟人們去愛「別一種生活——美麗的，奮發的，公正的，」他違反了推他去做化子的命運，一八八四年秋天，他懷着求學的決心到喀山去了。

大學——是十六歲的阿列克駱·羅斯柯夫專心想去的地方。在他的想像中大學是學問的聖殿，學問一定會使貧窮和愚昧做個結束，幫助人們「做成地上一切力量的主宰，有利於生活地，爲了人類幸福地支配這一切力量。」

在 人 間

這位少年並沒有能够入學讀書。他整天地在喀山城裏奔跑，找些隨便什麼工作做做，在下雨的日子坐在半破壞的房子的地窩裏，「那是喪家之犬居住和死去的地方」。

爲了不要餓死，阿列克駱走到伏爾加河的碼頭上去，在那裏一天可以賺到十五到二十個戈貝。在這地方他又碰到赤脚的人了。

但是就在這時候他又遇見了既不屬於主人的世界，也不屬於光脚人世界的人們，他認識了後來因散發傳單而被捕的一個革命黨人的中學生顧里·普列特森夫，並且和他住在一起。他們住在叫做「馬魯索夫卡」的住着城市貧民的半破壞的大房子裏。空閒的時候阿列克駱在「馬魯索夫卡」的過道上躑躅，張望所有的角落。他看見了悲哀，貧窮，疾病，絕望——這一切他早就熟識了。但是有一次他聽見，有幾個「馬魯索夫

卡」的居民爲了企圖設立祕密的印刷所而被捕——這對於他倒是新鮮的。

不久阿列克賽認識了安得列·傑林柯夫——雜貨店老闆，在這雜貨店的貨房裏有一個祕密的圖書室，是喀山青年好幾年來所搜藏的。在傑林柯夫的住宅裏經常聚集着前進的青年，爭論，喧嘩，以新的感情和思想激動阿列克賽。

一八八五年的深秋他進入商人謝妙諾夫的麵包作場。這位未來作家在他自己的時代見過許多老闆，但是謝妙諾夫是其中最可怕的一個。他非但殘酷地剝削他手下的人，並且還愚弄他們。

阿列克賽立刻明白，麵包工人是多麼不幸，這批被虐待和被驚嚇的人。他竭力使他們娛樂，高興，用他的故事去點綴他們可怕的生活。

這時俄國全境正遍傳着發生於一八八五年奧列霍夫·樹亦夫城莫羅淑夫工廠的罷工的消息。阿列克賽在工人的這一行動的印象之下企圖在麵包作坊裏組織罷工。他做這事所遭遇的失敗使他瞭解，只有在真正懂得爲什麼和怎樣去鬥爭的人們去鬥爭的時候，工人對自己主人的鬥爭才能够順利。過了許多年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寫道：「喀山的麵包作坊老闆教我的馬克思主義比書本好而且多。」

一八八七年春天阿列克賽開始在陀林柯夫的麵包工場做麵包烘培師的下手，從工場所得的收入要用去幫助前進青年。他一得到空閒的機會便讀書，和鄰廠的工人談話。在城內開始捕人的時候，他保藏了印刷機。

一八八七年八月這位未來的作家認識了一位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佛陀歌亦夫，不久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也加入這人的小組。阿列克賽立刻看出，佛陀歌亦夫和到陀林柯夫家去的青年不同。這種青年說明了很多事情；在佛陀歌亦夫身上立刻覺察出一個行動的人來。和佛陀歌亦夫接近，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並沒有能够成功。一八八八年三月他跟了一個從亞庫特斯的放逐中回來的革命者米海爾·安東諾維赤·羅馬斯到克拉斯諾維陀伏村去。羅馬斯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

在羅馬斯的影響之下，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心中出現了一個到本國各處各地去考察本國人民生活的打算。

他和往常一樣竭力「對於一切不是側視着而是面對着」，於是在一八八八年秋天出發去作第一次流浪。他二十歲，他身高，瘦削，稍微有些駝背，但是闊肩，有力。他穿着釘有釘子的行路靴；肩背背着書囊，手裏拿着一根多節的棍子。他循着大路，草原，許多河流的河岸走着，他穿過森林，下降到山谷裏，攀登到山頂上，一直往前，往前。

他看到人民的苦難。看見餓得發腫的逃難農民，他們的子女要求一塊麵包。看見被自己的丈夫當衆毆打的女人。看見煤油田裏和採鹽區裏非人的艱苦的勞動條件。聽見伐拉斯少女在她未婚夫被兇殺之後發了瘋所唱的悲哀之歌。看見住在黑暗污穢的地窖裏的沒有脚的殘廢孩子，幻想着一生中即使只有一次到「清潔的田野裏去」也是好的。在他的面前展開了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他的英明，奮發，顯明的才能。他看見，人們怎樣在歌唱中顯出自己的哀怨，用故事來安慰自己，在跳舞中舒展自己的肌肉。他聽見民間的音樂家，說故事家，歌唱家，哭喪者。他聽到俄羅斯的，烏克蘭的，羅馬尼亞的，韃靼的，波斯的歌曲，他看到一切人民都是同樣咒咀自己的壓迫者，同樣幻想着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使這位無家可歸的藍眼睛的少年變成一個偉大作家和革命報信者的那些語言，那種憤怒，那種愛情，那些勇氣在他的心裏成熟了。於是他就開始寫作了。

他不得不寫：他一定要講述俄羅斯人民，講述他的苦難；他一定要宣揚他的才能，奮發，他對壓迫者鬥爭的願心。

一八八九年春天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回到尼士尼，住在曾經參加過喀山小組的索莫夫家裏。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二日從彼得堡來了一條逮捕索莫夫的命令；宅內進行搜查。這時下工回來的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受到詢問，據憲兵報告，在詢問的時候，他自持「極度頑強」。

結果是逮捕，被送進尼士尼戈羅德監獄。

這時在喀山被搜出佛陀歌夫為首的小組。憲兵竭力想把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拖進組織地下馬克思主義印刷所的案件，但是因為沒有證據，不得不把他釋放。

從這時開始，對於這位未來的作家便確立了秘密的監視。警察局裏成立了一個「尼士尼戈羅德小市民阿列克賽·耶斯柯夫的案卷」。這引

起監視，追究，監獄，愚弄，誹謗相繼而來的卑鄙的「案卷」一直存在到一九一七年。

一八九一年四月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又離開尼士尼。他經過頓河草原，烏克蘭原野，諾伏羅西亞，要給自己解決一個問題：「人們是怎樣生活的」。

他走着，覺得全國都在集聚着號召破壞現存秩序的強大力量，人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長着。

創作的開始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來到第富利斯。第一夜他是在警察所裏渡過的。所以進去，和往常一樣，是爲了抱不平。他在那裏開始他文學工作的城市便是這樣迎接他的。

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在第富利斯和有革命情緒的工人接近起來了。他在青年學生和工人積極份子中間進行宣傳，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工人通訊，在空閒的時候，就是在夜裏，則寫些詩。他認識了革命者亞力山大·密福其亦維赤·卡柳士納。

過了許多年，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寫信給卡柳士納說：「你是第一個真正人樣地待我的人……我說，你是第一個促使我嚴肅注視自己的人。我應當感謝你的推動，我誠實地爲俄羅斯藝術服務已經三十多年了。」

在卡柳士納親暱鼓勵的影響之下，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於一八九二年夏季整理了在流浪時他所聽見過的民間傳說之一，寫成一篇描寫驕傲，勇敢人們的短篇小說「馬卡爾·周達」。這篇小說他署名「馬克西姆·高爾基」，高爾基的文學生涯就這樣開始了。從一八九二年秋天起，高爾基住在尼士尼，在報館裏工作，經受着艱苦的貧乏。

柯羅林柯對於這位初學的作家頗爲關心。高爾基永久記得他的忠告，指點和實際的幫助，他說，他應該感謝的正就是柯羅林柯，爲了使他踏進偉大的文學。

一八九五年在柯羅林柯的協助之下，在一份有勢力的大雜誌上登載



高爾基寫作第一篇小說『馬卡爾·周達』

了高爾基的短篇小說「切爾卡斯」，這篇小說立刻把這位青年作家推進俄羅斯文學的最前列。

柯羅林柯看見高爾基在尼士尼的生活很艱苦，便幫助他在「沙馬拉報」做記者。

登載在「沙馬拉報」上的高爾基的文章，檢查處百般作難，因為這

些文章的作者激烈地暴露剝削者老闆，為沙馬拉的貧民辯護。

在沙馬拉報上登載了一篇「鷹之歌」。從這內地報紙的篇幅上喊起了革命的如火如荼的預言。

列寧組織「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之最初萌芽」的「解放工人階級的鬥爭同盟」的同時，高爾基則用藝術的文字號召人民鬥爭。

高爾基在他這時期的作品中寫述他在俄國各地流浪的年代所看見的事情，寫述使他痛苦和激動的事情，寫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活怎樣使人畸形化和殘廢。

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他的三卷「素描和短篇小說」單行本。「素描」的出現對於加強這些年份的革命情緒起有很大的作用。高爾基立刻成為最被愛護和愛讀的作者之一。

一九〇一年所進行的調查證明，中學校學生最喜愛的作家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

在這些年份高爾基作品開始譯成外國文。國外開始出現高爾基的著作和文章。

這位作家聲譽的提高引起沙皇政府方面迫害的加強。高爾基又重新被捕，押解到第富利斯去。

作家在監獄裏所經過的每一小時在他的心裏鞏固戰士的力量，使他以倍徙的力量去為新生活而鬥爭。

這是在一八八九年，就是史大林同志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第富利斯組織的時候。

為革命服務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國外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出版了第一號「火花報」。「火花報」是全俄羅斯秘密的馬克斯主義報紙，這報紙必須「把分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團結和相互聯繫成一個政黨」。在這報紙的標題之下印着「從火花燃燒成火焰」。過了兩個月高爾基寫成「海燕歌」，這歌的號召「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以革命的火焰燃燒了人心。從這時起高爾基便開始被稱為「俄國革命的海燕」。

爲了抗議一九〇一年彼得堡毆打示威的人，高爾基被捕和被放逐到內地偏僻的河爾沙馬斯城。迫害這位被愛護的作家引起知識界優秀部份的抗議。由於加劇的肺結核的進程，准許他遷居到克里米亞去，在遷到克里米亞的時候，警察遂散聚着歡迎他的青年。在尼士尼城爲這位作家所舉行的歡送會中，唱革命歌，散發革命傳單。這是



高爾基與列寧

高爾基被選爲學術院名譽會員。經尼古拉二世要求，這選舉被取消。這引起俄國知識界優秀部份的激憤。柴霍夫和柯羅林柯且拒絕名譽會員的稱號以示抗議。

沙皇對於高爾基的恐懼是十分有根據的：因爲就在一九〇二年「火花報」論到高爾基，說他是反對專制的戰士，是最有才能的革命作家。在高爾基劇本「底層」演出的時候，一個劇中人物的話「人！這好極了！這說起來……都驕矜！人！應該尊重人！」引起觀衆的采聲如雷。

雖受各種的迫害，但高爾基仍繼續走着列寧的路程。

高爾基的第二個步驟是干涉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野蠻槍殺工人的案

列寧在「火花報」上指出的。

在克里米亞高爾基和極爲珍視他澎湃才能的柴霍夫與列夫·托爾斯泰接近。

靠了柴霍夫，高爾基認識了剛組成不久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的青年同人。高爾基寫道：「不愛它——不可能，不爲它工作——是罪過」。爲藝術劇院高爾基創作了他最初的劇本：「小市民」和「在底層」。

一九〇二年

子。

事件之後的第二天，彼得堡公共圖書館的讀者之一突然站起來，向閱覽室裏在座的人作如火如荼的反政府的演說。這便是高爾基。一月十一日高爾基被捕，被監禁在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古堡裏。沙皇政府預備把高爾基在監獄裏腐爛而死，但是俄國和全世界的先進知識份子要求釋放他。在社會輿論的壓迫之下，高爾基在一個月之後被釋放。

一月九日之後工人的革命鬥爭採取了更尖銳的政治性質。這鬥爭的積極參加者之一便是高爾基。在彼得堡的工人大會席上時常看到他高大的身形。

一九〇五年十月高爾基組織第一份布爾雪維克的秘密報紙「新生活報」，從第六號起該報的編輯便是由國外回來的列寧。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高爾基和列寧舉行第一次會見。

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暴動的時候，高爾基積極幫助布爾雪維克。

十二月暴動失敗之後，爲了逃避逮捕，高爾基受了黨的囑託到美國去——組織革命經費的募款。他在紐約羣衆會議席上演說，號召援助俄羅斯革命，發表宣言，要求別借款給沙皇政府。

一九〇六年他在美國寫成長篇小說「母親」。「我們會勝利，工人們！」這樣的字句從書頁上向全世界威脅地震響。譯成許多外國文的長篇小說「母親」立刻成爲全世界勞動者案頭必備的書。

一九〇七年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第五屆大會席上高爾基遇見列寧，列寧立刻和他談起長篇「母親」。「這本書是需要的，許多工人參加革命運動是不自覺地，盲目地，現在他們讀了『母親』對於自己有很大的益處。是一本很合時的書。」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給這篇作品的評價是這樣。

高爾基沒有能夠回俄國。他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島上住下。高爾基住在那裏仔細地觀察他周圍的生活。在意大利，也像在各處一樣，首先使他發生興趣的是人們。

高爾基聽一個工人講辛姆潑龍隧道的故事，觀察熱內亞的工人，爲了幫助鬥爭的同伴把帕爾馬罷工工人的子女收容在自己家裏。他創作了「意大利的故事」，這些故事像凱旋歌似的奏響，讚美普通的工人，小

人物，「當他要工作的時候，就是無敵的力盤」，讚美他反對主人們的鬥爭。

高爾基在卡普里的時候是他和列寧完全接近起來的時期。

密切的友誼聯繫了這兩位偉大的人物。

列寧經常地指出高爾基在羣衆的革命培養事業上的非常意義。他在一封寫給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的信裏說：「你用你藝術家的才能給俄國——並且不僅是一個俄國——的工人運動帶來這樣巨大的益處……」列寧在一九一〇年斷定說：「高爾基無疑是無產階級文藝最巨大的代表，他已經爲它做了很多，並且還能夠做得很多。」

列寧對於高爾基的關係是布爾雪維克關心人的真正模範。

列寧之於高爾基，在列寧方面說，是一代最偉大的人，是導師，是領袖，「是生之意志的，是無畏與理智的最偉大的表現者之一」。

在這些年份高爾基寫成了中篇小說「童年」，「人間」，在這些小說裏描畫出他的充滿着侮辱，貧苦，毆打和不平，同時又是追求知識與真理的童年和少年時期。

一九一三年高爾基獲得回到俄國的可能。

從高爾基跨入俄國國境之後，伊對他確立了寸步不離的監視。沙皇政府對於無產階級作家的懼怕隨着革命運動的火焰蔓延的程度而增長。

在社會主義國家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高爾基關於新世界，關於自由與快樂勞動的世界的衷心幻想得以實現。

從革命的最初幾天起，高爾基就不倦不怠地從事蘇維埃國家新生活與新文化的建設工作。他說道，不能緩慢，應該遵照列寧的指示，「以人類全部發展所建立的準確文化知識」去武裝生活的新主人。他在自己的周圍集合了俄羅斯學術界的優秀代表人物，在出版局裏工作，竭力設法儘可能出版更多的好「準確的」書籍。

一九二一年高爾基肺結核病的進程尖銳化起來了，循列寧的堅請，他到意大利的卡普里去。



高爾基對工人演說

但是偉大作家的思想是緊貼着他愛護的祖國。他收到蘇聯各處各地的幾千封信。寫信給他的有藝術家，工人，農民。工人通訊員，初學作家把自己的手稿寄給他看，高爾基回答他們，刪改他們的稿子，竭力用自己的忠告去使他們易於走那他自己曾經走過的艱難的道路，他和從前一樣總續對於一切「不是側向，而是面向着」，也和從前一樣他是「一切人們的復人」。列寧的死對於高爾基是極大的損失。高爾基悲悼他的偉大導師逝世，寫道：「符拉其米爾·列寧，這世界偉大的，真正的人，——死了。這死亡很痛楚地打擊在凡是知道他的那些人們的心上，很痛楚地」。但是高爾基知道，「他（列寧）理智和意志的繼承者是活着的。活着，並且比任何人，任何時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順利地工作着。」

列寧逝世之後，理智與意志的繼承者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大林便成為高爾基最親近的朋友。

一九二八年高爾基回到蘇聯。千萬的羣衆在每一個城市的車站上迎接他。

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立刻進入了蘇維埃國家的生活。他經過那他在四十年前步行過的土地，他在路上所經過的每一天都更加明朗地向他顯示，蘇維埃國家是怎樣成長和鞏固了。主要是人們改變了。代替愚昧的，被虐待的，憎視自己勞動的麵包工人，神像畫家，瘴夫，僱農的，高爾基現在却見到住在設備完美，享有圖書館，戲院，電影，無線電的工人和農民；高爾基見到了勞動對於他們是光榮，剛毅與英勇之事業的人們。

爲高爾基到哈科夫而舉行的羣衆大會席上，這位偉大的作家說道：「在我沒有待在蘇聯幾年之後在這裏看到我周圍所進行的事情的時候，我的新的創作精力又燃燒起來了。我老了，我六十多歲了，但是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年輕的人。」

真的，高爾基是不倦不怠的。他對於蘇聯生活的各方面都發生興趣，他所看見的自己祖國的人們對於勞動的新態度給予他最大的歡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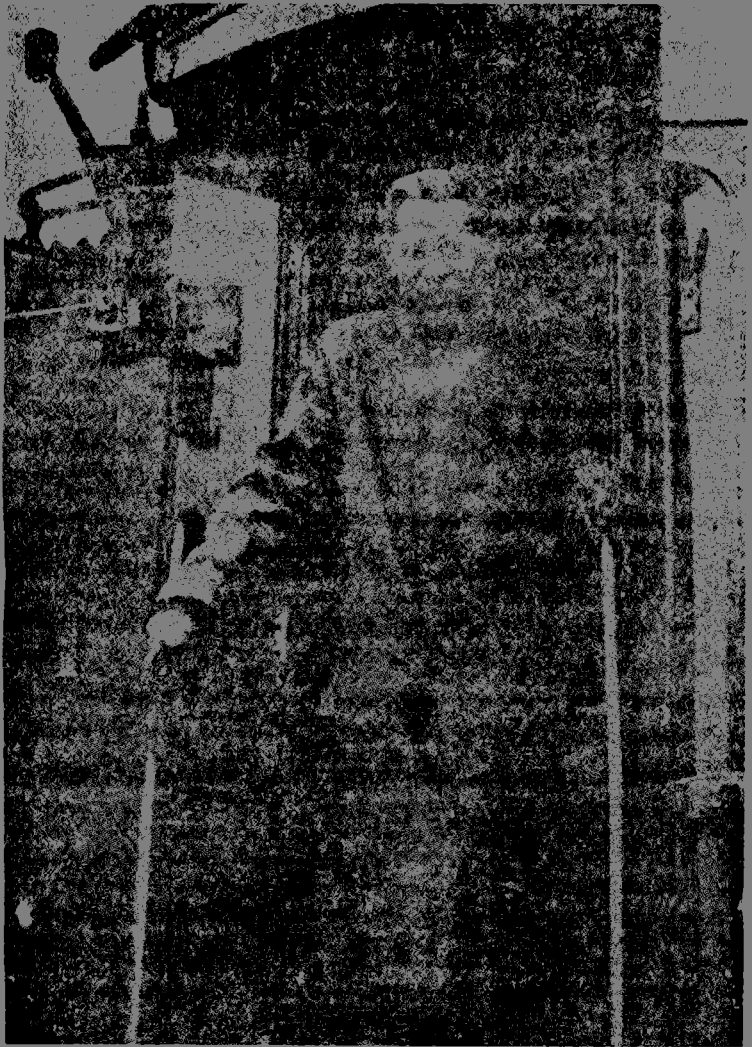
高爾基進行廣泛的通信。這通信是這樣廣泛，甚至莫斯科郵局的第六十九分局分出一個特別的派信員爲高爾基服務。

高爾基也收到兒童們大量的信函。

這位戰士作家的創作生涯四十紀念像全國的節日一樣慶祝。政府以列寧勳章獎賞高爾基。作家在那裏渡過他童年的尼士尼·諾夫戈羅德改名爲高爾基城。

史大林祝賀高爾基的紀念人，寫信給他道：「親愛的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衷心地慶賀你，緊緊地握你的手。祝你生命和工作長年百歲，以使一切勞動者歡欣，以使工人階級的敵人懼怕。」

「生活的意義在於爲革命服務」——高爾基用這話來教育蘇維埃人民，年輕的蘇維埃文學。在無數論文學的文章裏，在他所組織的全聯邦蘇維埃作家大會席上的演說中，高爾基說到，「在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的天才所照亮的國家裏，在約瑟夫·史大林的鐵的意志不倦不怠與神奇地工作着的國家裏」生活和鬥爭是歡樂的。他向蘇聯作家提起。他們反映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任務是多麼巨大。他向他們提起，他



瓦爾基在蘇聯政府勝利後回國時留影（一九二八年）

們表現空前未有的讀者的，本國真正主人的思想，回答他的詢問，責任是多麼偉大。他要求作家仔細地研究人民的創作，對於它的代表者持非常珍愛的態度。

對於出版書籍和雜誌，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放下許多功夫。爲幫助年輕的初學作家，他組織了一個「文學學習」雜誌。他認爲必須使成長着的一代人去認識蘇維埃人民爲自己解放而進行的英勇鬥爭，他從事「內戰史」的編輯。高爾基創辦「我們的成績」和「建設中的蘇聯」等雜誌，表現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

高爾基的作品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幾乎譯成所有各國文字。高爾基在蘇聯有巨大的讀者圈；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二年他的作品用蘇聯六十五種文字出版了四千一百多萬冊。

高爾基無情地和戰爭縱火者作鬥爭。只要國家一號召，高爾基就準備站到保衛祖國的行列裏去，他寫道：「假使戰爭爆發，它反對那我稱其力量生活與工作的階級，那我也加入那一階級的軍隊做一個普通戰鬥員。我加入……因爲蘇維埃聯邦工人階級的偉大與正義的事業是我合法的事業，是我的義務，

高爾基是反法西斯運動的首領。他是偉大人文主義者，是爲文化事業而鬥爭的戰士，他號召爲平等，自由和獨立而鬥爭。他熾烈地憎惡法西斯蒂狂人的「種族理論」，號召民衆消滅褐色瘟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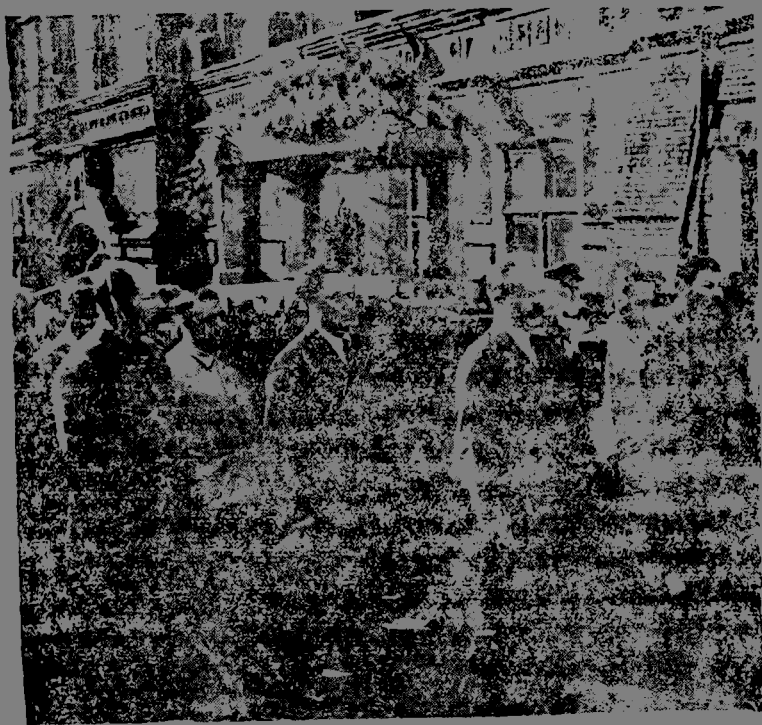
鑒在國內的，施放冷箭的卑鄙的叛徒激起高爾基最尖銳的憎惡。「蘇維埃國家內部還有未被殺盡的敵人，」他寫道，「這是蘇維埃國家外部敵人的忠實朋友和幫兇。」蘇聯優秀人物之一，使人永不遺忘的謝爾蓋·米龍諾維赤·基洛夫被叛徒殺死之後，高爾基寫道：「殺死了一個優秀的人，黨的優秀領袖之一，無產階級的，文化工匠的理想典型。我用整個心靈分担黨的悲哀，一切誠實工人的悲哀。我不能不說：敵人的成功，不僅說明他的卑鄙性，並且說明我們不充分的警戒性。」

警戒性——這就是高爾基所號召的。他反對蘇維埃祖國敵人的言詞濫發着憤怒和蔑視叛徒的聲音。他說：「人是『大自然的花冠』，『說起來都嬌矜』，這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他可能是壞蛋，暗殺無產階級的領袖的兇手，祖國的叛徒，驚人的僞君子，工人階級的敵人，這也是無

可爭議的，他有這樣的質地，他是應該無情加以消滅的。」愛自己的人民，愛自己的祖國，高爾基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假使敵人不投降，便消滅他！」

艱重的損失

「生活的意義在於為革命服務」，這條高爾基生活與創作的口號引起蘇聯一切敵人對他的憎恨。叛徒托洛次基·布哈林匪幫決定迫使高爾基沉默，因為只有死才能迫使高爾基沉默，所以他們決定殺死他。



史大林、莫洛托夫等為高爾基送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高爾基生病。全國懷着緊壓的心注意他健康的狀況。高爾基的身體絕望地反抗着，但是敵人差遣的兇手醫生，假裝醫病而把他害死了。

六月八日高爾基在自己的床前見到史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會見。

六月十二日高爾基傾聽在這天印成的史大林憲法草案。「現在在國內……連石塊都唱歌了」，他說，在他的眼中閃爍着歡欣的眼淚，一個能夠等到自己幻想實現的人的幸福的眼淚。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市蘇維埃大廈上插起了喪旗。這天高爾基死了。

他的言語是蘇維埃國家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迴聲的作家死了，他的名字曾經鼓勵過全世界被壓迫者的人死了。

全國穿上了孝衣。偉大作家，自由的偉大戰士逝世的噩耗傳到世界所有的角落裏。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蘇維埃國家給自己的偉大作家盡最後一次義務。千千萬萬的羣衆湧滿莫斯科的街頭，千百萬的人們懷着激動得要沉下去的心聽着蘇維埃政府元首莫洛托夫的散發在空氣裏的話：「列寧之徒高爾基的逝世是我國以及人類最艱重的損失。」

敵人得以把一位作家銳敏的，眷愛的心的跳動停止了，但是並沒有能夠把高爾基寫的每一行字所作的爲自由而鬥爭的如火如荼的號召熄滅掉。

這一號召還在響着，並將永久響着，感應着我們和未來的後裔去爲了人類的幸福對敵人作殊死的鬥爭。

短篇小說與詩

РАССКАЗЫ и СТИХИ

馬加爾·朱德拉[⊖]

從海裏吹來潮濕而寒冷的風，把沖向岸上的浪花的激盪聲和沿岸叢林的蕭颯響的憂鬱旋律散佈在草原之上。一陣陣的勁風不時隨身捲來皺皮的黃葉，把它們拋在篝火裏，煽起火焰；環繞着我們的秋夜的黑闇兀自一抖，驚悸地退走，一霎時在左面開朗出一望無際的草原，在右面——無邊無涯的大海，我的正面——馬加爾·朱德拉，一個老吉伯賽人的身形，他看守他遊浪隊的馬匹，遊浪隊就下帳在離我們五十來步的地方。

風的寒冷掀開他高加索的褂子，暴露出他毛茸茸胸膛，並且無情地擊打它，但他毫不介意，他用美麗的，有力的姿勢半躺着，臉朝着我，整潔有序地抽着他的巨大的煙斗，從嘴裏和鼻子裏噴出一球一球的濃煙，一動也不動地把視線越過我的腦袋，眺望那草原裏死沉沉地沉黙着的黑暗，嘴不停的和我談着話，並不用一個動作去防禦寒風的猛襲。

「你就這樣走來走去嗎？這很好！你給自己挑選了一個挺好的命運[⊙]。本來應該這樣：走走看看，看够了，就躺下，死掉，——下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懷疑地聽了我對於他所說「本來應該這樣」

⊖ 據俄文原註：這篇小說以一八九二年春天或夏天作於第夫利斯（Тифлис），政治放逐者卡柳士納（А. М. Калужный）的家裏，有一時期高爾基曾住在他家。經卡柳士納的幫助，這篇小說於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日發表於第夫利斯的「高加索」報紙上。一八九八年收入「速寫與短篇小說」第一卷。

⊙ 鵞（Сокол），在俄文裏，是對於親切者的一種愛稱。

МАКАР ЧУДРА

С моря дул влажный, холодный ветер, разнося по степи задумчивую мелодию плеска набегавшей на берег волны и шелеста прибрежных кустов. Изредка его порывы приносили с собой сморщенные, желтые листья и бросали их в костер, раздувая пламя; окружающая нас мгла осенней ночи вздрагивала и, пугливо отодвигаясь, открывала на миг слева — безграничную степь, справа — бесконечное море и прямо против меня фигуру Макара Чудры, старого цыгана, — он сторожил коней своего табора, раскинутого шагах в пятидесяти от нас.

Не обращая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 что холодные волны ветра, распахнув чекмень, обнажили его волосатую грудь и безжалостно бьют ее, он полулежал в красивой, сильной позе, лицом ко мн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 потягивал из своей громадной трубки, выпускал изо рта и носа густые клубы дыма и, неподвижно уставив глаза куда-то через мою голову в мертво молчаливую темноту степ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 со мной, не умолкая и не делая ни од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 защите от резких ударов ветра.

— Так ты ходишь? Это хорошо! Ты славную долю выбрал себе, сокол. Так и надо: ходи и смотри, насмотрелся, лег и умирай — вот и все!

— Жизнь? Иные люди? — продолжал он, скепти-

的反駁，繼續說。「唉！你何必去管這一套？難道你本人不就是生活嗎？別人沒有你在過活着，並且沒有你也會活下去。難道你以為有誰需要你嗎？你既不是麵包又不是棍子，誰也不需要你。

「你說，得學習，得教人嗎？可是你能學會使人幸福嗎？不，你不能。你先等頭髮白了，再說，應該教人。教什麼呢？無論那一個都知道，他需要什麼。聰明一擊的人，有什麼就拿什麼，笨一點的人，便什麼也拿不着，無論那一個人自己都會學習……

「你們的那些人，真可笑。緊擠做一堆，互相擠呀踩呀，看世上的地方，可有多少，」他用一隻手向草原裏廣闊地一揚。「他們老是做着工。爲什麼？爲了誰？誰都不知道。你就看一個耕地的人吧，你想想看：他把自己的精力一滴一滴的陪着汗珠消耗在地裏，然後他又輪到地裏，在地裏闖掉。他身上什麼也沒有留下來，他從自己的田裏什麼也看不到，便像傻瓜似的死了，正像他生下那樣。

「他怎麼，生下來是爲了挖挖泥土，甚至於還沒有來得及自己給自己把墳墓挖好，便又要去死了，還是怎的？他知道自由嗎？草原的遼闊懂得嗎？草原之浪的說話使他的心快活嗎？唉！他一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一輩子是奴隸，就是這樣罷了！他能把自己怎麼辦呢？假使稍爲聰明一些，也不過自己害自己罷了。

「可是我呢，你看，在五十八年裏頭，見了多少世事，若是都給寫在紙上，那末像你帶的那樣的行囊，就有一千個你也裝不下。啊，你說，我什麼地方沒有到過？你就說不出來。我到過的那些地方，你就連知道也不知道。就應該這樣生活：走啊，走啊——就是這樣罷了，別長久地待在一個地方——那有什麼意思呢？就得像白天和黑夜似的永久跑着，繞着地球互相追着，你也得這樣逃開生活的思慮，爲了不要厭倦了生活。你若是深思一下，就會厭倦生活，事情總是這樣的。我也有過這樣的事情。唉！有過，嚨。

「我坐過監牢，在加利慶⁽⁹⁾。我爲什麼活在世上呢？——我寂寞得心裏想道，——監牢裏真寂寞啊，嚨，唉，多麼寂寞啊！苦悶抓住了我的心，我從窗戶裏往田野裏一看，苦悶像箝子似的夾住了心，並且緊夾

在烏克蘭。

чески выслушав мое возражение на его «так и надо». — Эге! А тебе что до этого? Разве ты сам — не жизнь? Другие люди живут без тебя и проживут без тебя. Разве ты думаешь, что ты кому-то нужен? Ты не хлеб, не палка, и не нужно тебя никому.

— Учиться и учить, говоришь ты? А ты можешь научиться сделать людей счастливыми? Нет, не можешь. Ты поседей сначала, да и говори, что надо учить. Чему учить? Всякий знает,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Которые умнее, те берут что есть, которые поглупее — те ничего не получают, и всякий сам учится.

— Смешные вы, те твои люди. Сбились в кучу и давят друг друга, а места на земле вон сколько, — он широко повел рукой на степь. — И все работают. Зачем? Кому?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Видишь, как человек пацет, и думаешь: вот он по капле с потом силы свои источит на землю, а потом ляжет в нее и сгниет в ней. Ничего по нем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ничего он не видит с своего поля и умирает, как родился, — дураком.

— Что ж, — он родился затем, что ли, чтоб поковырять землю, да и умереть, не успев даже могилы самому себе выковырять? Ведома ему воля? Ширь степная понизна? Говор степной волны веселит ему сердце? Он раб — как только родился, всю жизнь раб, и все тут! Что он с собой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Только удавиться, коли поумнеет немного.

— А я, вот, смотри, в пятьдесят восемь лет столько видел, что коли написать все это на бумаге, так в тысячу таких торб, как у тебя, не положишь. А ну-ка, скажи, в каких краях я не был? И не скажешь. Ты и не знаешь таких краев, где я бегал. Так нужно жить: иди, иди — и все тут. Долго не стой на одном месте — чего в нем? Вон как день и ночь бегают, гоняясь друг за другом, вокруг земли, так и ты бегай от дум про жизнь, чтобы не разлюбить ее. А задумаешься — разлюбишь жизнь, это всегда так бывает. И со мной это было. Эге! Было, сокол.

— В тюрьме я сидел, в Галичине. Зачем я живу на свете? — подумал я со скуки — скучно в тюрьме, сокол, э, как скучно! — и взяда меня тоска за сердце,

起來。誰能說得出，他是爲什麼生活的呢？誰都說不出，鷹！也用不着把這來問自己。活下去，就是這樣罷了。你只應在自己周圍走動一下，並且看一下，那苦悶就永久不會來抓你了。我那時幾乎要用帶子縊死自己，啊！

「嘿！我曾經和一個人談過。是一個很嚴肅的人，是你們俄國人。他說，應該生活得不像你自己所要的那樣，而要像聖經裏所說的那樣。你若服從上帝，你向他懇求什麼，他就給你什麼，而他自己呢，破衣落索的渾身是痛癢。我就對他說，讓他去懇求上帝給自己弄一套新衣服穿穿。他大發雷霆，罵着，把我攔住。可是他以前說過，應該寬恕人，並且愛人。即使我的話傷了他的，他也得寬恕我啊。也算是個教師！他們教別人少吃些，可是他們自己却一天一夜要吃個十頓」

他向篝火唾了一口，沉默着，重新裝煙斗。風聲如泣如訴地和低低地悲鳴着，馬羣在黑暗中長嘶着，從帳幕裏飄來柔和而熱情的抒情的歌聲。這是馬加爾的女兒，美女儂卡唱的。我熟悉她那圓渾的陶爾音色的聲音，——無論是她唱歌，或是說「你好啊」，總是那樣十分幽怨和有所要求地震響着的聲音。在她那淺黑色的沒有光澤的臉上，凝着女玉的傲慢，在那雙似乎被一種陰影敷罩着的深褐色的眼睛裏閃現着她魅惑之魔力的自覺和除她自己之外對於一切的蔑視。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抽吧！姑娘唱得好嗎？諾，諾！你要這樣的姑娘愛上你嗎？不好！本來應該這樣——不要相信姑娘，要離她們遠一些。雖然吻姑娘比抽我的烟斗更好更愉快，可是吻了她之後，你心裏的自由便死掉了。她憑藉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把你束縛在她身上，掙又掙不脫，於是你便把整個靈魂都交給她！對吧！要當心姑娘！她們總是撒謊的！她說，我愛你勝於世界上的一切，可是，哼，你把別針刺她一下，她就要把你的心都扯碎。我知道的！唉，我知道多少啊！噯，鷹，你要不要我來講個故事呢？你得記住這故事，你若記住了，你一輩子就可以做一隻自由的小鳥。

как посмотрел я из окна на поле, взяла и сжала его клещами. Кто скажет, зачем он живет? Никто не скажет, сокол! И спрашивать себя про это не надо. Живи, и все тут. И похаживай, да посматривай кругом себя, вот и тоска не возьмет никогда. Я тогда чуть не удавился поясом, вот как!

— Хе! Говорил я с одним человеком. Строгий человек из ваших, русских. Нужно, говорит он, жить не так, как ты сам хочешь, а так, как сказано в божьем слове. Богу покоряйся, и он даст тебе все, что попросишь у него. А сам он весь в дырках, рваный. Я и сказал ему, чтобы он себе новую одежду попросил у бога. Рассердился он и прогнал меня, ругаясь. А до тог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надо прощать людей и любить их. Вот бы и простил мне, коли моя речь обидела его милость. Тоже — учителя! Учат они меньше есть, а сами едят по десять раз в сутки.

Он плюнул в костер и замолчал, снова набивая трубку. Ветер выд жалобно и тихо, во тьме ржали кони, из табора плыла нежная и страстная песня-думка. Это пела красавица Нонка, дочь Макара. Я знал ее голос густого грудного тембра, всегда как-то странно, недовольно и требовательно звучащий — пела ли она песню, говорила ли «здравствуй». На ее смуглом матовом лице замерла надменность царицы, а в подернутых какой-то тенью темнокарих глазах сверкало сознание неотразимости ее красоты и презрение ко всему, что не она сама.

Макар подал мне трубку.

— Кури! Хорошо поет девка? То-то! Хотел бы, чтоб такая тебя подлюбила? Нет? Хорошо! Так и надо — не верь девкам и держись от них дальше. Девке целоваться лучше и приятней, чем мне трубку курить, а поцеловал ее — и умерла воля в твоём сердце. Привяжет она тебя к себе чем-то, чего не видно, а порвать — нельзя, и отдашь ты ей всю душу! Верно! Берегись девок! Лгут всегда! Люблю, говорит,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на свете, а ну-ка, уколи ее булавкой, она разорвет тебе сердце. Знаю я! Эге, сколько я знаю! Ну, сокол, хочешь скажу одну быль? А ты ее запомни

「世界上曾經有個左拔兒，一個年輕的吉伯賽人，洛伊哥·左拔兒，整個匈牙利和捷克，以至於斯拉伏尼亞，以至於大海週圍的各國，都知道他，——是個勇敢的小夥子！在那些地方，沒有一個村子裏沒有五個十個居民不對天發誓要殺死洛伊哥，可是他還是照樣活着，他若是看上了一匹馬，就使派一團兵去看守那匹馬，反正左拔兒總會騎着牠去奔跑的！哼，難道他怕誰嗎？就是魔王領着他全班人馬到他跟前，那他即使不拿刀去戳他，大概也得一個個地奉送狠狠地罵一頓，把小鬼們的嘴臉一腳——這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所有的遊浪隊也都認識他或是聽到過他。他就喜歡馬，別的什麼也不喜歡，就連馬也喜歡不長——騎騎就給賣掉了，而錢呢，誰要誰就拿去。他沒有私心，你要他的心，他自己就會把心從胸膛裏挖出來交給你，只要於你是有好處的。你看他是怎樣一個人，嚟！

「那時我們的遊浪隊在布哥維納遊浪，——這是十年前的事情。有一次春天的夜裏，我們坐着的有：我，曾經和柯蘇特一同打過仗的兵士達尼各，還有老奴爾，還有別的人，還有達尼各的女兒拉達，

「你認識我的儂卡吧？少女之王啊！哼，可是不能把拉達來和她比——那太抬舉儂卡了！關於她，關於這位拉達，你簡直沒有話可以形容。也許，可以把她的美麗在提琴上奏出來，但是也要那個精熟這提琴，正像他熟悉自己靈魂那樣的人才能奏得出。

「她吊乾了許多少年人的心，呵，許許多多！在莫拉娃河那裏有個大貴族，上了年紀的，有額髮的人，一看見了她簡直呆住了。他坐在馬上，看着，像發熱病似的抖着。他像鬼過節似的打扮得很漂亮，酋長衣上繡着金線，腰裏的一把劍，馬蹄子稍爲一動，就像閃電似的發亮……這把劍全都鑲着寶石，帽子上是淡藍色的天鵝絨，就像一小塊天似的，是一位了不起的老貴人！看着，看着，然後對拉達說：「嚟，吻我一F

и как запомнишь, — век свой будешь свободной птицей.

«Был на свете Зобар, молодой пыган, Лойко Зобар. Вся Венгрия и Чехия, и Славония, и все, что кругом моря, знало его, — удачный был мадьяк! Не было по тем краям деревни, в которой бы пяток-другой жителей не давали богу клятвы убить Лойко, а он себе жил, и уж коли ему понравился конь, так хоть полк солдат поставь сторожить того коня — все равно Зобар на нем гарцовать станет! Эге, разве он кого боялся? Да приди к нему сатана со всей своей свитой, так он бы, коли б не пустил в него ножа, то наверное бы крепко поругался, а что чертям подарил бы по пижку в рыда — это уж как раз!

«И все таборы его знали или слышали о нем. Он любил только коней и ничего больше, и то не долго — поедит, да и продаст, а деньги, кто хочет, тот и возьми.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 заветного — нужно тебе его сердце, он сам бы вырвал его из груди, да тебе и отдал, только бы тебе от того хорошо было. Вот он какой был, сокол!

«Наш табор кочевал в то время по Буковине, — это годов десять назад тому. Раз — ночью весенней — сидим мы: я, Данидо солдат, что с Кошутом воевал вместе, и Нур старый, и все другие, и Радда, Данилова дочка.

«Ты Нонку мою знаешь? Царица-девка! Ну, а Радду с ней равнять нельзя — много чести Нонке! О ней, этой Радде, словами и не скажешь ничего. Может быть, ее красоту можно бы на скрипке сыграть да и то тому, кто эту скрипку как свою душу знает

«Много посушила она сердец молодецких, ого, много! На Мораве один магнат, старый, чубатый увидел ее и остолбенел. Сидит на коне и смотрит дрожа, как в огневице. Красив он был, как чорт в праздник, жупан шит золотом, на боку сабля как молния сверкает, чуть конь ногой топнет, вся эта сабля в камнях драгоценных и голубой бархат на шапке, точно неба кусок, — важный был господарь старый! Смотрел, смотрел, да и говорит Радде: Гей!

，我給一袋錢！」她卻轉身到旁邊去，僅僅這樣罷了！『對不住，假使得罪了你，就請你親睜些看一看吧，』那老貴族立刻降低了身份，把錢袋拋在她的腳前——是一個很大的錢袋，老弟！可是她好像滿不在乎地把錢袋用腳踢到污水裏去，噯，就是這麼樣。

「『唉嘿，姑娘！』他嘆息一聲，然後馬上加鞭——只見塵土像烏雲似地升起。

「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像雷聲似的向帳幕高叫。達尼洛走出來。『把女兒賣給我吧，你要什麼就拿什麼！』而達尼洛却對他說：『只有貴族才把一切都出賣，從自己的豬仔一直到良心，我和柯蘇特打過仗，我什麼買賣也不做！』那人咆哮起來，並且去抽寶劍，我們中間有個人把燒着的火絨塞進馬的耳朵，馬便載着那漢子跑掉了。我們也就拔帳出發。我們走了一天，到第二天，我們一看——他追來了！他說：『噯，喂，當上帝和你們的面賭咒，我的良心是乾淨的，把姑娘給我做妻子吧：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和你們平分，我是非常富有的！』他全身都在發抖，像風中之羽茅草似的，在鞍子上搖擺着。我們考慮了。

「『噯，女兒，你說吧！』達尼洛在鬍鬚邊低聲地吐出

「『假使雌鷹肯照自己的意思走進烏鴉的窩巢，她還算得個什麼呢！』拉達反問我們。

「達尼洛笑起來，我們大家也跟着他笑起來了。

「『好極了，小女兒！聽見沒有，貴人？沒有辦法的事情！去找小鬍子吧，牠們要順從些。』於是我們便向前走去。

「而那位貴人，抓起帽子，把它拋在地上，便縱馬駒開，跑得連地都戰抖起來。你看她，拉達是怎樣一個人，噯！

「是的！有這麼一次，夜裏，我們坐着，我們聽見——音樂在草原上飄過。好音樂！聽了這音樂血管裏的血都沸騰起來了，並且它是在呼喚人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覺得，聽了這音樂我們大家都想需要些什麼東西，得到了這東西之後，就連生活都不要生活了，或者，假使要生活的話——也得做全地之王，噯！

「有一匹馬從黑暗中浮腫出來，馬上騎着一個人，奏着音樂，走到我們跟前來。在篝火旁邊停止。不再奏樂，微笑地注視我們。

Щеелуй, кошель денег дам! — А та отвернулась в сторону, да и только! — Прости, коли обидел, взгляни хоть поласковой, — сразу сбазил спеси старый магнат и бросил к ее ногам кошель — большой кошель, брат! А она его будто невзначай пнула ногой в грязь, да и все тут.

« — Эх, девка! — охнул он, да и плетью по коню — только пыль взвилась тучей.

«А на другой день снова явился. — Кто ее отец? — громом гремит по табору. Данило вышел. — Продай дочь, что хочешь возьми! — А Данило и скажи ему: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аны продают все от сврих свиней до своей совести, а я с Кошуттом воевал и ничем не торгую! — Взревел было тот, да и за саблю, но кто-то из нас сунул зажженный трут в ухо коню, он и унес молодца. А мы снялись, да и пошли. День идем и два, смотрим — догнал! Гей, вы, говорит, перед богом и вами совесть моя чиста, отдайте девку в жены мне: все поделю с вами, богат я сильно! — Горит весь и, как ковыль под ветром, качается в седле. Мы задумались.

« — А ну-ка, дочь, говори! — сказал себе в усы Данило.

« — Кабы орлица к ворону в гнездо по своей воле вошла, чем бы она стала? — спросила нас Радда.

«Засмеялся Данило и все мы с ним.

« — Славно, дочка! Слышал, господарь? Не идет дело! Голубок иши — те податливей. — И пошли мы вперед.

«А тот господарь схватил шапку, бросил ее оземь и поскакал, так, что земля задрожала. Вот она какова была Радда, сокол!

«Да! Так вот раз ночью сидим мы и слышим — музыка плывет по степи. Хорошая музыка! Кровь загоралась в жилах от нее и звала она куда-то. Всем нам, мы чуяли, от той музыки захотелось чего-то такого, после чего бы и жить уж не нужно было, или, коли жить, так — царями над всей землей, сокол!

«Вот из темноты вырезался конь, а на нем человек сидит и играет, под'езжая к нам. Остановился у ко-

「『呀，左拔兒，這原來是你！』」達尼洛高興地向他喊了起來。真是他，洛伊哥·左拔兒。

「鬚鬚垂到肩上，和一球一球的捲髮混在一塊，眼睛像明亮的星星似的閃爍着，而微笑呢——可以對天發誓，簡直是整個太陽！好像他連人帶馬是用一塊鐵鑄成的。他站着，耀着篝火的光，像全身浸在血裏一樣，他閃爍着牙齒在笑呢！哎，即使他不跟我說一句話或是簡直沒有發覺我也活在陽世，我也會愛他的，否則我才該咒詛呢！

「啊，嚨，竟有這樣的人！他向你的眼睛一瞟，他就俘去你的靈魂，你一點也不覺得這是羞恥的，你還覺得自豪呢。和這樣的人在一起，連你自己也會顯得更加美好。朋友，這樣的人是少有的！唔，既然少，就讓他少吧。假使世上有許多好東西，那末就不把它算做是好東西了。是吧！你再往下聽吧。

「拉達也說：『洛伊哥，你奏得好呀！這是誰給你做的這樣響亮和敏銳的提琴？』」那一位却笑道：「我自己做的！它並不是用木頭做成的，而是用我所深愛的一位年輕姑娘的胸膛做的，而弦子是我用她的心弦編成的。琴還不太好，可是我會把弓弦怎樣握在手裏！」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兄弟是想一下子就蒙蔽姑娘的眼睛，爲了使它們不要燒着他的心，却讓它們自己爲你罩上一層悲哀，洛伊哥也就是這樣。但是落了空。拉達轉過身去，打一個呵欠，說道：『人們還說左拔兒聰敏呢，——原來是人們胡說！』於是就走開了

「『哎，美人，你的牙齒好尖利啊！』」洛伊哥的眼睛閃亮一下，從馬上爬下來。『你們好，兄弟們！我是來看你們的！』

「『客人請！』」達尼洛回答他說。大家親嘴·談話，躺下睡覺……睡得很甜。到早晨，我們一看，左拔兒頭上繫着一塊布。怎麼會事？是馬用牠的蹄子碰傷了夢中人。

「啊，啊，啊！我們明白了這匹馬是誰，便暗自在鬚鬚裏微笑起來

стра, перестал играть, улыбаясь смотрит на нас.

«— Эге, Зобар, да это ты! — крикнул ему Данило радостно. Так вот он Лойко Зобар.

«Усы легли на плечи и смешались с кудрями, очи, как ясные звезды, горят, а улыбка — целое солнце, ей-богу! Точно его ковали из одного куска железа вместе с конем. Стоит весь, как в крови, в огне костра и сверкает зубами, смеяс! Будь я проклят, коли я его не любил уже, как себя, раньше, чем он мне слово сказал или просто заметил, что и я тоже живу на белом свете!

«Вот, сокол, какие люди бывают! Взглянет он тебе в очи и полонит твою душу, и ничуть тебе это не стыдно, а еще и гордо для тебя. С таким человеком ты и сам лучше становишься. Мало, друг, таких людей! Ну, так и ладно, коли мало. Много хорошего было бы на свете, так его и за хорошее не считали бы. Так-то. А слушай-ка дальше.

«Радда и говорит: — Хорошо ты, Лойко, играешь! Кто это сделал тебе скрипку такую звонкую и чуткую? А тот смеется: — я сам сделал! И сделал ее не из дерева, а из груди молодой девушки, которую любил крепко, а струны из ее сердца мною свиты. Врет еще немного скрипка, ну да я умею смычок в руках держать!

«Известно, наш брат старается сразу затуманить девке очи, чтоб они не зажгли его сердца, а сами подернулись бы по тебе грустью, вот и Лойко тож. Но — не на ту попал. Радда отвернулась в сторону и, зевнув, сказала: — А еще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Зобар умен и ловок — вот дгут люди! — и пошла прочь.

«— Эге, красавица, у тебя остры зубы! — сверкнул очами Лойко, слезая с коня. —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братья! Вот и я к вам!

«— Просим гостя! — сказал Данило в ответ ему. Поцеловались, поговорили и легли спать... Крепко спали. А на утро, глядим, у Зобара голова повязана тряпкой. Что это? А это конь зашиб его копытом сонного.

«Э, э, э! Поняли мы, кто этот конь, и улынулись

，連達尼洛也微笑了。怎麼，難道洛伊哥配不上拉達嗎？哼，沒有的事！姑娘無論怎樣美，她的靈魂總是狹而小的，你即使把一普特^①黃金掛在她的頸子上，反正一樣，比她本色更好一些，她是辦不到的。啊，別說了！

「我們住在那地方過活，那時我們的事情很好，左拔兒也跟我們在一塊。這真是一個好伴！他像一個上歲數的人，很明白事理，並且什麼都通曉，就連俄文和匈牙利文也懂得。有時候，他要講什麼，——那末你就一輩子也不要睡，只聽聽着他講了！他拉起琴來——假使世上再有什麼人能像左拔兒那樣拉的話，就讓天雷打死我吧！只要他拿弓在弦上一拉——你的心便要發抖了，再拉一次——心聽了，就要陶醉了，他却拉着，微笑着。聽着他，簡直同時又要哭又要笑。好像那時有什麼人在弓弦下面對你悲切地哼着，請求援助，像用刀割你的心似的。像草原向人講故事，講哀傷的故事。像少女哭着，送別着心愛的情郎。像可愛的少年或少女到草原裏去赴約會。突然之間——嘩！自由奔放的，活潑生動的歌聲像打雷似的響了起來，就連太陽，你看吧，在這歌聲之下，也在天上跳起舞來了。你看，是這個樣子，麼！

「你身體裏的每一根血管都懂得這曲子，你全身全心地成為它的奴隸了。假使那時洛伊哥喊一聲：『伙伴們，拿把刀子來！』那末他無論指那一個人，我們大家便都拿着刀子衝到那個人身上去了。無論什麼事，他都能叫人辦到，大家都喜歡他，深深地愛他，就是一個拉達對這小夥子揪也不揪；假使就是這樣的話，那也就罷了，可是他還要取笑他呢。她狠狠地刺痛了左拔兒的心，狠狠的！洛伊哥把牙齒咬得刺刺地響，揪自己的鬍子，眼睛比無底洞更陰沉地看着，有時候眼睛裏閃出這樣的光來，簡直使人心驚肉跳。夜裏，勇敢的索伊哥到遼闊的草原裏去，他的提琴在那裏一直嗚咽到天亮，嗚咽着，發送着左拔兒的意志，我們輪着，聽着，並且知道：怎麼辦呢？我們知道，假使兩塊石頭互相滾撞，它們之間是不容留髮的——必定兩敗俱傷。事情果然是這樣。

「有一次我們大家圍坐在一起，談論事情。談得寂寞起來了。達尼

① 一普特約合中國三十斤。

в усы, и Данило улыбнулся. Что ж, разве Лойко не стоил Радды? Ну, уж нет! Девка как ни хороша, да у ней душа узка и мелка, и хоть ты пуд золота повесь ей на шею, все равно, лучше того, какова она есть, не быть ей. А ну, ладно!

«Живем мы, да живем на том месте, дема у нас о ту пору хорошие были, и Зобар с нами. Это был товарищ! И мудр, как старик, и сведущ во всем, и грамоту русскую и мадьярскую понимал. Бывало, пойдет говорить — век бы не спал, слушал его! А играет — убей меня гром, коли на свете еще кто-нибудь так играл! Проведет бывало по струнам смычком — и вздрогнет у тебя сердце, проведет еще раз — и замрет оно, слушая, а он играет и улыбается. И плакать, и смеяться хотелось в одно время, слушая его. Вот тебе сейчас кто-то стонет горько, просит помощи и режет тебе грудь, как ножом. А вот степь говорит небу сказки, печальные сказки. Плачет девушка, провожая добра-молодца! Добрый молодец кличет девицу в степь. И вдруг — гей! Громом гремит вольная, живая песня, и само солнце, того и гляди, затанцует по небу под ту песню! Вот как, сокол!

«Каждая жила в твоём теле понимала ту песню, и весь ты становился рабом ее. И коли бы тогда крикнул Лойко: «в ножи, товарищи!» — то и пошли бы мы все в ножи, с кем указал бы он. Все он мог сделать с человеком, и все любили его, крепко любили, только Радда одна не смотрит на парня; и ладно, коли бы только это, а то еще и подсмеивается над ним. Крепко она задела за сердце Зобара, то-то крепко! Зубами скрипит, дергая себя за ус. Лойко, очи темнее бездны смотрят, а порой в них такое сверкает, что за душу страш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Уйдет ночью далеко в степь Лойко и плачет до утра его скрипка, плачет, хоронит Зобарову волю. А мы лежим, да слушаем и думаем: как быть? И знаем, что коли два камня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катятся,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между ними нельзя — изувечат. Так и шло дело.

«Вот сидели мы все в сборе и говорили о делах.

洛便央求洛伊哥道：「左拔兒，唱隻歌，使我們開開心吧！」那一位把眼光移到拉達身上，拉達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險朝上地輪着在看天，於是他便撩動弦子。提琴果然真像少女之心似的開口說話了！洛伊哥唱道：

海荷！胸中烈火燃燒，
草原多麼闊廣！
我的駿馬像風樣地奔跑，
我手多麼堅強！

「拉達支起身子轉過頭來，向唱歌的人的眼睛微笑一下。他像朝霞似的奮發起來了。」

海，荷海！喂，我的夥伴！
縱馬向前奔閃！
草原穿着嚴峻 d 黑暗，
黎明在把我們候盼！
海荷！飛去迎接白天。
昇到山之峯巔！
不過不要把那巖毛
把月亮姐碰倒！

「他就這樣唱！如今誰也不能這樣唱了！可是拉達却一字一字像濾水似的透過牙齒縫說道：

「『你就別飛得這樣高吧，洛伊哥，假使你摔下來，當心鼻子陷在泥沼裏，把鬍子弄髒了。』

「洛伊哥像野獸似的朝她看看，什麼也沒有說——這小夥子忍耐着，自顧唱道：

海荷！突然白天到來，
我你却已酣睡。
哎海！那時我你要在
恥火之中，燒毀！

「達尼洛說：『這真是好歌！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歌：假使我撒謊的話，就讓魔王把我做他的煙斗吧！』

「老奴爾也摸摸鬍子，聳聳肩膀，左拔兒這隻勇敢的歌，我們大家都正中心懷。就是拉達不喜歡。

「『有一次蚊子摹仿鷹的叫聲，也是這樣陰暗的。』她說，就像把

Скучно ста. Данило и просит Лойко: — «Спой, Зобар, песенку повесели душу!» — Тот повел оком на Радду, что неподалеку от него лежала кверху лицом, глядя в небо, и ударил по струнам. Так и заговорила скрипка, точно это и вправду девичье сердце было. И запел Лойко:

Гей-гей! В груди горит огонь,
А степь так широка!
Как ветер быстр мой борзый конь,
Тверда моя рука!

«Повернула голову Радда и, привстав, усмехнулась в очи певуну. Вспыхнул, как заря, он.

Гей, гоп-гей! Ну, товарищ мой!
Посначем, что ль, вперед?!
Одета степь суровой мглой,
А там рассвет нас ждет!
Гэй-гей! Летим и встретим день.
Взвивайся в вышину!
Да только гривой не задень
Красавицу луну!

«Вот пел! Никто уж так не пел теперы! А Радда и говорит, точно воду цедит:

«— Ты бы не залетал так высоко, Лойко, неравно упадешь, да — в лужу носом, усы залачкаешь, смотри. — Зверем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е Лойко, а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зал — стерпел парень и поет себе:

Гей-гоп! Вдруг день придет сюда,
А мы с тобою спим.
Эй, гей! Ведь мы с тобой тогда
В огне стыда сгорим!

«— Это песня! — сказал Данило, —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ыхал такой песни; пусть из меня сатана себе трубку сделает, коли вру я! — Старый Нур и усамн поводил, и плечами пожимал, и всем нам по душе была удалая Зобарова песня! Только Радде не понравилась.

«— Вот так однажды комар гудел, орлиный кле.

冰雪卻在我們頭上一樣。

「『也許，拉達，你想吃鞭子吧？』達尼洛縱身到她跟前，左拔兒把帽子拋在地上，渾身漆黑得像泥土似的，說道：

「『慢點，達尼洛！兇悍的馬是應該套上鋼銜的！你把女兒給我做妻子吧！』」

「達尼洛笑道：『好，話說出口了！假使你能够的話，你就取去吧！』」

「『好』，洛伊哥說，於是便對拉達說：

「『喂，姑娘，請稍爲聽我說幾句，別傲慢！我看見過你們很多的姊妹，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沒有一個像你這樣打動我的心。啊，拉達，你偷去了我的靈魂！怎麼辦呢？該怎麼樣，就得怎麼樣，……並且世上也沒有這樣的馬，可以騎了牠逃開自己的心意！我當着上帝，我自己的名譽，你的父親和所有這些人的面，求你做妻子。但是，當心，我的意思是不能違抗的，我仍舊是一個自由的人，我要怎樣我就怎樣生活！』於是他走近她身前，緊咬着牙齒，閃亮着眼睛。我們看着，他伸手給她，——我們想，拉達就要把轡頭套在草原野馬的頭上了！突然我們看見，他雙手一揚，後腦着地地摔倒了！

「什麼怪事！正像一顆子彈打中這少年的心。原來是拉達用皮鞭子一抽，繞在他的腳上，並且向自己身跟前一拉，所以洛伊哥就摔倒了。

「那姑娘又重新騎着，一聲不響地，只是默默地好笑。我們看着，要發生什麼事情，洛伊哥坐在地上，用雙手緊抱着腦袋，好像怕他的頭會破裂似的。後來他靜靜地站起來，對誰也不睬一眼地走到草原裏去。奴爾向我咬耳朵：『去看住他！』於是我便在夜色蒼茫中在草原裏跟在左拔兒後面爬着。就是這樣，嚙！」

馬加爾敲出煙斗裏的灰，又重新裝煙。我把外套裏裹得緊些，勉着，看着他的年老的，由於日晒風吹而黧黑的臉。他嚴峻而又嚴厲地搖着頭，自言自語地喃喃着：灰白的鬍子飄動着，風把他頭上的頭髮梳攏着。他像一株多年的樺樹，雖然被閃電燒焦了，但是還很粗壯，結實，以

кот передразнивая, — сказала она, точно снегом в нас кинула.

«— Может быть, ты, Радда, кнута хочешь? — погнулся Данило к ней, а Зобар бросил наземь шапку да и говорит, весь черный, как земля:

«— Стой, Данило! Горячему коню — стальные удила! Отдай мне дочку в жены!

«— Вот сказал речи! — усмехнулся Данило, — да возьми, коли можешь!

«— Добро! — молвил Лойко, и говорит Радде:

«— Ну, девушка, послушай меня немного, да не кичись! Много я вашей сестры видел, эге много! А ни одна не тронула моего сердца так, как ты. Эх, Радда, полошила ты мою душу! Ну что ж? Чему быть, так то и будет, и... нет такого коня, на котором от самого себя ускакать можно б было!.. Беру тебя в жены перед богом, своей честью, твоим отцом и всеми этими людьми. Но смотри, воле моей не перечь — я свободный человек и буду жить так, как я хочу! — И подошел к ней, стиснув зубы, сверкая глазами. Смотрим мы, протянул он ей руку, — вот, думаем, и надеда узду на степного коня Радда! Вдруг видим, взмахнул он руками и оземь затылком грох!..

«Что за диво? Точно пудя ударила в сердце малое. А это Радда захлестнула ему ременное кнутаовище за ноги, да и дернула к себе, — вот отчего упал Лойко.

«И снова уж лежит девка, не шевелясь, да усмехается, молча. Мы смотрим, что будет, а Лойко сидит на земле и сжал руками голову, точно боится, что она у него лопнет. А потом встал тихо, да и пошел в степь, ни на кого не глядя. Нур шелнул мне: — Смотри за ним! — И пополз я за Зобаром по степи в темноте ночной. Так-то, сокол!»

Макар выколотил пепел из трубки и снова стал набивать ее. Я закутался плотнее в шинель и, лежа, смотрел на его старое лицо, черное от загара и ветра. Он, сурово и строго качая головой, что-то шептал про себя: седые усы шевелились, и ветер трепал ему волосы на голове. Он был похож на старый дуб, обож-

自己的有力而自矜。海和岸仍舊私語着，風也仍舊把海的私語送到草原上來。儂卡已經不唱了，聚集在天上的烏雲使秋夜顯得更黑暗了。

「洛伊哥一步一步地走着，低垂着頭，雙手像鞭子似地放下着，走到溪邊的峽谷裏，坐在石頭上，嘆息着。他是這樣嘆息，甚至我的心憐憫得被血灌滿了，但是我仍舊沒有走到他跟前。勸說是無助於悲哀的——對不對？諾，諾！他坐了一個鐘頭，坐了兩個鐘頭，三個鐘頭，風息不動地坐着。

「我躺在不遠的地方。是一個亮星夜，月亮把銀光洒在整個草原上，遠處什麼都看得出。

「突然我看見：拉達從帳幕裏急急地走來。」

「我高興起來了……『啊，好極了！』我心裏想道，『勇敢的姑娘拉達！』她走到他跟前了，但是他沒有聽見。她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洛伊哥抖了一下，他放開雙手，抬起頭來。他跳了起來，拔出了刀！我想，呀，他要殺死這姑娘了，我已經跑到他跟前去，要向帳幕呼救，突然我聽見：

「『放下！否則我便打碎你的腦袋！』

「我看見：拉達手裏有一把手槍，她正瞄準着左拔兒的額。真是魔鬼姑娘！我想，啊，他們現在勢均力敵了，往後要怎樣呢？

「『聽我說！』拉達把手槍插進腰帶裏，對左拔兒說道：『我不是來殺你，而是來講和的，把刀扔掉！』

「那一個就扔掉，兇狠地望着她的眼睛。這真奇怪，老弟！他們兩人站着，像野獸似地互相看着，他們倆是這樣好，這樣勇敢的人。只有明朗的月亮和我看着他們——就這樣罷了，

「『喂，聽我說，洛伊哥：我愛你！』拉達說。那一個只是用肩膀動了一下，好似手和腳都綁着。

「『我曾經見過不少少年，但是在靈魂和臉龐方面，你比他們要勇敢和漂亮。他們中間的每一個，只要我瞟他一眼，就會剃光自己的鬍子，假使我要的話，他們便都會跪在我的腳下。那有什麼意思呢？他們本來就不怎麼太勇敢，我怎能再把他們都弄得兒女氣呢！勇敢的吉伯賽人

женный молнией, но все еще мощный, крепкий и гордый своей силой. Море шепталось попрежнему с берегами, и ветер все так же носил его шопот по степи. Нонка уже не пела, а собравшиеся на небе тучи сделали осеннюю ночь еще темней.

«Шел Лойко нога за ногу, повеся голову и опустив руки, как плети, и, придя в балку к ручью, сел на камень и охнул. Так охнул, что у меня сердце кровью облилось от жалости, но все ж не подошел к нему. Словом горю не поможешь — верно! То-то! Час он сидит, другой сидит и третий не шелохнется — сидит.

«И я лежу неподалеку. Ночь светлая, месяц серебром всю степь залил, и далеко все видно.

«Вдруг вижу: от табора спешно Радда идет.

«Весело мне стало! Эх, важно! — думаю, — удалая девка Радда! Вот она подошла к нему, он и не слышит. Подожила ему руку на плечо; вздрогнул Лойко, разжал руки и поднял голову. И как вскочит, да за нож! Ух, порежет девку, вижу я, и уже хотел, крикнув до табора, побежать к ним, вдруг слышу.

«— Брось! Голову разобью! — Смотрю: у Радды в руке пистоль, и она в лоб Зобару целит. Вот сатана девка! А ну, думаю, они теперь равны по силе, что будет дальше?

«— Слушай! — Радда заткнула за пояс пистоль и говорит Зобару: — я не убить тебя пришла, а мириться, бросай нож! — Тот бросил и хмуро смотрит ей в очи. Дивно это было, брат! Стоят два человека и зверями смотрят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а оба такие хорошие, удалые люди. Смотрит на них ясный месяц, да я — и все тут.

«— Ну, слушай меня, Лойко: я люблю тебя! — говорит Радда. Тот только плечами повел, точно связанный по рукам и ногам.

«— Видала я молодцов, а ты удадей и краше их душой и лицом. Каждый из них усы себе бы сбрил — моргни я ему глазом, все они пали бы мне в ноги, захоти я того. Но что толку? Они и так не больно-то удады, а я бы их всех обабил. Мало осталось на све-

世上剩得太少了，太少了，洛伊哥。我從來沒有愛過什麼人，洛伊哥，可是我愛你。並且我還愛自由！洛伊哥，我愛自由，比愛你更甚。沒有你我就不能生活，正像沒有我你也不能生活一樣。所以我要你，無論是靈魂，無論是身體，都是我的，聽見沒有？」那一個笑起來了。

「『我聽見了！聽你說話，心是愉快的！那末，再說下去啊！』」

「『你聽，還有什麼，洛伊哥：不管你怎樣迴避，我總要征服你，反正你總歸是我的。所以你不要把時間白白地浪費——我的親吻和我的愛撫在前面等候你……我將熱烈地吻你，洛伊哥！在我的親吻之下，你將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還有你那使吉伯賽的少年們歡樂的生動而活潑的歌唱，將不再在草原上震響——你將唱愛情的，柔和的歌曲給我，給拉達聽。……所以你不要白白地虛費時間，——我說這話，意思就是說，你明天就要服從我，正像服從一個長輩的少年同伴一樣。你當着全帳幕的人跪在我的腳下，並且吻我的右手——那時我便是你的妻子了。』」

「你看這鬼姑娘竟要什麼來了！這簡直聽也沒有聽見過；據老人們講，只有古時候黑山族人^⑥才有這樣的事情，而吉伯賽人是從來沒有的！啊，嚨，你能想出比這更可笑的事情嗎？你就是動一年的腦筋，你也想不出來！

「洛伊哥閃到一邊去，向整個草原高喊一邊，像胸膛受了傷似的。拉達驚頭一下，但沒有顯露出來。

「『那末，好，明天再見，你明天要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情。聽見沒有，洛伊哥！』」

「『聽見了！我一定做』，左拔兒呻吟着，把雙手伸給她。她連回頭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可是他呢，却像被風吹折的一株樹，搖幌着，倒在地上，又哭又笑。

「你看，該死的拉達把這少年折磨到這樣。我費了很大氣力才使他清醒過來。

「唉！什麼魔鬼要人們受這苦呢？誰歡喜聽這人心因悲哀而粉碎的呻吟聲呢？你就想想看！……」

⑥ 黑山族，一作門的內哥羅（Montenegro）。

ге удалых цыган, мало, Лойко. Никогда я никого не любила, Лойко, а тебя люблю. А еще я люблю волю! Волю-то, Лойко, я люблю больше, чем тебя. А без тебя мне не жить, как не жить и тебе без меня. Так вот я хочу, чтобы ты был моим и душой и телом, слышишь? — Тот усмехнулся.

«— Слышу! Весело сердцу слушать твою речь! Ну-ка, скажи еще!

«— А еще вот что, Лойко: все равно, как ты ни вертись, я тебя одолею, моим будешь. Так не теряй же даром времени — впереди тебя ждут мои поцелуи да ласки... крепко целовать я тебя буду, Лойко! Под поцелуй мой забудешь ты свою удачную жизнь... и живые песни твои, что так радуют молодцов цыган, не зазвучат по стенам больше — нег ты будешь любовные, нежные песни мне, Радде... Так не теряй даром времени, — сказала я это, значит, ты завтра покоришься мне как старшему товарищу юнаку. Поклонишься мне в ноги перед всем табором и поцелуешь правую руку мою — и тогда я буду твоей женой.

«Вот чего захотела чортова девка! Этого и слыхом не слыхано было; только встарину у черногорцев так было, говорили старики, а у цыган—никогда! Ну-ка, сокол, выдумай что ни то посмешнее? Год поломашешь голову, не выдумаешь!

«Принуд в сторону Лойко и крикнул на всю стель, как раненый в грудь. Дрогнула Радда, но не выдала себя.

«— Ну, так прощай до завтра, а завтра ты сделаешь, что я велела тебе. Слышишь, Лойко!

«— Слышу! Сделаю, — застонал Зобар и протянул к ней руки. Она и не оглянулась на него, а он зашатался, как сломанное ветром дерево, и пал на землю, рыдая и смеясь.

«Вот как замаяла молодца проклятая Радда. Насилу я привел его в себя.

«Эхе! Какому дьяволу нужно, чтобы люди горе горевали? Кто это любит слушать, как стонет, разрываясь от гор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ердце? Вот и думай тут!..

「我回到帳幕裏，把這一切都講給老人們聽。大家考慮了一下，決定等著，看看這會發生什麼事情。事情這樣發生了。晚上，當我們大家都聚集在篝火週圍的時候，洛伊哥也來了。他很心神不安，一夜來變得多了，眼睛陷下去了；他垂下眼臉，並不抬起來地對我們說：

「『伙伴們，聽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夜我看看自己的心，在心裏沒有找到我從前自由生活的地位。那裏只住着拉達——僅僅是拉達而已！就是她，美人拉達，像女王似地微笑着；她愛自己的自由比愛我更甚，但是我愛她比愛我的自由更甚，所以我決定跪倒在拉達的腳下，正像她所吩咐的那樣，好讓大家看見，她的美麗怎樣屈服了勇敢的洛伊哥。左拔兒，而左拔兒在見到她以前，是向來玩弄少女像老鷹玩弄鴨子一樣的。以後她將做我的妻子，並將愛撫和親吻我，所以我已經要不願意再唱歌給你們聽了，我連我的自由也不憐惜了！是這樣嗎，拉達？』他抬起眼睛來，憂傷地看着她。她默默地嚴厲地點點頭，用手指指她的腳。我們看着，一點也不明白。甚至於想要走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只是爲了不要看見洛伊哥。左拔兒怎樣俯伏在一個姑娘的腳前，——即使這姑娘就是拉達。似乎有些羞恥，有些遺憾，有些悲痛。

「『噯！』拉達向左拔兒喊了一聲。

「『啊，你別着急，來得及的，還會嫌討厭呢……』他笑了。像鋼鐵叫鳴一樣，——他笑了。

「『全部的事情就是這樣，伙伴們！還有什麼要說呢？還要說的是，試試看，我的拉達是否有這樣堅強的心，就是她所給我看的那樣。我就來試試看，——請原諒我，兄弟們！』

「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猜出左拔兒想要做什麼，而拉達已經躺在地上，左拔兒的彎刀插在她的胸膛上，直齊到刀柄。我們都呆住了。

「拉達把刀子拔出來，拋在旁邊，用她的一團黑髮堵在傷口，微笑着，高聲而清楚地說道：

「『別了，洛伊哥！我知道，你要這樣做的！……』她就死了。……

Воротился я в табор и рассказал о всем старикам. Подумали и решили подождать да посмотреть, что будет из этого. А было вот что. Когда собрались все мы вечером вокруг костра, пришел и Лойко. Был он смутен и похудел за ночь страшно, глаза ввалились; он опустил их и, не подымая, сказал нам:

«— Вот какое дело, товарищи: смотрел я в свое сердце этой ночью и не нашел места в нем старой вольной жизни моей. Радда там живет только — и все тут! Вот она, красавица Радда, улыбается, как царица! Она любит свою волю больше меня, а я ее люблю больше своей воли и решил я Радде поклониться в ноги, так она велела, чтоб все видели, как ее красота покорила удалого Лойку Зобара, который до нее играл девушками, как кречет с утками. А потом она станет моей женой и будет ласкать и целовать меня, так что уже мне и песен петь вам не захочется, и воли моей я не пожалею! Так ли, Радда? — Он поднял глаза и сумно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е. Она молча и строго кивнула головой и рукой указала себе на ноги. А мы смотрели и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имали. Даже уйти куда-то хотелось, лишь бы не видеть, как Лойко Зобар упадет в ноги девке — пусть эта девка и Радда. стыдно было чего-то и жалко, и грустно.

«— Ну! — крикнула Радда Зобару.

«— Эге, не торопись, успеешь, надоест еще... — засмеялся он. Точно сталь зазвенела, — засмеялся.

«— Так вот и все дело, товарищи! Что остается? А остается попробовать, такое ли у Радды моей крепкое сердце, каким она мне его показала. Попробую же, — простите меня, братцы!

«Мы и догадаться еще не успели, что хочет делать Зобар, а уж Радда лежала на земле и в груди у нее по рукоять торчал кривой нож Зобара. Оцепенели мы.

«А Радда вырвала нож, бросила его в сторону и, зажав рану прядью своих черных волос, улыбаясь, сказала громко и внятно:

«— Прощай, Лойко! я знала, что ты так сделаешь!.. — да и умерла...

「你明白這姑娘了吧，鷹？！就讓我永生永世被咒詛，我說，她真是這樣的，魔鬼的姑娘！

「『唉！我來跪在你的腳前了，驕傲的女王！』洛伊哥向整個草原高叫，撲倒在地上，用嘴去貼在死了的拉達的腳上，便昏過去了。我們脫下帽子，默默地站着。

「對於這樣的事情，你有什麼說的，鷹？諾，諾！奴爾說道：『得把他綁起來！』是不會有人舉起手來綁洛伊哥·左拔兒的，誰的手都不會舉起來的，奴爾也知道這一點。他把手一擺，便走到旁邊去了。達尼洛把拉達扔在旁邊的刀拾起來，長久地看着它，灰白的鬍子抖抖擻擻地，在那把刀上，拉達的血還沒有凝結，那把刀是這樣的彎，這樣的尖。後來達尼洛跑到左拔兒跟前，把刀插進他的背，正巧對着心臟。老兵達尼洛才配做拉達的父親呢！

「『做得好』！洛伊哥轉身對達尼洛，朗聲地說，然後便去追隨拉達了。

「我們看着。拉達輪着，握着一團頭髮的手緊貼住胸口，她一雙張開的眼睛，注視着藍天，她的腳旁橫陳着勇敢的洛伊哥·左拔兒。一珠球的總髮散落在他的臉上，連他的臉都看不見了。

「我們站着，想着。老達尼洛的鬍子抖動着，他的眼眉緊蹙着。他注視着天，默默無言，而白髮蒼蒼的奴爾却臉朝下地伏在地上哭着，哭得他的老肩一揪一揪地抽搐。

「這是應該一哭的吧，鷹！

「……你走着，但要走你自己的路，別又到旁邊去，一直地走去。也許你就不會白白地毀掉了。完了，鷹！」

馬加爾沉默了，把烟斗藏在兒子裏，把胸口的褂子裹起。雨點一滴一滴的灑下，風勢顯得更緊些了，海含混而憤怒地咆哮着。馬一匹跟着一匹地跑到正在熄滅着的篝火跟前，用大而聰明的眼請觀看我們，一動也不動地停了下來，像一個緊縮似地圍繞着我們。

「荷，荷，海！」馬加爾親暱的呼喚他們，用手掌拍拍他所心愛的

«Понял ли девку, сокол? Вот какая, будь я проклят на веки вечные, дьявольская девка была!

«— Эх! да и поклонюсь же я тебе в ноги, королева гордая! — на всю степь гаркнул Лойко, да брошившись наземь, прильнул устами к ногам мертвой Радды и замер. Мы сняли шапки и стояли молча.

«Что скажешь в таком деле, сокол? То-то! Нур сказал было: «надо связать его!..» Не поднялись бы руки связать Лойко Зобара, ни у кого не поднялись бы, и Нур знал это. Махнул он рукой, да и отошел в сторону. А Данило поднял нож, брошенный в сторону Раддой, и долго 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го, шевеля седыми усами, на том ноже еще не застыла кровь Радды, и был он такой кривой и острый. А потом подошел Данило к Зобару и сунул ему нож в спину как раз против сердца. Тоже отцом был Радде старый солдат Данило!

«— Вот как! — повернувшись к Даниле, ясно сказал Лойко и ушел догонять Радду.

«А мы смотрели. Лежала Радда, прижав к груди руку с прядью волос, и открытые глаза ее были в голубом небе, а у ног ее раскинулся удалой Лойко Зобар. На лицо его пали кудри, и не видно было его лица.

«Стояли мы и думали. Дрожали усы у старого Данилы и насупились густые брови его. Он глядел в небо и молчал, а Нур, седой как лунь, лег вниз лицом на землю и заплакал так, что ходуном заходили его стариковские плечи.

«Было тут над чем плакать, сокол!

«...Идешь ты, ну и иди своим путем, не сворачивая в сторону. Прямо и иди. Может, и не загинешь даром. Вот и все, сокол!»

Макар замолчал и, спрятав в кисет трубку, запахнул на груди чекмень. Накрапывал дождь, ветер стал сильнее, море рокотало глухо и сердито.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к угасающему костру подходили кони и, осмотрев нас большими, умными глазами, неподвижн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ись, окружая нас плотным кольцом.

— Гоп, гоп, эгой! — крикнул им ласково Макар

一匹烏馬的頸項，轉向我說：

「該睡覺了！」然後他連頭往脖子裏一裹，有力地把身子伸直在地上，睡着了。我不想睡覺。我看着草原裏的黑暗，在空中，在我的眼前，浮動着女王似地美麗而驕矜的拉達的身形。她握着一團黑髮的纖手緊堵在胸間的傷口，一滴滴的鮮血穿過她沒有光澤的纖指而滲透出來，像火紅的小星星似的落在地上。

隨在她的後面，緊跟着腳踪，浮泳着勇敢的少年洛伊哥·左拔兒；一球球濃密的烏黑的鬚髮披掛在他的臉上，從髮團下面滴下急驟的，寒冷的，大粒的淚珠……

雨驟急起來了，海也爲這一對驕矜的吉伯賽美人——洛伊哥·左拔兒和老兵達尼格的女兒拉達唱起陰沉的莊嚴的讚歌。

他們兩個飄浮而緘默地在夜之黑暗中盤旋，美麗的歌者洛伊哥怎麼也不能夠和驕矜的拉達平行。

и, похлопав ладонью шею своего любимого вороного коня, сказал, обращаясь ко мне:

— Спать пора! — потом завернулся с головой в чекмень и, могуче вытянувшись на землю, умолк. Мне не хотелось спать, Я смотрел во тьму степи, и в воздухе перед м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плавала царственно красивая и гордая фигура Радды. Она прижала руку с прядью черных волос к ране на груди, и сквозь ее смуглые, тонкие пальцы сочилась капля по капле кровь, падая на землю огненно-красными звездочками.

А за нею по пятам плыл удалой молодец Лойко Зобар; его лицо завесили пряди густых черных кудрей, и из-под них капали частые, холодные и крупные слезы...

Усиливался дождь, и море распевало мрачный и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гимн гордой паре красавцев цыган— Лойке Зобару и Радде, дочери старого солдата Даниды.

А они оба кружились во тьме ночи плавно и безмолвно, и никак не мог красавец Лойко поровняться с гордой Раддой.

伊 席 吉 爾 婆 婆

一

我這些故事是在貝薩拉比亞阿格爾曼城下海岸上聽到的。

有一天晚上，完畢了日常的採葡萄工作之後，一羣我和他們一同工作的莫爾達維亞人走向海岸邊去了，而我和伊席吉爾婆婆留在葡萄藤的濃密的影子底下，我們躺在地上，默不作聲地看着那些向海走去的人們的暗影融化在深邃的夜色之中。

他們一面走，一面唱着和笑着；男人們皮膚青銅色，留着茂盛的黑鬍鬚，濃密的髮髮垂到肩上，穿着短短的上衣和寬大的褲子；婦人和少女們快快活活的，身段靈活，深藍的眼睛，也是青銅色的皮膚。她們那像絲絹似的黑髮鬆散着，給暖和的輕風拂動着，那些結在頭髮裏的錢幣給吹得鏗鏘作響。風如浩蕩而均勻的浪潮般流着，但是有時風劈劈越過一樣看不見的東西，生出一陣猛烈的衝動，把女人們的頭髮吹散成奇形怪狀的鬚毛，在他們頭邊飄揚起來。這使女人們變成奇異而怪誕了。他們離開我們愈走愈遠，夜色和幻想使他們變得愈來愈優美了。

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

I

Я слышал эти рассказы под Аккерманом, в Бессарабии, на морском берегу.

Однажды вечером, кончив дневной сбор винограда, партия молдаван, с которой я работал, ушла на берег моря, а я и 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 остались под густой тенью виноградных лоз и, лежа на земле, молчали, глядя, как тают в глубокой мгде ночи силуэты тех людей, что пошли к морю.

Они шли, пели и смеялись; мужчины — бронзовые, с пышными, черными усами и густыми кудрями до плеч, в коротких куртках и широких шароварах; женщины и девушки — веселые, гибкие, с темносиними глазами, тоже бронзовые. Их волосы, шелковые и черные, были распущены, ветер, теплый и легкий, играя ими, звякал монетами, вплетенными в них. Ветер тек широкой, ровной волной, но иногда он точно прыгал через что-то невидимое и, рождая сильный порыв, развевал волосы женщин в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е гривы, вздымавшиеся вокруг их голов. Это делало женщин странными и сказочными. Они уходили все дальше от нас, а ночь и фантазия одевали их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ее.

有人在奏提琴……一個少女唱着柔和的女中音，傳來一陣陣笑聲……

空氣滲透着海的刺激的氣息和傍晚前不久給雨水充分滋潤過的大地的濃郁蒸發的味兒。現在天上還浮游着殘餘的片片雲，很是華美，形狀怪，色彩奇，這兒是柔軟的，像一縷一縷煙雲，暗藍色和青灰色的，那兒是硬的，像斷崖絕壁，黯然無光的黑色或是褐色的。雲層之間和露她照耀着那點綴着點點金星的幾片深藍色的天。所有這一切——聲音和氣息，烏雲和人們——美麗和絕望得不可思議，像是迷人的神話的開始而且一切好像都有停滯下長，奄奄欲斃之概；嘈雜的人聲消逝了，遠遠地離去，變成惆悵的嘆息。

「你怎麼不跟他們去呀？」伊席古爾婆婆拾一拾下巴問道。

時間把她身體對折了，從前曾經是烏黑的眼睛，現在暗然無神和流着淚。她的乾燥的嗓子發音很怪，軋軋作聲，勞鬆這老婆婆是用骨頭說話似的。

「我不想去！」我回答她。

「嚇！……你們俄羅斯人生下來就是老頭兒。都是陰沉沉的，像惡魔……我們的姑娘們怕你……可是你是又年青又有力的呀……」

月亮升起來了。一輪很大的盤，血紅的顏色，勞鬆是從這草原的胎裏出來的。這草原當年曾經吞食過如此多的人肉，喝過這來多的血，大概因此它才變成這樣的肥沃和富饒。樹葉的鏤空花邊似的影子掉在我們的身上，我和老婆婆給影子遮掩着，像罩着網似的。我們左面草原上浮游着那滲透着蔚藍月光的雲的影子，這些雲的影子變得更透明而光亮了。

「瞧，那邊騰拉來了！」

我望着老婆婆用她那指頭彎曲的戰抖的手所點着的那方面，只見：那邊浮游着許多影子，影子很多，其中有一個比其他的暗而濃，浮游得也比較快，而且低於它的姊妹們，——它是從一小朵浮游得比其他的近而快的雲上掉下來的。

Кто-то играл на скрипке... девушка пела мягким контральто, слышался смех...

Воздух был пропитан острым запахом моря и жирными испарениями земли, незадолго до вечера обильно смоченной дождем. Еще и теперь по небу бродили обрывки туч, пышные, странных очертаний и красок, тут — мягкие, как клубы дыма, сизые и пепельно-голубые, там — резкие, как обломки скал, матово-черные или коричневые. Между ними ласково блестели темно-голубые клочки неба, украшенные золотыми крапинками звезд. Все это — звуки и запахи, тучи и люди было странно красиво и грустно, казалось началом чудной сказки. И все как бы остановилось в своем росте, умирало; шум голосов гас, удаляясь, перерождался в печальные вздохи.

— Что ты не пошел с ними? — кивнув головой, спросила 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

Время согнуло ее пополам, черные когда-то глаза были тусклыми и слезились. Ее сухой голос звучал странно, он хрустел, точно старуха говорила костями.

— Не хочу! — ответил я ей.

— У!.. стариками родитесь вы, русские. Мрачные все, как демоны... боятся тебя наши девушки... А ведь ты молодой и сильный...

Луна взошла. Ее диск был велик, кроваво-красен, она казалась вышедшей из недр этой степи, которая на своем веку так много полотил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мяса и выпила кровь, отчего, наверное, и стала такой жирной и щедрой. На нас упали кружевные тени от листвы, я и старуха прикрылись ими, как сетью. По степи, влево от нас, поплыли тени облаков, пропитанные голубым сиянием луны, они стали прозрачней и светлей.

— Смотри, вон идет Ларра!

Я смотрел, куда старуха указывала своей дрожащей рукой с кривыми пальцами, и видел: там плыли тени, их было много, и одна из них, темней и гуще, чем другие, плыла быстрее и ниже сестер, — она падала от клочка облака, которое плыло ближе к земле, чем другие, и скорее, чем они.

『那邊什麼人也沒有呀！』我說。

『你比我老太婆都瞎。瞧——那邊，暗暗的，在草原上奔跑！』
我又看了一眼，除了影子之外，還是沒有看見什麼。

『這是影子！爲什麼你叫它臘拉？』

『因爲這就是他。他現在已經變得像影子一樣的遊魂了！他活了幾千年了，太陽晒乾了他的身體、血和骨頭，風把它們吹散了。瞧，人高傲，上帝就能把他做成這樣！』

『講給我聽，這是怎麼回事！』我請求老婆婆，感覺到前面有一個在草原裏編造成的出色的神話。

於是她講給我聽這個神話。

『這件事情發生以來有好幾千年了。海對面很遠的出太陽的地方有一個大河之國，那地方每一張樹葉子和每一莖草所生的影蔭的大小都是按照人們隱身逃避那邊酷熱的太陽的需要而定的。

『那地方的大地多麼富饒呀！

『那邊住着一族強大的人，他們牧放畜羣和在狩獵野獸上消耗他們的力和勇氣，狩獵之後，他們大開盛宴，唱唱歌，和少女們玩玩。

『有一次，在宴會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像夜一樣柔和的黑髮女子給一頭從天而降的蒼鷹擄走了。男人們向她放去的箭都可憐地落回地上。當時大家去找尋那姑娘，但是沒有找到她。於是也就把她忘了，有如忘記大地上的一切。』

老婆婆嘆了口氣，默然了。她那吱吱咯咯軋轆作響的嗓子響起來，鬚鬚是那一切被人遺忘的時代，以回憶的影子在她胸中形象化了而在幽怨地泣訴。海輕輕地倡和着這一個那也許是在它岸上創造的遠古神話的開始。

『但是過了二十年，她受盡了磨折，心灰形枯地自己回來了，和她一起，有一個健美的少年，正像二十年前她自己。問她到過什麼地方，

— Никого нет там! — сказал я.

— Ты слеп больше меня, старухи. Смотри — вон, темный, бежит степью!

Я посмотрел еще и снова не видел ничего, кроме тени.

— Это тени! Почему ты зовешь ее Ларра?

—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 он. Он уже стал теперь как тень, — пора! Он живет тысячи лет, солнце высушило его тело, кровь и кости, и ветер распылил их. Вот что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бог с человеком за гордость!

— Расскажи мне, как это было! — попросил я старуху, чувствуя впереди одну из славных сказок, сложенных в степях.

И она рассказала мне эту сказку.

«Многие тысячи лет прошли с той поры, когда случилось это. Далеко за морем, на восход солнца, есть страна большой реки, в той стране каждый древесный лист и стебель травы дают столько тени, сколько нужно человеку, чтоб укрыться в ней от солнца, жестоко жаркого там.

«Вот какая щедрая земля в той стране!

«Там жило могучее племя людей, они пасли стада и на охоту за зверями тратили свою силу и мужество, пировали после охоты, пели песни и играли с девушками.

«Однажды, во время пира, одну из них, черноволосую и нежную, как ночь, унес орел, спустившись с неба. Стрелы, пущенные в него мужчинами, упали, жалкие, обратно на землю. Тогда пошли искать девушку, но — не нашли ее. И забыли о ней, как забывают обо всем на земле».

Старуха вздохнула и замолчала. Ее скрипучий голос звучал так, как будто это роптали все забытые века, воплотившись в ее груди теням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оре тихо вторило началу одной из древних легенд, которые, может быть, создались на его берегах.

«Но через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она сама пришла, измученная, иссохшая, а с нею был юноша, красивый и сильный, как сама она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назад. И когда ее

她訴說那鷹把她帶到山裏，像妻子似的帶她在那邊過活。這就是他的兒子，父親已經沒有了；當牠開始衰弱的時候，牠最後一次高高地升到空中，收疊起翅膀，重重地從空中摔到那些尖銳突出的山巖上，撞死了……

「大家驚異地看着鷹的兒子，只見他也沒有什麼地方比他們優異，不過他的眼睛冷淡而高傲，倒像是百鳥之王所有的。和他說話，如果他願意，就回答，或者他就默不作聲，當來了比較年長的人，他和他們說話像對平輩一樣。這使他們覺得很不高興，他們把他叫做頭未削尖和未裝羽毛的箭，他們告訴他說有幾千幾萬像他這樣的人和成千成萬比他長一倍的人都是尊敬他們，服從他們的。而他竟大膽地望着他們回答說，像他這樣的人是再也沒有的了；即使大家都尊敬他們——他可不肯這樣做。喔！……這時他們就完全生氣了。他們怒氣沖沖地說：

「我們中間沒有他的位子！他要上那兒去，就讓他上那兒去。」

「他笑起來，於是他走到他要去的地方去，——走到那一個向他凝神注視着的美貌姑娘那兒去；他走到她身邊去，走近前去把他擁住。她是那些把他判罪的長老之一的女兒。雖然他俊美，她推開了他，因為她怕父親。她推開了他，走開了，他就打她，當她倒下來時，他用腳踏在她胸上，以致血從她的口中噴出來向天空中濺去；那姑娘嘆了一口氣，蛇樣的蠕動了一下，死了。」

「看見這事的人，大家都給駭住了，——第一次這樣當着他們的面殺死女人。大家默然了好久，他們看看那睜開眼睛和滿口血污地躺着的她，看看那站在她旁邊獨力抗衆而還是驕矜自持、不肯低頭、猶如鼓動人們給她懲處似的他，後來，他們前前後後考慮了一番，把他捉住，綑綁好了，就這樣擱着，他們覺得馬上把他殺死——那可太簡單，而且也不能使他們滿意。」

夜色滋長和強大起來，充滿着奇異的、輕微的顫響。草原裏淒涼地

паросили, где была она, она рассказала, что орел унес ее в горы и жил с ней там, как с женой. Вот его сын, с отца нет уже; когда он стал слабеть, то поднялся в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высоко в небо и, сложив крылья, тяжело упал оттуда на острые уступы горы, насмерть разбился о них...

«Все смотрели с удивлением на сына орла и видели, что он ничем не лучше их, только глаза его были холодны и горды, как у царя птиц.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и с ним, а он отвечал, если хотел, или молчал, а когда пришли старейшие племени, он говорил с ними, как с равными себе. Это оскорбило их, и они, назвав его неоперенной стрелой с неотточенным наконечником, сказали ему, что их чтут, им повинуются тысячи таких, как он, и тысячи вдвое старше его. А он, смело глядя на них, отвечал, что таких, как он, нет больше; и если все чтут их — он не хочет делать этого. О!.. тогда уж совсем рассердились они. Рассердились и сказали:

«— Ему нет места среди нас! Пусть идет, куда хочет.

«Он засмеялся и пошел, куда захотелось ему, — к одной красивой девушке, которая пристально смотрела на него; пошел к ней и, подойдя, обнял ее. А она была дочь одного из старшин, осудивших его. И хотя он был красив, она оттолкнула его,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ялась отца. Она оттолкнула его да и пошла прочь, а он ударил ее и, когда она упала, встал ногой на ее грудь, так, что из ее уст кровь брызнула к небу: девушка, вздохнув, извилась змеей и умерла.

«Всех, кто видел это, оковал страх, — впервые при них так убивали женщину. И долго все молчали, глядя на нее, лежавшую с открытыми глазами и окровавленным ртом, и на него, который стоял один против всех, рядом с ней, и был горд, — не опустил своей головы, как бы вызывая на нее кару. Потом, когда одумались, то схватили его, связали и так оставили, находя, что убить сейчас же — слишком просто, и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 их».

Ночь росла и крепла, наполняясь страшными, ти-

噓噓叫著花金鼠，葡萄藤中玻璃似地抖動着蟋蟀的唧唧之聲，樹葉子嘆息着和切切私語着，團圓的月盤本來是血紅的，變得蒼白起來，遠離着大地而變得蒼白起來，愈來愈豐饒地把淡藍色的黯霧灌在草原上……

「於是他們聚集起來，想一個罪有應得的刑罰……有人想用馬把他分屍——這他們還覺得不夠；有人想用箭把他射死，但是這也給推翻了；有人提議把他燒死，但是篝火煙的煙會不讓他們看見他受苦的情形；提出許多建議——但是找不到什麼方法能好到使大家都喜歡。他的母親跪在他們面前，默不做聲，找不出請求寬恕的眼淚和話。他們談了好久，有一個聰明人想了很久，說：

『「我們問他爲什麼他這樣做？」』

『他們這樣問他。他說：

『「把我鬆綁！綁着我不說！」』

『把他鬆綁之後，他問：

『「你們要怎麼樣？」』他這樣的問，髒髒他們是奴隸……

『「已經對你說了……」』那聰明人說。

『「爲什麼我要向你們解釋我的行爲呢？」』

『「爲了讓我們明白。你這高傲者，聽着！反正你總是死，還不如……讓我們明白你做的事。我們還要活下去，比我們知道的再多知道一些，這對於我們是有益的……」』

『「好，我說，雖然我也許自己也不確切明白發生的事。我殺死她。因爲我覺得她好像推開我……可是我需要她。」』

『「但是她不是你的呀！」』他們對他說。

『「難道說你們用的祇是你們自己的嗎？我看見每一個人所有的祇是言語和手脚……可是他們有牲口，女人，土地……還有許多東西。」』

『對於這一點，他們對他說，他們爲了拿取這一切是用自身來償付代價的：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有時候用生命。可是他回答說，他要保

хими звуками. В степи печально посвистывали суслики, в листве винограда дрожал стеклянный стрекот кузнечиков, листва вздыхала и шепталась, полный диск луны, раньше кроваво-красный, бледнел, удаляясь от земли, бледнел и все обильнее лил на степь голубоватую мглу...

«И вот они собрались, чтобы придумать казнь, достойную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Хотели разорвать его лошадами — и это казалось мало им; думали пустить в него всем по стреле, но отвергли и это; предлагали сжечь его, но дым костра не позволил бы видеть его мучений; предлагали много — и не находили ничего настолько хорошего, чтобы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всем. А его мать стояла перед ними на коленях и молчала, не находя ни слез, ни слов, чтобы умолять о пощаде. Долго говорили они, и вот один мудрец сказал, подумав долго:

«— Спросим его, почему он сделал это?

«Спросили его об этом. Он сказал:

«— Развяжите меня! Я не буду говорить связанный!

«А когда развязали его, он спросил:

«— Что вам нужно? — спросил так, точно, они были рабы...

«— Ты слышал... — сказал мудрец.

«— Зачем я буду объяснять вам мои поступки?

«— Чтоб быть понятым нами. Ты, гордый, слушай! Все равно, ты умрешь, ведь... Дай же нам понять то, что ты сделал. Мы останемся жить, и нам полезно знать больше, чем мы знаем...

«— Хорошо, я скажу, хотя я, может быть, сам неверно понимаю то,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Я убил ее потому,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меня оттолкнула она... А мне было нужно ее.

«— Но она не твоя! — сказали ему.

«— Разве вы пользуетесь только своим? Я вижу, что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имеет только речь, руки и ноги... а владеет он животны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землей... и многим еще.

«Ему сказали на это, что за все, что человек берет, он платит собой: своим умом и силой, иногда—

全自己的完整，

「和他談了好久，最後，他們看到他自認爲是大地上首屈一指的人，除了自己之外，他什麼也看不見。當他們明白他給自己註定這樣孤獨的命運，大家簡直覺得可怕了。他沒有種族，沒有母親，沒有牲畜，沒有妻子，而且他什麼也不要。

「當人們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又從事討論怎樣懲罰他。但是現在他們時間談得並不久，——那個聰明人並不阻止他們討論，他親自開口說：

『「得了！懲罰有了。這是可怕的懲罰；這你們想一千年也是想不出的！給他的懲罰就在他自己身上！放他，讓他自由。這就是他的懲罰！』

「於是這時發生了神異的事。空中雷聲隆隆，——雖然天上沒有烏雲。這是上天的神明認可那聰明人的話。大家禮拜而散了。這一個少年現在獲得了臘拉的名字，這意思是：受到擯棄排斥者，這少年向着那些拋棄他的人們高聲大笑，他笑着，像他父親那樣自由自在地一個人留着。不過他的父親不 人……而這一個却是人。於是他開始生活，自由地和鳥一般。他到人羣中去，掠取牲畜，姑娘，——他所要的一切。向他放箭，但是箭不能貫穿他那圍着一層看不見的超等皮膜的身體。他身手矯捷，貪得無厭，強健有力，秉性殘忍，他沒有正面和人相遇過。祇在遠遠裏看見他。他這樣孤獨地在人們附近纏繞了好久好久，——不止一個十年。但是有一次他走近人們，當他們向他衝上去的時候，他一動不動，並不顯出要自衛的樣子。這時人們中有一個人猜到了，他大聲叫道：

『「不要碰他！他想死！」』

「於是大家都止步了，不願意減輕那和對他們作惡的人的命運，不願意殺死他。他們站住了向他笑。他聽着這種笑聲發抖了，雙手抓住自

жизнью. А он отвечал, что он хочет сохранить себя целым.

«Долго говорили с ним и, наконец, увидели, что он считает себя первым на земле и, кроме себя, не видит ничего. Всем даже страшно стало, когда поняли, на какое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он обрекал себя.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 ни племени, ни матери, ни скота, ни жены, и он не хотел ничего этого.

«Когда люди увидели это, они снова принялись судить о том, как наказать его. Но теперь недолго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 тот, мудрый, не мешавший им судить, заговорил сам:

«— Стойте! Наказание есть. Это страшное наказание; вы не выдумаете такого в тысячу лет! Наказание ему — в нем самом! Пустите его, пусть он будет свободен. Вот его наказание!

«И тут произошло великое. Грянул гром с небес, — хотя на них не было туч. Это силы небесные подтверждали речь мудрого. Все поклонились и разошлись. А этот юноша, который теперь получил имя Ларра, что значит: отверженный, выкинутый вон — юноша громко смеялся вслед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бросили его, смеялся, оставаясь один, свободный, как отец его. Но отец его — не был человеком... А этот — был человек. И вот он стал жить, вольный, как птица. Он приходил в племя и похищал скот, девушек, — все, что хотел. В него стреляли, но стрелы не могли пронзить его тела, закрытого невидимым покровом высшей кары. Он был ловок, хищен, силен, жесток и не встречался с людьми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Только издали видели его. И долго он, одинокий, так вился около людей, долго, — не один десяток годов. Но вот однажды он подошел близко к людям и, когда они бросились на него, не тронувшись с места и ничем не показав, что будет защищаться. Тогда один из людей догадался и крикнул громко:

«— Не троньте его! Он хочет умереть!

«И все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не желая облегчить участь того, кто делал им зло, не желая убивать его.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и смеялись над ним. А он дрожал,

己的胸脯，在胸上找尋什麼東西。忽然他舉起石頭向人們衝去。但是他們擊去他的打擊而不回手，當他疲乏困頓了，悲慘地號叫一聲，倒在地上，人們退在一邊觀看。他站起來，舉起不知那一個人在和他鬥爭時失落的刀，他用那刀戳擊自己的胸脯，但是刀折了——鬚鬚打在石頭上似的。於是他又倒在地上，把頭在地上撞擊了許久。但是泥地避開他，給他的頭撞擊得深陷下去。

「「他不會死！」人們高興地說。

「他們把他拋下走了。他面孔仰天躺着，看見許多雄健強大的鷹，一點一點黑點似的高高地在空中翱翔。他眼中的憂鬱多到可以毒死全世界的人。於是，從那時候起，他就自自由由地獨個兒留着等死。他走呀走的走到各處地方……瞧，他已經變得像影子一樣，他永遠將這樣！他不懂人的話，不懂人的行爲，——什麼也不懂。他老是我着，走着，走着……他沒有生，死也不向他笑。人間也沒有他的位子……瞧；人爲了高傲所受的打擊多厲害呀！」

老婆婆嘆了口氣。沉默了，她的頭垂在胸上，古怪地搖了幾下。

我看看她。老婆婆給睡魔征服了，我以爲。於是，不知道爲什麼，開始非常憐惜她起來。故事的結尾，她是用單種提得高高的威風凜凜的音調講的，但是在這音調裏還是發出畏懼的、奴隸的音符。

海岸上唱起來了，——唱得很怪。起初傳來的是女中音，——唱了兩三個音符，又傳來了另外一個聲音，把歌從頭開始，而第一個還是流在它的前面……——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也是按着那樣的順序參加歌唱。忽然男聲合唱又把那歌從頭開始唱起來了。

每一個女聲完全是單獨的，都好像是五色繽紛的溪流，鬚鬚從上面

слыша этот смех, и все искал чего-то на своей груди, хватаясь за нее руками. И вдруг он бросился на людей, подняв камень. Но они, уклоняясь от его ударов, не нанесли ему ни одного, и когда он, утомленный, с тоскливым криком упал на землю, то отошли в сторону и наблюдали за ним. Вот он встал и, подняв потерянный кем-то в борьбе с ним нож, ударил им себя в грудь. Но сломался нож, — точно в камень ударили им. И снова он упал на землю и долго бился головой об нее. Но земля отстранялась от него, углубляясь от ударов его головы.

«— Он не может умереть! — с радостью сказали люди.

«И ушли, оставив его. Он лежал кверху лицом и видел — высоко в небе черными точками плавали могучие орлы. В его глазах было столько тоски,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отравить ею всех людей мира. Так, с той поры остался он один, свободный, ожидая смерти. И вот он ходит повсюду... Видишь, он стал уже как тень и таким будет вечно! Он не понимает ни речи людей, ни их поступков, — ничего. И все ищет, ходит, ходит... Ему нет жизни и смерть не улыбается ему. И нет ему места среди людей... Вот как был поражен человек за гордость!»

Старуха вздохнула, замолчала, и ее голова, опустившись на грудь,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странно качнулась.

Я по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е. Старуху одолевал сон, показалось мне. И стало, почему-то, страшно жалко ее. Конец рассказа она вела таким возвышенным, угрожающим, тоном, а все-таки в этом тоне звучала боязливая, рабская нота.

На берегу запели, — странно запели. Сначала раздался контральто, — он пропел две-три ноты, и раздался другой голос, начавший песню сначала, а первый все лился впереди его... — третий, четвертый, пятый вступили в песню в том же порядке. И вдруг ту же песню, опять-таки сначала, запел хор мужских голосов.

Каждый голос женщины звучал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тдельно, все они казались разноцветными ручьями и, точно

什麼地方沿着凸出的山巖滾下去，一面跳動，一面鏗鏘作聲，流入那流暢地向上流去的濃厚的男聲的浪潮，沉溺於這浪潮中，又從其中躍出，掩過它，又清新有力地接一連二高高地向上飛揚起來。

人聲後面的喧嘩的潮聲聽不見了……

二

『你曾經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樣唱嗎？』伊席吉爾抬起頭來，張開無齒的口微笑着問道。

『沒有聽到過。從來沒有聽到過……』

『你也聽不到的。我們愛唱。祇有美的人——愛生活的、美的人才能唱得好。我們愛生活。瞧，難道說在那兒唱歌的這些人在一天中還不疲倦嗎？從日出操作到日落，月亮上升，又唱歌了！那些不會生活的人就去睡覺。那些覺得生活可愛的人就唱歌。』

『但是健康……』我欲說又止了。

『健康對於生活是儘够的。健康！難道你有了錢就不化嗎？健康也就是金錢。你知道我年輕時候做些什麼事情？我織地毯從日出織到日落，差不多站也不站起來。我那時像太陽光般地活潑，而却要像石頭般一動不動地坐着。有時坐到我所有的骨頭都痛得要破碎。可是一到夜裏，我就跑到我的愛人那兒去，和他擁吻。在戀愛的時候，我這樣跑了三個月；那一個時候我每夜在他那兒。瞧，我活到了什麼時候——血儘够了！我愛過多多少！得到和給人家的親吻有多多少！……』

我看看她的臉。她那烏黑的眼睛總宛然無神，鼓動不起回憶了。月亮照着她那乾枯破裂的嘴唇，削尖的下巴和上面的白毫毛以及那鼻端似地彎曲的皺紋斑斑的鼻子。面頰的地方有些黑色的凹穴，其中有一個凹穴裏有一束灰白的頭髮從那裏住她的頭的紅布底下脫逸出來。臉上

скатываясь откуда-то сверху по уступам, прыгая и звеня, вливаясь в густую волну мужских голосов, плавно лившуюся кверху, тонули в ней, вырывались из нее, заглушали ее и снова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взвивались, чистые и сильные, высоко вверх.

Шума волн не слышно было за голосами...

II

— Слышал ли ты, чтоб где-нибудь так пели? — спросила Изергиль, поднимая голову и улыбаясь беззубым ртом.

— Не слышал. Никогда не слышал...

— И не услышишь. Мы любим петь. Только красавцы могут хорошо петь, — красавцы, которые любят жить. Мы любим жить. Смотри-ка, разве не устали за день те, которые поют там? С восхода по закат работали, взошла луна, и уже — поют! Те, которые не умеют жить, легли бы спать. Те, которым жизнь мила, вот — поют.

— Но здоровье... — начал было я.

— Здоровья всегда хватит на жизнь. Здоровье! Разве ты, имея деньги, не тратил бы их? Здоровье — то же золото. Знаешь ты, что я делала, когда была молодой? Я ткала ковры с восхода по закат, не вставая почти. Я, как солнечный луч, живая была и вот должна была сидеть неподвижно, точно камень. И сидела до того, что, бывало, все кости у меня трещат. А как придет ночь, я бежала к тому, кого любила, целоваться с ним. И так я бегала три месяца, пока была любовь; все ночи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бывала у него. И вот до какой поры дожидка — хватило крови! А сколько любила! Сколько поцелуев взяла и дала!..

Я посмотрел ей в лицо. Ее черные глаза были все-таки тусклы, их не оживил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Луна освещала ее сухие, потрескавшиеся губы, заостренный подбородок с седыми волосами на нем и сморщенный нос, загнутый, словно клюв совы. На месте щек были черные ямы, и в одной из них лежала прядь пепельно-седых волос, выбившихся из-под красной тряпки,

頸上和手上的皮膚全給皺紋割裂了，每當伊席吉爾老婆婆一舉一動的時候，可以以爲這乾枯的皮膚完全要破裂而碎成塊塊，我面前將出現一副赤裸裸的骨骸和那黯然無神的黑眼睛。

她又用她那破竹似的嗓子開始講述下去。

「從前我和母親住在法爾米城外，就在斐拉塔岸上；我十五歲的時候，他到我們村子上來了。他那樣高高的個子，靈活的身手，烏黑的鬍子，偷快的性情。他坐在小舟裏，對着窗裏向我們這樣高叻地嚷：「喂，你們有沒有酒……有沒有可以給我吃的東西呀？」我穿過柵杆枝向窗外看了一眼，只見：河水全給月亮照耀成蔚藍色，他穿着白襯衫，束着闊腰帶，帶子的頭四散垂在一旁，一脚站在小舟裏，一脚站在岸上。搖搖擺擺地在唱什麼歌。他一看見我，就說：「啊，有這樣漂亮的美人兒住在這裏！……這我竟也會不知道！」鬍鬚到我爲止的美人兒他已經全知道了！我給了他酒和燙熟的豬肉……過了四天，我已經把我自己也完全給了他了……每天夜裏我跟他泛着小舟遊玩。他駕舟而來，像花金鼠似地嗚嗚吹着唢呐，我就像魚兒似地從窗裏躍到河裏去。於是我們泛舟去……他是普魯特河上的漁夫，後來母親知道了一切，打了我一頓，他老是勸我和他一同溜到陀勃魯查去，然後再到多惱河口去。但是我那時已經不喜歡他——老是唱歌，接吻！這已經乏味了。那時候古楚爾人^①成羣結隊地在那些地方來往，其中也有可親可愛的……所以很快活。另外有一個女人在等，等她那一個卡爾巴汗青年，她以爲他已經在牢裏或者在什麼地方打架給打死了，——但是忽然他一個人，要不然也許是同兩三個朋友，從天而降地到她這兒來了。她帶來的禮物豐富無比——一切東西他們來得全多容易呀！——他在她那兒大張盛宴，在自己朋友們面前誇讚她。可是她對此却很漠然。我有一個女朋友，她有一個古楚爾人，我也請求她讓我看這些古楚爾人……她叫什麼？我可忘了……現在一切都開始忘懷了。離開那一個時候過了許多日子，一切全會給忘懷

① (Гуцулы) 出沒於卡爾巴汗樹林裏的僥勇善戰的烏克蘭人。

которую была обмотана ее голова. Кожа на лице, шее и руках вся изрезана морщинами, и при каждом движении старой Изергиль можно было ждать, что сухая эта кожа разорвется вся, развалится кусками и предо мной встанет голый скелет с тусклыми черными глазами.

Она снова начала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своим хрустящим голосом:

«Я жила с матерью под Фальми, на самом берегу Бэрлата; и мне было пятнадцать лет, когда он явился к нашему хутору. Был он такой высокий, гибкий, черноусый, веселый. Сидит в лодке и так звонко кричит он нам в окна: «Эй, нет ли у вас вина... и поесть мне?» Я посмотрела в окно сквозь ветви ясеней и вижу: река вся голубая от луны, а он, в белой рубашке и в широком кушаке с распущенными на боку концами, стоит одной ногой в лодке, а другой на берегу. И покачивается, и что-то поет. Увидал меня, говорит: «Вот какая красавица живет тут!». А я и не знала про это! Точно он уже знал всех красавиц до меня! Я дала ему вина и вареной свинины... А через четыре дня дала уже и всю себя... Мы все катались с ним в лодке по ночам. Он придет и посвистит тихо, как суслик, а я выпрыгну, как рыба, в окно на реку. И едем... Он был рыбаком с Прута и потом, когда мать узнала про все и побила меня, уговаривал все меня уйти с ним в Добруджу и дальше, в дунайские гирла. Но мне уже не нравился он тогда — только поет да целуется, ничего больше! Скучно это было уже. В то время гуцулы шайкой ходили по тем местам, и у них были любезные тут... Так вот тем — весело было. Иная ждет, ждет своего карпатского молодца, думает, что он уже в тюрьме или убит где-нибудь в драке, — и вдруг он один, а то с двумя-тремя товарищами, как с неба упадет к ней. Подарки подносил богатые — легко же ведь доставалось все им! — И пирует у нее, и хвалится ею перед своими товарищами. А ей любо это. Я и попросила одну подругу, у которой был гуцул, показать мне их... Как ее звали? Забыла как... Все стала забывать теперь. Много вре-

的！她介紹我認識了一個青年。很出色……是一個紅髮少年，渾身煊紅——鬚鬚和髮髮都紅！火一樣紅的頭。而且他是這樣的沉鬱，有時很親熱，有時會野獸般地咆哮和打架。有一次他打我的臉……可是我貓一般地跳上他的胸膺，用牙齒齧他的面頰……從那時起，他面頰上有了一個小凹齧，他也喜歡讓我吻這個小凹齧……」

「那末那漁夫上那兒去了呢？」我問。

「那漁夫嗎？——他呀…… 噫……他投到他們這些古楚爾人中去了。起初他老是勸我，並且用投在水裏的話來威脅我，可是後來也沒有什麼，他投到他們中去，追求另外一個女人去了……他們兩人——那一個漁夫和這一個古楚爾人——是一起給吊死的。我去看他們給吊死的情形。這是在陀勃魯查。那漁夫赴刑時臉色蒼白，而且哭哭啼啼的，而那古楚爾人却抽着煙斗。他一面自顧自走，一面抽着煙，雙手插在口袋裏，一撮鬚垂在肩上，另外一撮鬚在胸前，他看見了我，取出煙斗，說道：『別了！』……我整年可惜他。唉！……他們遇到這件事情，正是他們要到卡爾巴阡自己家裏去的時候。他們去拜訪一個羅馬尼亞人告別，他們也就在那裏被抓住了。祇抓住兩個人，有幾個給打死，其餘的逃走了……不過那羅馬尼亞人後來還是得到了報應……村子給燒了，磨坊和全部糧食也燬了。他成了化子。』

「這是你做的嗎？」我偶然問道。

「古楚爾人有着許多朋友，不單是我一個人……誰是他們的好朋友，誰就祭他們……」

海岸上的歌聲已經靜止，現在向老婆婆唱和的祇是海潮聲，——悵悵不安的潮聲是配在那熱烈的生活的故事上之優美的第二部和音。夜愈來愈柔和，蒼藍的月光在夜色中愈化愈大，它那些看不見的居民的忙碌生活的曖昧不定的聲音愈來愈低，給增長不已的潮聲掩過……因為風緊起來了。

「我遇愛過一個土耳其人。我曾經在斯古達爾他家的開場裏駐過。我住了整整一個禮拜，——還好……不過覺得乏味起來……——老是些女人，女人……他有八個女人……整天吃吃，睡睡和擦擦蒜活……或者

мне прошло с той поры, все забудешь! Она меня познакомила молодцом. Был хорош... Рыжий был, весь рыжий — и усы, и кудри! Огненная голова. И был он такой печальный, иногда ласковый, а иногда как зверь ревел и дрался. Раз ударил меня в лицо... А я, как кошка, вскочила ему на грудь, да и впилась зубами в щеку... С той поры у него на щеке стала ямка, и он любил, когда я целовала ее...»

— А рыбак куда девался? — спросил я.

«Рыбак? — А он... тут... Он пристал к ним, к гуцулам. Сначала все уговаривал меня и грозил бросить в воду, а потом — ничего, пристал к ним и дружку завел... Их обоих и повесили вместе — и рыбака, и этого гуцула. Я ходила смотреть, как их вешали. В Добрудже это было. Рыбак шел на казнь бледный и плакал, а гуцул трубку курил. Идет себе и курит, руки в карманах, один ус на плече лежит, а другой на грудь свесился. Увидал меня, вынул трубку и кричит: «Прощай!»... Я целый год жалела его. Эх!.. Это уж тогда с ними было, как они хотели уйти в Карпаты к себе. На прощанье пошли к одному румыну в гости, там их и поймали. Двоих только, а несколько убили, а остальные ушли... Все-таки румыну заплатили после... Хутор сожгли и мельницу, и хлеб весь. Нищим стал».

— Это ты сделала? — наудачу спросил я.

«Много было друзей у гуцулов, не одна я... Кто был их лучшим другом, тот и справил им поминки...»

Песня на берегу моря уже умолкла, и старухе вторил теперь только шум морских волн, — задумчивый, мятежный шум был славной второй рассказу о мятежной жизни. Все мягче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ночь, и все больше разрождалось в ней голубого сияния луны, а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звуки хлопотливой жизни ее невидимых обитателей становились тише, заглушаемые возрастающим шорохом волн... ибо усиливался ветер.

«А то еще турка любила я. В гареме у него была, в Скутари. Целую неделю жила, — ничего... Но скучно стало... — все женщины, женщины... Восемь было их у него... Целый день едят, спят и болтают

吵吵罵罵，哭哭啼啼，像母雞一樣……他已經不年輕，這個土耳其人頭髮差不多白了，神氣活現的，很有幾個錢。說話像君王……眼睛烏黑……直視的眼睛……一直看到靈魂裏。他非常喜歡祈禱。我是在布古列雪蒂看見他的……他在市場上徘徊，模樣兒像國王，看起人來這樣的神氣，這樣的威嚴。我對他微微地笑了一笑。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街上給人帶走，送到他那兒去了。他是賣檀香和棕櫚的，是到布古列雪蒂來買什麼東西。「上我那兒去嗎？」他說。「噢，好，我去！」「好！」於是我去了。他很有錢，這一個土耳其人。他已經有了一個兒子——一個膚色黝黑的孩子，這樣的活潑伶俐……他那時大概有十六歲。我和他又離去那土耳其人逃走了……逃到保加利亞，羅姆·巴蘭卡……在那邊我給一個保加利亞女人用刀子在中胸中戳了一下，是爲了她的未婚夫，還不知是爲了她的丈夫，——我可已經記不得了。

『我在一所修道院裏病了好久。一所女修道院。服侍我的是一個姑娘，一個波蘭女子……另外一所修道院裏——我記得是在阿爾采爾——巴蘭卡附近——有一個兄弟時常來看她，那也是一個小修道士……像蛆蟲般的，老是在我面前蠕動……我身體復原之後，就跟了他一同走……到他的波蘭去。』

『慢着！……可是那小土耳其人那裏去了呀？』

『那孩子嗎？他死了，那孩子。爲了憂家，還不知是爲了愛……但是他憔悴枯萎下去，鬍鬚一株沒有生長健全而給太陽晒得太過分的小樹……就此這樣枯萎下去……我記得，他躺着，渾身已經骨瘦如柴，皮色發青，猶如冰塊一般，可是他心中還是熾燃着愛……老是要人俯身吻他……我愛他，所以我記得我吻了他許許多多次……後來他已經完全不成——差不多不動了。他躺着，像求乞的化子似的哀求我躺在他身邊溫暖他。我就躺下去。一躺到他身邊……他立刻全身發燒了。有一次我醒來，他已經冰冷……死了……我撲在他身上哭。誰知道呢？也許是我把他殺死的。我那時年紀已經比他長一倍。而且是那樣的強壯，豐滿……可是他是什麼？孩子呀！……』

她嘆了口氣，而且——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劃了三次十字，乾

глупые речи... Или ругаются, вкочнут, как курицы... Он был уж немолодой, этот турок. Седой почти и такой важный, богатый. Говорил — как владыка... Глаза были черные... Прямые глаза... Смотрят прямо в душу. Очень он любил молиться. Я его в Букурешти увидела... Ходит по рынку, как царь, и смотрит так важно, важно. Я ему улыбнулась. В тот же вечер меня схватили на улице в привезли к нему. Он сандал и пальму продавал, а в Букурешти приехал купить что-то. — Едешь ко мне? — говорит. — О, да, поеду! — Хорошо! — И я поехала. Богатый он был, этот турок. И сын у него уже был — черненький мальчик, гибкий такой... Ему лет шестнадцать было. С ним я и убежала от турка... Убежала в Болгарию, в Лом-Паланку... Там меня одна болгарка ножом ударила в грудь за жениха или за мужа своего — уже не помню.

«Хворала я долго в монастыре одном. 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Ухаживала за мной одна девушка, полька... и к ней из монастыря другого, — около Арцер-Паланки, помню, — ходил брат, тоже монашек... Такой... как червяк, все извивался предо мной... И когда я выздоровела, то ушла с ним... в Подышу его».

— Погоди!.. А где маленький турок?

«Мальчик? Он умер, мальчик. От тоски по дому или от любви... но стал сохнуть он так, как неокрепшее деревцо, которому слишком много перепало солнца... и так и сох все... помню, лежит, весь уже прозрачный и голубоватый, как льдинка, а все еще в нем горит любовь... И все просит наклониться и поцеловать его... Я любила его и, помню, много целовала... Потом уж он совсем стал плох — не двигался почти. Лежит и так жалобно, как нищий-милостышник, просит меня лечь с ним рядом и греть его. Я ложилась. Ляжешь с ним... он сразу загорится весь. Однажды я проснулась, а он уж холодный... мертвый... Я плакала над ним. Кто скажет? Может, ведь это я и убила его. Вдвое старше его я была тогда уж. И была такая сильная, сочная... а он—что же? Мальчик!..»

Она вздохнула и — первый раз я видел это у

枯的嘴唇輕聲唸唸有詞地動着。

「哦，你出發到波蘭去……」我隨口提醒她。

「嗯……跟了那一個小波蘭人。這一個人又有趣又可惡。他需要女人的時候，就像貓一樣的親近我，他舌上流出炙手可熱的蜜，他不要我的時候，就用鞭子般的話抽我。有一次我們在河岸上走，他對我說了一句傲慢無禮的話。喔！喔！……我生氣了！我像煎油似的煎起來！我把他像嬰孩似的抱在手裏，——他身材很矮小，——向上舉起來，緊緊扼住他的腰部，以致於他渾身發青了。我就這樣揮動一下，把他從岸上投到河裏去。他嚷着，可笑地嚷着。我從上面看着他，他在那邊水裏轉輾掙扎。那時候我就走了。以後也就沒有和他見過面。這對於我是運氣：後來我從沒有和我從前愛過的那些人見過面。這種見面是不好的，和死人見面完全一樣。」

老婆婆嘆息着，默然了。我想像着被她驅使復活的那些人。瞧，那火紅頭髮的人，留着髭鬚的古楚爾人鎮靜地抽着煙斗，慷慨赴義。他的眼睛大概是冷靜而蔚藍色的，對於一切都是集中而堅毅地看着的。瞧，他旁邊那個普魯特河的黑鬚漁夫；他哭着，不願死，他那給窺死前的苦惱逼成蒼白色的臉上的愉快的眼睛變得黯然無光，給眼淚濡濕的髭鬚悲哀地垂在那歪曲着的嘴角上。瞧，他這一個又老又神氣的土耳其人，大概是一個宿命論者和暴君，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兒子，給親吻毒害了的蒼白而脆弱的東方之花，瞧，那一個妄自尊大的波蘭人，多情而殘忍，雄辯而冷酷……他們都祇是些模糊的影子，他們親吻過的那個女人坐在我旁邊，是活的，但是給時光耗損得枯萎了，沒有肉，沒有血，心裏沒有欲念，眼裏沒有火，——也差不多是影子了。

她繼續下去：

「我在波蘭處境困難起來。那邊的人是冷酷而虛偽的。我不知道他

нее — перекрестилась трижды, шепча что-то сухими губами.

— Ну, отправилась ты в Польшу... — подсказал я ей

«Да... с тем, маленьким полячком. Он был смешной и подлый. Когда ему нужна была женщина, он ластился ко мне котом, и с его языка горячий мед тек, а когда он меня не хотел, то шелкал меня словами, как кнутом. Раз как-то шли мы по берегу реки, и вот он сказал мне гордое, обидное слово. О! О!.. Я рассердилась! Я закипела, как смола! Я взяла его на руки и, как ребенка, — он был маленький, — подняла вверх, сдавив ему бока так, что он посинел весь. И вот я размахнулась и бросила его с берега в реку. Он кричал. Смешно так кричал. Я смотрела на него сверху, он барахтался там, в воде. Я ушла тогда. И больше не встречалась с ним. Я была счастлива на это: никогда не встречалась после с теми, которых когда-то любила. Это нехорошие встречи, все равно как бы с покойниками».

Старуха замолчала, вздыхая. Я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ебе воскрешаемых ею людей. Вот огненно-рыжий, усатый гуцул идет умирать, спокойно покуривая трубку. У него наверное были холодные голубые глаза, которые на все смотрели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о и твердо. Вот рядом с ним черноусый рыбак с Прута; плачет, не желая умирать, и на его лице, бледном от предсмертной тоски, потускнели веселые глаза, и усы, смоченные слезами, печально обвисли по углам искривленного рта. Вот он, старый, важный турок, наверное фаталист и деспот, и рядом с ним его сын, бледный и хрупкий цветок востока, отравленный поцелуями. А вот щелчавый поляк, галантный и жестокий, красноречивый и холодный... И все они — только бледные тени, а та, которую они целовали, сидит рядом со мной живая, но иссушенная временем, без тела, без крови, с сердцем без желаний, с глазами без огня, — тоже почти тень.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

В Польше стало трудно мне. Там живут холод-

們那條蛇一樣的舌頭。老是嗤嗤喳喳的嚼舌頭……嚼些什麼呢？這是上帝爲了他們虛偽而給他們這種蛇一樣的舌頭的。那時候我去，也不知道上那兒去好，我看見他們正預備跟你們俄羅斯人一同造反。我抵達波赫尼亞城。有一個猶太人把我買了去；他不是爲自己買的，而是爲了把我販賣。這我同意了。爲了生活，——應該要會得做一些什麼事情才好。我什麼也不會，那末就用自己的身體去抵贖。不過那時我想，要是我弄到一點錢，能回到裴拉塔自己家去的話，我就不管鏈鎖怎麼堅固，也要掙斷它了。我就住在那邊。許多有錢的巴恩[⊖]上我那兒去，在我那兒舉行宴會。他們化費很大。他們爲了我毆鬥打架，傾家蕩產。有一個追求了我好久，有一次你瞧他怎麼做：他來的時候，傭人跟在他後面拿了一個袋。那巴恩把袋拿在手裏，提在我頭頂上倒過來。金洋錢敲在我的頭上，我也很高興聽聽金洋錢掉在地上的聲音。但是我還是把那巴恩趕了出去。他那樣一張又胖又粗的臉，肚子好像一個大枕頭。他看起來活像一頭吃飽了東西的豬。噫，我把他趕了出去，雖然他並且還說過，他要買掉他所有一切的田地，房產，馬匹，用金錢來撒在我的身上。我那時愛着一個滿臉刀疤的可敬的巴恩。不久以前他爲了希臘人而與土耳其人打仗，他的臉完全給他們的劍七豎八地劃着刀疤。是這麼一個人！……他是波蘭人，希臘人與他什麼相干！可是他還是去幹，他和他們一同打他們的敵人。他給刀割傷了，他有一隻眼睛給打得爆了出來，左手上有兩個手指也給斬去了……他是波蘭人，希臘人與他什麼相干！原來是這麼回事：他好大喜功。人要是好大喜功，總能建立功業和找到可以建立功業的地方。生活中，你可知道，總有建立功業的地方的。那些找不到給自己建立功業的地方的人，那他們不過是懶蟲或者是膽小鬼而已；或者是不懂得生活，因爲如果懂得生活的人，都想於身後在生活中留下自己的影子。這樣，生活才不至於把人吞食得無影無蹤……嚇，這一個滿臉刀疤的傢伙真是個好人！他願意走到天涯地角去做什麼事情。大標

⊖ (ган) 波蘭地主貴族的尊稱，近乎中文之「老爺」

ные и лживые люди. Я не знала их змеиного языка. Все шипят... Что шипят? Это бог дал им такой змеиный язык за то, что они лживы. Шла я тогда, не зная куда, и видела, как они собирались бунтовать с вами, русскими. Дошла до города Бохнии. Жид один купил меня; не для себя купил, а чтобы торговать мною. Я согласилась на это. Чтобы жить,—надо уме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делать. Я ничего не умела и за это платила собой. Но я подумала тогда, что ведь если я достану 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 чтобы воротиться к себе на Бырлат, я порву цепи, как бы они крепки ни были. И жила я там. Ходили ко мне богатые паны и пировали у меня. Это им дорого стоило. Дрались из-за меня они, разорялись. Один добивался меня долго и раз вот что сделал: пришел, а слуга за ним идет с мешком. Вот пан взял в руки тот мешок и опрокинул его над моей головой. Золотые монеты стучали меня по голове, и мне весело было слушать их звон, когда они падали на пол. Но я все-таки выгнала пана. У него было такое толстое, сырое лицо, и живот—как большая подушка. Он смотрел, как сытая свинья. Да, выгнала я его, хотя он и говорил, что продал все земли свои и дома, и коней, чтобы осыпать меня золотом. Я тогда любила одного достойного пана с изрубленным лицом. Все лицо у него было изрублено крест-накрест саблями турок, с которыми он незадолго перед тем воевал за греков. Вот человек!.. Что ему греки, если он поляк? А он пошел, бился с ними против их врагов. Изрубили его, у него вытек один глаз от ударов, и два пальца на левой руке были тоже отрублены... Что ему греки, если он поляк? А вот что: он любил подвиги. А когда человек любит подвиги, он всегда умеет их сделать и найдет, где это можно. В жизни, знаешь ли ты, всегда есть место подвигам. И те, которые не находят их для себя, — те просто лентяи или трусы, или не понимают жизни, потому что, кабы люди понимали жизнь, каждый захотел бы оставить после себя свою тень в ней. И тогда жизнь не пожирала бы людей бесследно... О, этот, рубленный, был хороший человек. Он готов

是你們的人在叛亂的時候把他打死的。可是爲什麼你們去打馬扎爾人呢？哦——哦，不用說了！……」

伊席吉爾婆婆一面命令我不要說話，一面忽然自己也住嘴不說，沉思起來。

「我還認識一個馬扎爾人。他有一次離開我走了，——這是在冬天——一直到春天融雪的時候，才在田野裏發現他的頭給射穿了。瞧，你看——愛之摧殘人真不下於疫病；如果算算——真不下於疫病……我說的是什麼？是說波爾……嗯，我在那邊演了我最後一次戲。我遇見一個波蘭小貴族……真漂亮！像鬼一樣。我那時已經老了，唉，老了！我大概有四十上下了吧？大致是這般光景……他而且還很高傲，給我們女人寵壞了。我覺得他很可貴……嗯。他想馬上把我擥爲己有，可是我不肯就範。我從來沒有做過奴隸，什麼人的奴隸也沒有做過。至於那個猶太人，我跟他已經完結了，我給了他許多錢……我那時已經住在克拉柯夫。那時我一切都有，馬匹呀，金錢呀，傭人呀……他上我那兒去，這一個高貴的魔鬼，老是要我自己投到他的手裏去。我跟他吵架……甚至於——我記得——我爲此而憔悴，這拖延了好久……我達到了我的心願：他跪着懇求我……但是他一達到目的，就扔下了。那時候我才明白我年華老去了……唉，這對於我可真不愉快！這可真不愉快！……我愛他這一個鬼……可是他呢，見了我總是笑笑……可惡極了，他！對着別人，他也笑我，這我是知道的。哦，這我就苦了，我告訴你！但是他就就在那兒很近的地方，我還是看着他消魂。他去和你們俄羅斯人打仗之後，我難受極了。我克制我自己，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克制……於是決定去找他。他在華沙附近的森林裏。

「但是我到了以後，知道他們已經給你們打敗……他被囚禁在不遠的地方——在村子裏。

「這樣看來，——我想想，——我已經再也看不到他了！可是很想見一面。哦，我就開始竭力想辦法去見一面……我穿得像化子一樣，跛着腿，包着頭，上他所在的那個村子裏去。到處是哥薩克和兵士……我

② (magyar)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был итти на край света, чтобы дела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Наверное, ваши убили его во время бунта. А зачем вы ходили бить мадьяр? Ну-ну, молчи!..»

И, приказывая мне молчать, старая Изергиль вдруг замолчала сама, задумалась.

«Знала также я и мадьяра одного. Он однажды ушел от меня, — зимой это было, — и только весной, когда стаял снег, нашли его в поле с простреленной головой. Вот как! Видишь — не меньше чумы губит любовь людей; коли посчитать — не меньше... Что я говорила? О Польше... Да, там я сыграла свою последнюю игру. Встретила одного шляхтича... Вот был красив! Как чорт. Я же стара уж была, эх, стара! Было ли мне четыре десятка лет? Пожалуй, что и было... А он был еще и горд, и избалован на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Дорого он мне стал... да. Он хотел сразу так себе взять меня, но я не далась. Я не была никогда рабой, ничьей. А с жидом я уже кончила, много денег дала ему... И уже в Кракове жила. Тогда у меня все было, и лошади, и золото, и слуги... Он ходил ко мне, гордый демон, и все хотел, чтоб я сама кинулась ему в руки. Мы поспорили с ним... Я даже — помню — дурнела от этого. Долго это тянулось... Я взяла свое: он на коленях упрашивал меня... Но только взял, как уж и бросил. Тогда поняла я, что стала стара — Ох, это было мне не сладко! Вот уж не сладко!.. Я ведь любила его, этого чорта... а он, встречаясь со мной, смеялся... подлый он был! И другим он смеялся надо мной, а я это знала. Ну, уж горько было мне, скажу! Но он был тут, близко, и я все-таки любовалась им. А как вот ушел он биться с вами, с русскими, тошно стало мне. Ломала я себя, но не могла сломать... И решила поехать за ним. Он около Варшавы был, в лесу.

«Но когда я приехала, то узнала, что уж побили их ваши... и что он в плену, недалеко — в деревне.

«Значит, — подумала я, — не увижу уже его больше! А видеть хотелось. Ну, стала стараться увидеть... Нищей оделась, хромой, и пошла, завязав лицо, в ту деревню, где был он. Везде казаки и солдаты... до-

化了很大的功夫才到達那邊！我探聽出了波蘭人所在的地方，可是我看到，上那兒去是很困難的。然而我需要去。夜裏我爬近他們所在的那個地方。我沿着菜園子爬到田廬之間去，看見有一個哨兵站在當路……我已經聽到波蘭人唱歌和高聲談話的聲音。他們唱着一個歌……是頌讚聖母的……那一個也在那兒唱……我的阿爾卡代克。想到從前是人家爬着去找我……可是到頭來——我也像蛇一樣的在地上爬着去找人，而且或許爬着去送死，我想想真傷心。那哨兵已經聽見了，他彎着身子向前走來。哦，我怎麼辦呢？我從地上站起來，向他走去。我身邊刀也沒有，除了雙手和舌頭之外，什麼也沒有。我懊悔我沒有帶刀。我輕輕地說：「慢着！……」可是那個兵已經挺起刺刀架在我的喉嚨口。我低聲對他說：「別戳，慢着，聽我說，如果你有靈魂的話。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我請求你……」他放下槍，也是低聲地對我說：「走開，婆娘！走！你要什麼？」我對他說，我有一個兒子關在這裏……「你懂嗎，老鄉，——兒子！你也是誰家的兒子，是嗎？所以請你了解我——我也有像你這樣的兒子，他就在那邊！讓我見他一面，也許，他明兒要死了……也許你明兒也會給打死……你的母親會哭你嗎？你不見你母親一面而死，你不是要難過的嗎？我的兒子也是這樣難過的。可憐可憐你自己和他，還有我做母親的已！……」

「唉，我向他說了多久的話！下着雨，我們給淋潮了。風呼嘯咆哮着，一會兒刮在我的背心裏，一會兒刮在胸口。我搖搖幌幌地站在這一個石頭一樣的兵士面前……他總是說：「不！」每逢我聽到他那一個冷冷的字，我心裏要見那一個阿爾卡代克的慾望熾燃得更熱烈。我一面說，一面用眼睛打量那兵士——他身材矮小而憔悴，老是在咳嗽。我倒在他面前地上，擡住他的膝部，不住地用熱情的話懇求他，我把他戳倒在地球上。他倒在污泥裏。我連忙把他翻過身去臉向着地，把他的頭撇在水

рого мне стоило быть там! Узнала я, где поляки сидят, и вижу, что трудно попасть туда. А нужно мне это было. И вот ночью подползла я к тому месту, где они были. Ползу по огороду между гряд и вижу: часовой стоит на моей дороге... А уж слышно мне — поют поляки и говорят громко. Поют песню одну... к матери бога... И тот там же пост.. Аркадэк мой. Мне горько стало, как подумала я, что раньше за мной ползали... а, вот оно,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 и я за человеком поползла змеей по земле и, может, на смерть свою ползу. А этот часовой уже слушает, выгнулся вперед. Ну, что же мне? Встала я с земли и пошла на него. Ни ножа у меня нет, ничего, кроме рук да языка. Жалею, что не взяла ножа. Шепчу: «Погоди!..» А он, солдат этот, уже приставил к горлу мне штык. Я говорю ему шопотом: «Не коли, погоди, послушай, коли у тебя душа есть! Не могу тебе ничего дать, а прошу тебя...» Он опустил ружье и также шопотом говорит мне: «Пошла прочь, баба! пошла! Чего тебер?» Я сказала ему, что сын у меня тут заперт... «Ты понимаешь, солдат, — сын! Ты ведь тоже чей-нибудь сын, да? Так вот посмотри на меня — у меня есть такой же, как ты, и вон он где! Дай мне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него, может, он умрет скоро... и, может, тебя завтра убьют... будет плакать твоя мать о тебе? И ведь тяжело будет тебе умереть, не взглянув на нее, твою мать? И моему сыну тяжело же. Пожалей же себя и его, и меня — мать!..»

«Ох, как долго говорила я ему! Шел дождь и мочил нас. Ветер выл и ревел, и толкал меня то в спину, то в грудь. Я стояла и качалась перед этим каменным солдатом... А он все говорил: «Нет!»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как я слышала его холодное слово, еще жарче во мне вспыхивало желание видеть того, Аркадэка... Я говорила и мерила глазами солдата — он был маленький, сухой и все кашлял. И вот я упала на землю перед ним и, охватив его колени, все упрашивая его горячими словами, свалила солдата на землю. Он упал в грязь. Тогда я быстро повернула его лицом к земле и придавила его голову в лужу,

潭裏，使他叫不出口。他不叫，祇是轉輾不停地掙扎，竭力想把我從他的背上扔下來。我用兩手把他的頭更深地揪在污泥裏。他就悶死了……那時我就向那有波蘭人唱着歌的那一個倉庫衝去。「阿爾卡代克！……」我向壁縫中低聲說。他們很是機警靈敏，這些波蘭人，——一聽見我，就不唱了！他的眼睛貼對着我的眼睛。「你能從這兒出來嗎？」——「能，穿過地板！」他說。——「哦，那末走呀。」他們四個人就從這一個倉庫底下出來了：三個人和我的阿爾卡代克。「哨兵在什麼地方！」阿爾卡代克問。——「躺在那邊！……」他們就屈身向地，輕輕地輕輕地走去。雨下着，風大聲地吼着。我們走出村子，沉默地沿着林子走了好久。走得這樣的快。阿爾卡代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燙，而且抖着。噢！……他默不出聲的時候，我同他在一起那多好呀。這是最後的幾分鐘——我淫慾的一生中的好時光。但是我們走出來到草地上，就停步了。他們四個人大家都向我道謝。嚇，他們對我說的話又長又多。我總是一面飛着，一面看着我自己的巴恩。他對我怎麼樣呢？他擁住了我，這樣鄭重其事地說……我不記得他說了些什麼話，不過結果是這樣，他因為我搭救過他，所以他現在要愛我了……他跪在我面前，笑着，對我說：「我的女王！」瞧，這樣虛偽的狗！……哦，我就用腳踢他，本來要踢在他的臉上，但是他閃避一下，便跳了起來。他兇惡而蒼白地站在我面前……那三個人也站着，臉色很陰沉。而且都不說話。我看看他們……那時，我記得，我祇覺得很苦惱，一股懶洋洋的倦意壓到我的身上來……我對他們說：「你們走吧！」他們這些狗崽子問我：「你會回到那兒去指出我們的路嗎？」瞧，多可惡！哦，到底他們還是走了。於是我也走了……在第二天，我給你們的人抓住，但是不久就釋放。到這時候我看出我已到了要像杜鵑似的結巢隱居的時候了！我已經變得呆笨，羽翼也變得衰弱，羽毛也黯然失色了……到了時候了，到了時候了！於是我到加里西亞去，從那裏又動身到陀勃魯查來。我已經在這兒住了

чтоб он не кричал. Он не кричал, а только все барахтался, стараясь сбросить меня с своей спины. Я же обеими руками втискивала его голову глубже в грязь. Он и задохнулся... Тогда я бросилась к амбару, где пели поляки. «Аркадэк!..» шептала я в щели стен. Они догадливые, эти поляки, — и, услышав меня, перестали петь! Вот его глаза против моих. «Можешь ты выйти отсюда?» — «Да, через пол!» сказал он. — «Ну, иди же». И вот четверо их вылезли из-под этого амбара: трое и Аркадэк мой. «Где часовые?» спросил Аркадэк. — «Вон лежит!..» — И они пошли тихо-тихо, согнувшись к земле. Дождь шел, ветер выл громко. Мы ушли из деревни и долго молча шли лесом. Быстро так шли. Аркадэк держал меня за руку, его рука была горяча и дрожала. О!.. Мне так хорошо было с ним, пока он молчал. Последние это были минуты — хорошие минуты моей жадно жизни. Но вот мы вышли на луг и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Они благодарили меня все четверо. Ох, как они долго и много говорили мне что-то! Я все слушала и смотрела на своего пана. Что же он сделает мне? И вот он обнял меня и сказал так важно... Не помню,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но так выходило, что теперь он в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за то, что я увела его, будет любить меня... И стал он на колени предо мной, улыбаясь, и сказал мне: «Моя королева!» Вот какая лживая собака была это!.. Ну, тогда я дала ему пинка ногой и ударила бы его в лицо, да он отшатнулся и вскочил. Грозный и бледный стоит он предо мной... Стоят и те трое, хмурые все. И все молчат. Я посмотрела на них... Мне тогда стало — помню — только скучно очень, и такая лень нападала на меня... Я сказала им: «Идите!» Они, псы, спросили меня: «Ты воротисься туда, указать наш путь?» Вот какие подлые! Ну, все-таки ушли они. Тогда и я пошла... А на другой день взяли меня ваши, но скоро отпустили. Тогда увидела я, что пора мне завести гнездо, будет жить кукушкой! Уж тяжела стала я, и ослабели крылья, и перья потускнели... Пора, пора! Тогда я уехала в Галицию, а оттуда в Добруджу. И вот уже около трех десятков лет живу здесь. Был

近三十年了。我有一個丈夫，是莫爾達維亞人：一年之前死了。我還活着！一個人活着……不，不是一個人，就是和那些人一起。」

老婆婆向海那邊揮揮手，那邊萬籟俱寂。有時發出一種短促的不可捉摸的聲音，接着又馬上消逝了。

「他們很愛我。我講給他們聽各種各樣的許許多多的故事。這他們是需要的。全都還年輕……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也很好。一面看，一面想：我當年也是如此……不過我那時候人的力和火比較大，所以日子也過得比較快樂和美滿……嗯！……」

她默然了。我在她身邊覺得很悵惘。她搖幌着頭打瞌睡起來，輕聲咕嚕着……也許在做禱告。

海上升起烏雲來了——又黑又重，綫條峻嚴，好像山脈一樣，向草原裏爬去，烏雲頂上脫下幾朵雲，走在烏雲的前面，把星星一顆一顆的壓滅。海咆哮着。離開我們不遠的葡萄藤裏有人在擁抱接吻，絮絮情話和唉聲歎息。狗幽遠地在草原上狺狺吠叫……空氣以那種把鼻孔擦撥得發癢的奇異的氣息刺激着神經。雲上墜下一羣羣濃密的影子到地上來，在地上爬着，爬着，隱去，又出現……在月亮的地方留下的祇是朦朧幽邃的乳白色的一點，有時候完全給一朵暗藍色的雲遮住。在這現在已經變得又黑又可怕的、彷彿其中隱秘藏匿着什麼似的草原的遠方，迸發出一點點青色的小火星。它們一忽兒在這裏，一忽兒在那裏，一剎時出現，一剎時熄滅，彷彿有幾個人互相遠遠地分散在草原裏，在那裏找尋什麼東西，他們拈着火柴，馬上又給風吹滅。這是暗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的奇異的青色的火舌頭。

「你瞧見火花嗎？」伊席吉爾問我。

「那些青色的嗎？」我對她指着草原說。

「青色的？嗯，就是……這樣說起來，還是在飛！哦——哦……我已

у меня муж, молдаванин; умер с год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И живу я вот! Одна живу... Нет, не одна, а вот с теми».

Старуха махнула рукой к морю. Там все было тихо. Иногда рождался какой-то краткий, обманчивый звук и умирал тотчас же.

«Любят они меня. Много я рассказываю им разного. Им это надо. Еще молодые все... И мне хорошо с ними. Смотрю и думаю: вот и я, было время, такая же была...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в мое время, больше было в человеке силы и огня, и оттого жилось веселее и лучше... Да!..»

Она замолчала. Мне грустно было рядом с ней. Она же дремала, качая головой, и тихо шептала что-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молилась.

С моря поднималась туча — черная, тяжелая, суровых очертаний, похожая на горный хребет. Она ползла в степь. С ее вершины срывались клочья облаков, неслись вперед ее и гасили звезды одну за другой. Морю шумело. Недалеко от нас, в дозах винограда, целовались, шептали и вздыхали. Глубоко в степи выла собака... Воздух раздражал нервы странным запахом, щекотавшим ноздри. От облаков падали на землю густые стай тени и ползли по ней, ползали, исчезали, являлись снова... На месте луны осталось только мутное опаловое пятно, иногда его совсем закрывал сизый клочек облака. И в степной дали, теперь уже черной и страшной, как бы пригившейся, скрывшей в себе что-то, вспыхивали маленькие голубые огоньки. То там, то тут они на миг являлись и гасли, точ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людей, рассыпавшихся по степи далеко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искали в ней что-то, зажигая спички, которые ветер тотчас же гасил. Это были очень странные голубые языки огня, намекавшие на что-то сказочное.

— Видишь ты искры? — спросила меня Изергиль.

— Вон те, голубые? — указывая ей на степь, сказал я.

— Голубые? Да, это они... Значит, летают все-таки! Ну-ну... Я уж вот не вижу их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у

經再也看不見它們。我現在有許多東西是看不見了。」

「這些火花是那兒來的？」我問老婆婆。

我從前曾經聽到過一點關於這些火花的起原的事，但是我想聽聽伊席吉爾婆婆對於這一件事是怎樣講的。

「這些火花是從唐珂的燃燒的心裏發出來的。從前世界上有一顆心，有一次迸發出火來了……因此就有了這些火花。我來把這講給你聽……也是古時候的神話……古時候的，全是古時候的！你瞧，古時候的一共有多少？……可是現在，瞧，那樣的就什麼也沒有——像古時候那樣的事情，人物，神話……都沒有。爲什麼？……哦，你說！說不出的……你知道什麼東西？你們年輕人知道什麼東西？噫嚇！……要是仔仔細細看一看古時候——那邊一切謎底全找得出……可是你們不看，所以也就不會生活……我難道沒有看見生活嗎？哼，全都看見的，雖然我的眼睛看不清楚！我看人們不是在生活，而老是在適應，遷就，把一生全放在這上頭。當他們虛度光陰，自己把自己掠取盡罄的時候，他們就要開始向命運哭了。這是什麼道理——命運嗎？每一個人都是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什麼人我現在都看見過，可是強而有力的人就沒有！他們那兒去了呢？……美的人也少起來了。」

老婆婆沉思遐想着那美而有力的人是從那兒來的，她一面想，一面環顧那黑暗的草原，好像在其中尋取答案似的。

我等着他的故事，默不出聲，我怕如果問她什麼事，她又耍岔到別處去。

於是她開始講她的故事了。

三

「古時候地上祇有一種人，走不完的樹林三面包圍着這些人羣，另一面是草原。這是些快樂、有力而大胆的人。可是有一次臨到了艱苦的時期：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些別的種族，把原來住着的那些人趕到了樹林的深處。那邊滿佈沼澤和一片漆黑，因爲那林子很古，樹杈枝這樣密密層層地交叉長着，以致於穿過樹杈枝也看不見天，太陽光好容易才能

теперь многого видеть.

— Откуда эти искры? — спросил я старуху.

Я слышал кое-что раньше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этих искр, но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послушать, как расскажет о том же старая Изергиль.

— Эти искры от горящего сердца Данко. Было на свете сердце, которое, однажды, вспыхнуло огнем... И вот от него эти искры. Я расскажу тебе про это.. Тоже старая сказка... Старое, все старое! Видишь ты, сколько в старине всего? А теперь, вот, нет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 ни дел, ни людей, ни сказок таких, как в старину... Почему?.. Ну-ка, скажи! Не скажешь... Что ты знаешь? Что все вы знаете, молодые? Эхе-хе!.. Смотрели бы в старину зорко — там все отгадки найдутся... А вот вы не смотрите и не умеете жить оттого... Я не вижу разве жизнь? Ох, все вижу, хоть и плохи мои глаза! И вижу я, что не живут люди, а все примеряются: примеряются и кладут на это всю жизнь. И когда обворуют сами себя, истратив время, то начнут плакаться на судьбу. Что же тут, — судьба? Каждый сам себе судьба! Всяких людей я нынче вижу, а вот сильных нет! Где ж они?.. И красавцев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меньше.

Старуха задумалась о том, куда девались из жизни сильные и красивые люди, и, думая, осматривала темную степь, как бы ища в ней ответа.

Я ждал ее рассказа и молчал, боясь, что если спрошу ее о чем-либо, она опять отвлечется в сторону.

И вот она начала рассказ.

III

«Жили на земле встарину одни люди, непроходимые леса окружали с трех сторон таборы этих людей, а с четвертой — была степь. Были это веселые, сильные и смелые люди. И вот пришла однажды тяжелая пора: явились откуда-то иные племена и прогнали прежних в глубь леса. Там были болота и тьма, потому что лес был старый, так густо переплелись его ветви, что сквозь них не видать было неба, и ду-

穿過濃密的樹葉，給自己打通達到沼澤的出路。但是當陽光落在沼澤的水上的時候，就騰出惡臭的氣味，人因此而接一連二地死去。於是這一族裏的妻兒子女們哭起來，父親們則沉思着，墮入悲哀的境界。應該要走出這一個森林，還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後退，——那邊有又強又兇的敵人，另外一條路是前進，——那邊矗立着參天的大樹，強大樹枝互相緊密地擁抱着，亂絲糾結的樹根深深地埋入沼澤的粘泥中。這些石頭般的樹木白天一動不響和一動不動地矗立在灰色的薄暮之中，晚上燒起篝火的時候，它們更緊密地擠在人們的四周。白天和夜晚，那些人的四周圍着堅不可破的黑暗的環境，好像要壓碎他們，他們是習慣於草原的空曠的。更可怕的是當風刮着樹梢的時候，整個林子震耳欲聾地呼嘯着，彷彿是向那些人恫嚇和唱送葬曲。這終究是些堅強有力的人，他們還能夠去和那些曾經戰勝過他們一次的人們進行殊死戰，但是他們不能戰死，因為他們有志願，如果他們一死，那末志願也要和他們一同滅絕了。所以他們在漫漫長夜裏在震耳的林嘯聲下和沼澤裏的有毒的惡臭中坐着想。他們坐着，篝火的影子在他們周圍跳躍着默默無聲的舞蹈，從一切看起來，這好像不是影子在跳舞，而是林子和沼澤的兇惡的幽靈在高奏凱歌……人們還是坐着想。但是任何事情——不論是工作、女人之使人身心疲憊，總沒有像憂鬱思潮之甚了。人們給思潮磨折得衰弱起來……恐怖在他們周圍產生，束住了他們的雄健的手，恐怖之產生是由於女人們哭泣那些死於臭氣的入們的屍骸和那些給恐怖攔住的活人的命運——林子裏開始聽到怯懦的話，起初是畏怯而低聲的，後來愈來愈響了……已經要想到敵人那兒去，向他們奮獻自己的自由了，大家給死亡威嚇得胆戰心驚，已經沒有人害怕奴隸的生活了……但是這時出現了唐珂，他一個人拯救了衆人。」

老婆婆顯然是常常講述唐珂的燃燒的心的。她說得很悅耳動聽，她

чи солнца едва могли пробить себе дорогу до болот сквозь густую листву. Но когда его лучи падали на воду болот, то подымался смрад, и от него люди гибли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Тогда стали плакать жены и дети этого племени, а отцы задумались и впали в тоску. Нужно было уйти из этого леса, и для того были две дороги: одна — назад, — там были сильные и злые враги, другая — вперед, — там стояли великаны-деревья, плотно обняв друг друга могучими ветвями, опутив узловатые корни глубоко в цепкий ил болота. Эти каменные деревья стояли молча и неподвижно днем, в сером сумраке, и еще плотнее сдвигались вокруг людей по вечерам, когда загорались костры. И всегда, днем и ночью, вокруг этих людей было кольцо крепкой тьмы, оно точно собиралось раздавить их, а они привыкли к стелному простору. А еще страшней было, когда ветер бил по вершинам деревьев и весь лес глухо гудел, точно грозил и пел похоронную песню тем людям. Это были все-таки сильные люди и могли бы они пойти биться на смерть с теми, что однажды победили их, но они не могли умереть в боя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их были заветы, и коли б умерли они, то пропали б с ними из жизни и заветы. И потому они сидели и думали в длинные ночи под глухой шум леса, в ядовитом смраде болота. Они сидели, а тени от костров прыгали вокруг них в безмолвной пляске, и вс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это не тени пляшут, а торжествуют злые духи леса и болота. Люди все сидели и думали. Но ничто — ни работа, ни женщины не изнуряют тела и души людей так, как изнуряют тоскливые думы. И ослабли люди от дум... Страх родился среди них, сковал им крепкие руки, ужас родили женщины плачем над трупами умерших от смрада и над судьбой скованных страхом живых, — и трусливые слова стали слышны в лесу, сначала робкие и тихие, а потом все громче и громче... Уже хотели идти к врагу и принести ему в дар волю свою, и никто уже, испуганный смертью, не боялся рабской жизни... Но тут явился Данко и спас всех один».

Старуха, очевидно, часто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о горящем

那唧唧啞啞作聲的模糊的嗓子清晰地在我面前描繪出森林的呼嘯，垂頭喪氣的不幸的人們在林子中給那沼澤裏的毒氣迫害得奄奄欲斃的情形。

「唐珂是那些人中的一個，是一個俊美的青年人。美的人總是大胆的。他對他的朋友們說：

「『思慮是移不動路上的石頭的。什麼也不做的人是什麼也得不到的。爲什麼我們浪費精力於思慮和憂愁呢？起來吧，我們到林子裏去，我們穿過它，林子是有完結的呀——世界上一切都是有完結的呀！我們走吧！哦！喂！……』

「他們看了看他，看見他是衆人中最好的，因爲他的眼睛裏閃爍着許多力和活的火。

「『你領導我們吧！』他們說。

「『於是他就領導……』

老婆婆頓住了，看看草原，那邊黑暗愈來愈濃了。唐珂的燃燒的心中的小火花在遠遠的什麼地方迸發，好像是曇花一現的青色的飄渺之花。

「唐珂領着他們。大家和蹣跚地跟着他走去——信任着他。這是條艱難的路！一團漆黑，沼澤一步一步張開它那貪慾的血盆大口，把人吞下去，樹木像強大的橋頭似的遮住着道路，枝杈互相交叉扭結着；像蛇一樣的到處蔓延着樹根，每走一步路要那些人化下許多血汗。他們走了好久……樹林愈來愈密，氣力愈來愈小！大家開始謾怨唐珂，說他年紀輕，沒有經驗，領他們走是徒勞無益的。可是他走在他們的前面，雄壯而沉着。

但是有一次，雷雨在森林頂上吼叫，樹震耳地和威脅地呼嘯起來

這時森林裏變得這樣的暗，彷彿馬上把它出世以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花色完全收集在裏面了。渺小的人們走着，在那些巨大的樹木之間和駭人的雷電聲中，他們走着，參天的大樹搖搖擺擺地嘩啦嘩啦響着和轟隆隆地吼着狂怒的歌，閃電在樹林頂上飛舞，以藍色的寒光把林子一剎時

сердце Данко. Она говорила певуче, и голос ее, скрипучий и глухой, ясно рисовал передо мной шум леса, среди которого умирали от ядовитого дыхания болота несчастные, загнанные люди...

«Данко — один из тех людей, молодой красавец. Красивые — всегда смелы. И вот он говорит им, своим товарищам:

«— Не своротить камня с пути думаю. Кто ничего не делает, с тем ничего не станется. Что мы тратим силы на думу да тоску? Вставайте, пойдем в лес и пройдем его сквозь, ведь имеет же он конец — все на свете имеет конец! Идемте! Ну! Гей!..»

«Посмотрели на него и увидали, что он лучший из всех,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очах его светилось много силы и живого огня.

«— Веди ты нас! — сказали они.

«Тогда он повел...»

Старуха помолчала и посмотрела в степь, где все густела тьма. Искорки горящего сердца Данко вспыхивали где-то далеко и казались голубыми воздушными цветами, расцветая только на миг.

«Повел их Данко. Дружно все пошел за ним — верили в него.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это был! Темно было, и на каждом шагу болото разевало свою жадную гнилую пасть, глотая людей, и деревья заступали дорогу могучей стеной. Переплелись их ветки между собой; как змеи, протянулись всюду корни, и каждый шаг много стоил пота и крови тем людям. Долго шли они... Все гуще становился лес, все меньше было сил! И вот стали роптать на Данко, говоря, что напрасно он, молодой и неопытный, повел их куда-то. А он шел впереди их и был бодр и ясен.

«Но однажды гроза грянула над лесом, зашептали деревья глухо, грозно. И стало тогда в лесу так темно, точно в нем собрались сразу все ночи, сколько их было на свете с той поры, как он родился. Шли маленькие люди, между больших деревьев и в грозном шуме молний, шли они, и, качаясь, великаны-деревья скрипели и гудели сердитые песни, а молнии, летая чад вершинами леса, освещали его на минутку синим,

照亮，又那樣迅速地隱沒，好像顯露出來嚇人似的。樹木給寒氣逼人的電光耀得雪亮，伸展在那些從黑暗的囚禁中出走的人們的周圍，猶如活的一般，好像長得彎彎曲曲的長手把這些樹木編結成一張緊密的網，想把人們擋住。從樹枒枝的黑暗之中有一種可怕的、黑暗和冷酷的東西望出來窺視着行走的人們。這是條艱難的路，把人弄得疲乏困頓，意志全消了。但是他們羞於自認無力，他們就惱怒地把氣出在唐珂這一個走在他們前而的人的身上。他們開始責備他不善於指導他們，——瞧，嗯！

『他們站住了，疲乏而兇惡，在凱旋的林囂聲之下和抖動的黑暗之中開始審判唐珂。

『「你，」他們說，「對於我們是渺小而害人的東西！你領導我們和疲憊我們，所以你該死！」

『「你們說：『領導我們！』——所以我才領導的！」唐珂挺着胸對他們嚷叫：「我有領導的種氣，所以我才領導你們！可是你們呢？你們做了什麼有助於自身的事呢？你們祇是走，而不會保持力量走較長的路！你們祇是走，走，像一羣羊！」

『但是這些話使他們更為激怒。

『「你該死！你該死！」他們咆哮着。

『森林還是不停地呼嘯，唱和着他們的呼喊聲，閃電把黑暗分碎成一塊塊。唐珂看看那些他爲了他們而含辛茹苦的人，看見他們竟和野獸一般模樣。許多人站在他四周，但是他們臉上沒有高貴的氣概，他是無法在他們身上期望到憐憫的。那時他心中也沸騰了怒火，但是却又因憐惜人們而熄滅了。他愛人，他想，沒有了他，他們也許會滅亡，因此他的心迸發出拯救他們和領上易走之路的希望之火，他眼睛裏閃爍着那種強大的火的光芒……他們看見了這種光芒，以爲他激怒了，所以才眼睜睜得這樣惶，於是他們翼翼小心起來，活像一些狼，預料他要和他們爭

холодным огнем и исчезали так же быстро, как являлись, пугая людей. И деревья, освещенные холодным огнем молний, казались живыми, простирающимися вокруг людей, уходявших из плена тьмы, корявые, длинные руки, сплетая их в густую сеть, пытаясь остановить людей. А из тьмы ветвей смотрело на идущих что-то страшное, темное и холодное. Это был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и люди, утомленные им, пали духом. Но им стыдно было сознаться в бессилии, и вот они в злобе и гневѣ обрушились на Данко,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шел впереди их. И стали они упрекать его в неумении управлять ими, — вот как!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они и под торжествующий шум леса, среди дрожащей тьмы, усталые и злые, стали судить Данко.

«— Ты, — сказали они, — ничтожный и вредный человек для нас! Ты повел нас и утомил, и за это ты погибнешь!

«— Вы сказали: «веди!» и я — повелі — крикнул Данко, становясь против них грудью. — Во мне есть мужество вести, вот потому я повел вас! А вы? Что сделали вы в помощь себе? Вы только шли и не умели сохранить силы на путь более долгий! Вы только шли, шли, как стадо овец!

«Но эти слова разъярили их еще более.

«— Ты умрешь! Ты умрешь! — ревели они.

«А лес все гудел и гудел, вторя их крикам, и молнии разрывали тьму в клочья. Данко смотрел на тех, ради которых он понес труд, и видел что они — как звери. Много людей стояло вокруг него, но не было на лицах их благородства и нельзя было ему ждать пощады от них. Тогда и в его сердце вскипело негодование, но от жалости к людям оно погасло. Он любил людей и думал,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без него они погибнут. И вот его сердце вспыхнуло огнем желания спасти их, вывести на легкий путь, и тогда в его очаг засверкали лучи того могучего огня... А они, увидав это, подумали, что он расвирепел, отчего так ярко и разгорелись очи, и они насторожились, как волки, ожидая, что он будет бороться с ними, и ста-

門了，他們開始把他圍得更緊，這樣他們可以容易些捉住唐珂和把他打死。他已經明白他們的心思，因此他的心燒得更熾，因為他們這種心思在他心中產生了憂愁。

「森林還是在唱它自己的陰沉的歌，雷聲轟隆隆響着，而且下着雨！」
「我爲了人要怎麼做呢？」唐珂嘆叫得比雷聲還要響。

「忽然他用手撕開自己的胸，從裏面拉出自己的心來，高舉在頭頂上。」

「那心燒得像太陽那樣熾，比太陽更熾，整個林子完全默然不響了，給這一個偉大的愛人類的火炬照得通明，黑暗由於它的光而四散飛去，在那邊深邃的樹林裏抖動着，墮入沼澤的臭口中去。人們大驚失色，變成石頭一樣。」

「『我們走吧！』唐珂嘆着，高舉着那顆燃燒的心，給人們亮着道路，向自己的地方衝去。」

「他們跟着他衝去，像着了魔。這時樹林子又呼嘯起來，驚異地搖擺着樹梢，不過它的呼嘯聲給奔跑的人們的脚步聲掩過了。大家跑得迅速而大膽，給那顆燃燒的心的奇觀迷惑着。現在也在滅亡，但是滅亡得沒有怨言和眼淚。唐珂還是在前面，他的心還是在燃燒！」

「忽然樹林子在他面前豁然開朗，豁然開朗，又密又靜地遺留在後面了，唐珂和衆人都浸入了陽光和那給雨水沖洗過的清新空氣的海洋中。雷雨還在，——在那邊，在他們的後面，在林子上面，這兒太陽照耀着，草原呼吸着，浸在金鋼鑽般的雨裏的草閃着光，河泛着金光……有風，由於落日的光，河看來似乎是殷紅的，好像是那熱流般從唐珂的撕裂開的胸膛中淌出來的血。」

「高傲的壯士唐珂把目光投向自己面前的廣大的草原，——他把那島興的目光投向自由的土地，高傲地笑起來。然後倒下來死了。」

「滿懷着希望的高高興興的人沒有留心到他的死，沒有看到唐珂的

ли плотнее окруж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легче им было схватить и убить Данко. А он уже понял их думу, оттого еще ярче загорелось в нем сердце, ибо эта их дума родила в нем тоску.

«А лес все пел свою мрачную песню, и гром гремел, и лил дождь...

«— Что сделаю я для людей?! — сильнее грома крикнул Данко.

«И вдруг он разорвал руками себе грудь и вырвал из нее свое сердце и высоко поднял его над головой.

«Оно пылало так ярко, как солнце, и ярче солнца, и весь лес замолчал, освещенный этим факелом великой любви к людям, а тьма разлетелась от света его и там, глубоко в лесу, дрожащая, пала в гнилой зев болота. Люди же, изумленные, стали как камни.

«— Идем! — крикнул Данко и бросился вперед на свое место, высоко держа горящее сердце и освещающая им путь людям.

«Они бросились за ним, очарованные. Тогда лес снова зашумел, удивленно качая вершинами, но его шум был заглушен топотом бегущих людей. Все бежали быстро и смело, увлекаемые чудесным зрелищем горящего сердца. И теперь гибли, но гибли без жалоб и слез. А Данко все был впереди, и сердце его все пылало, пылало!

«И вот вдруг лес расступился перед ним, расступился и остался сзади, плотный и немой, а Данко и все те люди сразу окунулись в море солнечного света и чистого воздуха, промытого дождем. Гроза была — там, сзади них, над лесом, а тут сияло солнце, вздыхала степь, блестела трава в брильянтах дождя и золотом сверкала река... Был вечер, и от лучей заката река казалась красной, как та кровь, что, была горячей струей из разорванной груди Данко.

«Кинул взор вперед себя на ширь степи гордый смельчак Данко, — кинул он радостный взор на свободную землю и засмеялся гордо. А потом упал и умер.

«Люди же, радостные и полные надежд, не заме-

大胆的心還在他的身邊燃燒。祇有一個仔細的人才留心到這一點，他有些害怕，一腳踏在那顆高傲的心上……那顆心散成火星而熄滅了……

『這就是這些在雷雨前出現的草原裏的青色的火星的來源！』

現在當老婆婆結束了她的美麗的神話之後，草原裏變得寂靜得可怕起來，草原彷彿也給那爲人們燒掉自己的心而死去、並且不求他們給他獎賞的雄壯的勇士唐珂的力量所感動了。老婆婆在打瞌睡。我看着她想：在她記憶之中還有多少神話和回憶啊？我還想到唐珂偉大的燃燒的心和那創造這樣美麗而有力的傳說的人類的幻想。

括起一陣風，從襤褸的衣服底下露出那愈睡愈熟的伊席吉爾婆婆的乾枯的胸脯。我蓋沒了她那年老的身體，自己也躺在她旁邊的地上。草原裏又靜又暗。空中還爬着烏雲，緩慢地，乏味地……海模糊而悞謬地呼嚕着。

附註：高爾基『伊席吉爾婆婆』這篇小說第一次發表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之間的『薩馬拉報』（«Самарская Газета»）第八十、八十六及八十九期上，但是這小說早已寫就，這還是在高爾基從尼茲尼（Нижний 現在叫高爾基〔Горький〕）移居到薩馬拉（Самара 現在叫庫壁希夫〔Кубышев〕）之前，——大概在一八九四年秋天。後來收入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速寫與短篇小說』（«Очерки и рассказы»）第二卷。這裏的譯文所依據的本子是一九三三年蘇聯國家藝術文學出版局刊行的二十五卷高氏全集本。

тили смерти его и не видали, что еще пылает рядом с трупом Данко его смелое сердце. Только один осторожный человек заметил это и, боясь чего-то, наступил на гордое сердце ногой... И вот оно, рассыпавшись в искры, угасло...»

«Вот откуда они, голубые искры степи, что являются перед грозой!»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старуха кончила свою красивую сказку, в степи стало страшно тихо, точно и она была поражена силой смельчака Данко, который сжег для людей свое сердце и умер, не прося у них ничего в награду себе. Старуха дремала. Я смотрел на нее и думал: сколько еще сказок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осталось в ее памяти? И думал о великом горящем сердце Данко и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фантазии, создавшей столько красивых и сильных легенд.

Дунул ветер и обнажил из-под лохмотьев сухую грудь старухи Изергиль, засыпанной все крепче. Я прикрыл ее старое тело и сам лег на землю около ее. В степи было тихо и темно. По небу все ползли тучи, медленно, скучно... Море шумело глухо и печально.

汗和他的兒子

「從前在克里米亞有一個墨索萊瑪，阿斯伐勃，他有一個兒子托賴刻·阿爾加拉……」

是一個瞎眼的孩子，韃靼人，背靠在鮮褐色的阿爾布都斯樹的樹幹上，他用這幾個字開始講這富於回憶的半島的舊傳說之一，說故事者的周圍，——在被時間所毀壞了的汗的宮殿的石塊上，殘磚上坐着一羣韃靼人，穿戴着用金絲繡的絢爛的長袍和圓帽。已是黃昏了，太陽靜靜地落入海中；它的紅光穿過廢墟周圍陰暗的叢生的樹木，把明亮的光點鋪在那些長着青苔絡和纏着紫綠的常春藤的綠葉的石塊上。風在古老籐懸木的穹窿之下響着，它們的葉子這樣颯颯地作聲，似乎在空中有肉眼看不見的溪水在流着。

瞎眼花子的聲音很軟弱並且顫抖着，他的石頭似的臉在皺紋中間反映不出什麼來，除了寧靜之外；記熟的字句，一個接一個地流瀉出來，在聽衆的面前，浮現出往日的充滿情感之力的圖畫。

「汗已經老了，」盲者說：「但是在椒房裏他有着很多女人。她們都歡喜這老人，因為他還有充分的力與火，他的愛撫還親暱着和燃燒着。女人們總是喜歡那善於強烈愛撫的男人的，雖然他已經頭髮花白，雖然他的臉上有了皺紋，——但是美是在力中，而不是在柔嫩的皮膚和面頰的紅潤中。

「大家都愛汗，但是他却只愛一個從德聶泊爾草原裏帶來的哥薩克俘虜，他總是比椒房中其他女人更高興愛撫她，他椒房裏有三百個從各處各地選來的妃子，她們都很美麗，像春天的花朵一樣，她們都很好地生活着。汗吩咐給她們預備許多美味的和香甜的珍饈，她們要跳舞和玩耍——他也總是准許她們的……」

「他時常把哥薩克姑娘叫到他的塔裏去，從塔裏可以望得見海，爲了使哥薩克姑娘快樂地生活，他在那裏給她預備了女人所需要的一切：有甘美的食物和各色各樣的織物，有黃金，有各種顏色的寶石，有音樂

ХАН И ЕГО СЫН

Был в Крыму хан Мосолайма эль Асваб и был у него сын ТолайкАлгалла...»

Прислонясь спиной к ярко-коричневому стволу арбутуса, слепой нищий, татарин, начал этими словами одну из старых легенд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богат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и, а вокруг рассказчика, на камнях, обломках разрушенного временем ханского дворца — сидела группа татар в ярких халатах, в тюбетейках, шитых золотом. Вечер был, солнце тихо опускалось в море; его красные лучи пронизывали темную массу зелени вокруг развалин, яркими пятнами лежали на камни, поросшие мохом, опутанные цепью зеленью плюща. Ветер шумел в куче старых чинар, листья их так шелестели, точно в воздухе струились невидимые глазом ручьи воды.

Голос слепого нищего был слаб и дрожал, а каменное лицо его не отражало в своих морщинах ничего, кроме покоя; заученные слова лились одно за другим, и пред слушателями вставала картина прошлых, богатых силой чувства, дней.

«Хан был стар, — говорил слепой, — но женщин в гареме было много у него. И они любили старик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нем было еще довольно силы и огня, и ласки его нежили и жгли, а женщины всегда будут любить того, кто умеет сильно ласкать, хотя бы и был он сед, хотя бы и в морщинах было лицо его — в силе красота, а не в нежной коже и румянце щек.

Хана все любили, а он любил одну казачку-полонянку из днепровских степей и всегда ласкал ее охотнее, чем других женщин гарема, где было триста жен из разных земель, и все они красивы, как весенние цветы, и всем им жилось хорошо. Много вкусных и сладких яств велел готовить для них хан и позволял им всегда, когда они захотят, танцевать, играть...

А казачку он часто звал к себе в башню, из которой видно было море, там для казачки он имел все, что нужно женщине, чтобы ей весело жилось: сладкую пищу и разные ткани, и золото, и камни всех

和從遠方國家取來的珍奇鳥雀，還有戀愛者火樣的撫愛。他整日地在塔裏和她取樂，休息着他一生的疲勞，他知道，兒子阿爾加拉是不會失墮汗國的光榮的，他狼狽地在俄羅斯的原野上馳驅着，他從那裏回來的時候總帶着豐富的戰利品，新的女人，新的光榮，在他身後遺留在那裏的是恐怖和火燄，屍體和鮮血。

『有一次，他，阿爾加拉劫掠了俄羅斯人回來，便舉行許多盛典慶祝他的光榮，島上所有的貴人們都聚集來參加盛典，有遊戲和酒宴，爲了試手勁，用弓箭射擊俘虜的眼睛，然後又重新喝酒，讚美阿爾加拉的勇敢，這輸入的災星，汗國的支柱。年老的汗很高興他兒子有光榮。當老人要死的時候，知道汗國將握在堅強的手裏，他是很歡喜的。』

『這既使他很歡喜，於是他，爲了向兒子表明他愛的力量，便當着所有貴族和長者的面，——就在這裏，在宴席上，手擎着酒杯，說道：

『你是個好兒子！阿爾加拉。請榮耀於阿拉罕，他的先知的名字將被讚揚！』

『於是大家同聲地用有力的聲音讚美先知的名字。汗於是說：

『大哉阿拉罕！還在我活着的時候，他便在我勇敢兒子的身上復活了我的青春，我的老眼現在看見，等太陽避開我眼睛的時候，等蛆蟲啃蝕我心的時候，我也將在我兒子的身上活着！大哉阿拉罕和莫罕默德，他的先知！我有個好兒子，他的手是堅強的，心是聰明的……你要從你父親的手裏拿什麼去，阿爾加拉？你說吧，我將照你的願望……把一切都給你……』

『年老的汗的聲音還沒有消失，托賴刻，阿爾加拉便站了起來，他翻了翻他那黑得有似黑夜之海那樣的，燃燒得有似山鷹之目那樣的眼睛，說道：

『把那俄羅斯的女俘虜給我，主宰——父親。』

『汗沉默了——沉默了不一會功夫，正是爲壓下他心頭顫抖所需要的功夫——他沉默了一會，以後，堅定而高聲地說：

『拿去！等我們散了宴會，你便領她去。』

『剛毅的阿爾加拉興奮了，他的鷹眼翻出了莫大的歡欣，他站直了身子對他的父親——汗說：

цветов, музыку и редких птиц из далеких стран, и огненные ласки влюбленного. В этой башне он забавлялся с ней целые дни, отдыхая от трудо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и зная, что сын Алгалла не уронит славы ханства, рыская волком по русским степям и всегда возвращаясь оттуда с богатой добычей, с новыми женщинами, с новой славой, оставляя там, сзади себя, ужас и пепел, трупы и кровь.

Раз возвратился он, Алгалла, с набега на русских, и было устроено много праздников в честь его, все мурзы острова собрались на них, были игры и пир, стреляли из луков в глаза пленников, пробуя силу руки, и снова пили, славя храбрость Алгаллы, грозы врагов, опоры ханства. А старый хан был рад славе сына. Хорошо было старику знать, что когда он умрет, — ханство будет в крепких руках.

Хорошо было ему это, и вот он, желая показать сыну силу любви своей, сказал ему при всех мурзах и бегах, — тут, на пиру, с чашей в руке, сказал:

— Добрый ты сын, Алгалла! Слава Аллаху, и да будет прославлено имя пророка его!

И все прославили имя пророка хором могучих голосов. Тогда хан сказал:

— Велик Аллах! Еще при жизни моей он воскресил мою юность в храбром сыне моем, и вот вижу я старыми глазами, что когда скроется от них солнце — и когда черви источат мне сердце — жив буду я в сыне моем! Велик Аллах и Магомет, пророк его! Хороший сын у меня есть, тверда его рука и ясен ум... Что хочешь ты взять из рук отца твоего, Алгалла? Скажи, и я дам тебе все по твоему желанию...

И не замер еще голос хана-старика, как поднялся Голайк Алгалла и сказал, сверкнув глазами, черными, как море ночью, и горящими, как очи горного орла:

— Дай мне русскую полонянку, повелитель-отец.

Помолчал хан — мало помолчал,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сколько надо, чтобы подавить дрожь в сердце — и, помолчав, твердо и громко сказал:

— Бери! Кончим пир, — ты возьмешь ее.

Вспыхнул удалой Алгалла, великой радостью сверк-

「我知道，你賜給我的是什麼，主宰 - 父親！這我是知道的……我是你的奴隸，你的兒子。你隨時可以一滴一滴地取我的血——我爲你是萬死不辭的！」

「我什麼都不要！」汗說，他的灰白的頭，那擁戴着許多年代和許多豐功偉績之光榮的灰白的頭，俯垂到胸前。

「一會他們結束了宴會，於是他們兩個人默默地，互相並排地從宮殿走到椒房去。

「夜是黑暗的，像厚厚的氈毯的，蓋着天空的烏雲下面看不見星，也看不見月亮。

「父親和兒子在黑暗中走了好久，汗河斯伐勃開始說話了：

「我的生命一天一天地熄滅下去了，我的年老的心跳得愈來愈弱了，胸中的火愈來愈少了。那哥薩克女郎的熱烈的撫愛，就是我生命的光明和溫暖……告訴我，托賴刻，告訴我，難道你是這樣地需要她嗎？取一百個去，取我所有的妃子去抵她一個吧！……」

「托賴刻·阿爾加拉嘆着氣，沉默着。

「我還能活多少天呢？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生命的最後的歡欣——這就是俄羅斯女郎。她瞭解我，她愛我，——假使沒有了她，現在有誰會愛我，愛一個老人，有誰？一切女人中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阿爾加拉！……」

「阿爾加拉沉默着……

「我怎樣能活下去，既知道，你擁抱她，她吻你？在女人面前，沒有父親也沒有兒子，托賴刻！在女人面前我們都是男人，我的兒子……我將痛苦地苟延我的殘年……就讓我身上所有的老傷都裂開了吧，托賴刻，就流盡了我的血吧，就讓我最好不要經歷這一夜吧，我的兒子！」

「他的兒子沉默着……他們停在椒房的門口，頭垂在胸前，在門口站了好久。週圍是黑暗，雲在天上奔馳着，風震撼着樹木，好像歌唱着，跟樹喧擾着……

нули орлиные очи, встал он во весь рост и сказал отцу-хану:

— Знаю я, что ты мне даришь, повелитель-отец! Знаю это я... Раб я твой — твой сын. Возьми мою кровь по капле в час — двадцатью смертями я умру за тебя!

— Не надо мне ничего! — сказал хан, и поникла на грудь его седая голова, увенчанная славой долгих лет и многих подвигов.

Скоро они кончили пир, и оба, молча, рядом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пошли из дворца в гарем.

Ночь была темная, ни звезд, ни луны не было видно из-за туч, густым ковром покрывших небо.

Долго шли во тьме отец и сын, и вот заговорил хан эль Асваб:

— Гаснет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жизнь моя — и все слабее бьется мое старое сердце, все меньше огня в груди. Светом и теплом моей жизни были знойные ласки казачки... Скажи мне, Толайк, скажи, неужели она так нужна тебе? Возьми сто, возьми всех моих жен за одну ее!..

Молчал Толайк Алгалла, вздыхая.

— 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мне осталось? Мало дней у меня на земле... Последняя радость жизни моей — это русская девушка. Она знает меня, она любит меня, — кто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ее не будет, полюбит меня — старика, кто? Ни одна из всех, ни одна, Алгалла!..

Молчал Алгалла...

— Как я буду жить, зная, что ты обнимаешь ее, что тебя целует она? Перед женщиной нет ни отца, ни сына, Толайк! Перед женщиной все мы — мужчины, мой сын... Больно будет мне доживать мои дни... Пусть бы все старые раны открылись на теле моем, Толайк, и точили бы кровь мою, пусть бы я лучше не пережил этой ночи, мой сын!

Молчал его сын...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они у дверей гарема и, онустив на груди головы, стояли долго перед ней. Тьма была кругом, и облака бежали в небе, а ветер, потрясая деревья, точно шел, шумел деревьями...

「我早就愛她了，父親……」阿爾加拉輕輕地說。

「我知道……我並且知道她並不愛你……」汗說。

「我一想起她，我的心就要碎了……」

「可是現在我年老的心却充滿着什麼呢？」

「他們又沉默了。阿爾加拉歎了一口氣。

「看來，聖者摩拉心對我說的是真理了——女人對於男人永久是有害的：當她長得好看，她激起別人去佔有她的願望，却把自己丈夫交給嫉妬的痛苦時；當她長得不好看，她的丈夫羨慕着別人，由於羨慕而痛苦時；假使她長得不好看也不難看，——男子便把她裝飾得好看，但是當他明白，他錯了的時候，他又由於她，由於這女人而痛苦起來了……」

「賢明，並不是診治心痛的藥，」汗說。

「我們互相憐愛一下吧，父親……」

「汗抬起頭來，悲哀地注視着兒子。

「我們殺死她吧，」托賴刻說。

「你愛你自己，比愛她和我更利害，」想了一會，汗輕輕地囁嚅道。

「你也是一樣啊。」

「於是兩個人又沉默了。

「是的！我也是一樣，」汗悲哀地說。由於悲哀他變得像一個小孩子了。

「怎麼樣，我們把她殺死嗎？」

「我不能把她交給你，我不能，」汗說。

「我也不能再忍耐了——或是把我的心挖去或是把她交給我……」

「汗沉默着。

「我們從山上把她拋到海裏去。」

「我們從山上把她拋到海裏去，」汗重述兒子的話，像是兒子聲音的回聲。

「於是他們走進了椒房，她已經在那裏，在地上，在華麗的地毯上睡着了。他們停立在她面前，看着；看了她很久。年老的汗從眼睛裏流出眼淚來，流在他銀色的長鬚上，並且在長鬚裏像珍珠似的閃爍着，他

— Давно я люблю ее, отец... — тихо сказал Алгалла.

— Знаю... И знаю, что она не любит тебя... — сказал хан.

— Рвется сердце мое, когда я думаю про нее...

— А мое старое сердце чем полно теперь?

И снова замолчали. Вздохнул Алгалла.

— Видно правду сказал мне мудрец-мулла — мужчине женщина всегда вредна: когда она хороша, она возбуждает у других желание обладать ею, а мужа своего предаст мукам ревности; когда она дурна, муж ее, завидуя другим, страдает от зависти; а если она не хороша и не дурна, — мужчина делает ее прекрасной и поняв, что он ошибся, вновь страдает через нее, эту женщину...

— Мудрость не лекарство от боли сердца, — сказал хан.

— Пожалеем друг друга, отец...

Поднял голову хан и грустно поглядел на сына.

— Убьем ее, — сказал Толайк.

— Ты любишь себя больше, чем ее и меня, — подумав, тихо молвил хан.

— Ведь и ты тоже.

И опять они помолчали.

— Да! И я тоже, — грустно сказал хан. От горя он сделался ребенком.

— Что же, — убьем?

— Не могу я отдать ее тебе. не могу, — сказал хан.

— И я не могу больше терпеть — вырви у меня сердце или дай мне ее...

Хан молчал.

— Бросим ее в море с горы.

— Бросим ее в море с горы, — повторил хан слова сына, как эхо сынова голоса.

И тогда они вошли в гарем, где она уже спала на полу, на пышном ковре.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они перед ней, смотрели; долго смотрели на нее. У старого хана слезы текли из глаз на его серебряную бороду и сверкали в ней, как жемчужины, а сын его стоял, сверкая

的兒子則站着，翻着眼睛，用咬嚼牙齒來抑制着熱情，把哥薩克姑娘叫醒。她醒來了，在她那猶似朝霞的嫩白而粉紅的臉上，綻開了她那像矢車菊似的眼睛。她沒有注意到阿爾加拉，她把殷紅的嘴唇噉給汗。

『「吻我吧，鷹！」』

『「打點起來吧……跟我們去，」汗低聲地說。

『她看見了阿爾加拉在那裏，看見了她藍的眼睛裏有淚水，於是——她是一個聰明的人，——便一切都明白了。

『「我去，」她說。「我去。不給這一個，也不給那一個——是這樣決定了嗎？凡是心志堅強的人應該這樣決定。我去。」』

『他們，所有三個人，都沉默地走向海邊。走着狹隘的小路，風唳着，大聲地嘯着……』

『她是個柔弱的姑娘，一會兒就累了，但是她也很靈敏——不願意把這告訴他們。

『當汗的兒子發覺她落在他們後面的時候，他對她說：

『「你怕嗎？」』

『她用眼睛向他一亮，觸起染血的腳給他看……』

『「讓我來抱着你走吧！」阿爾加拉說，把手伸給她。但是她却抱住了她老鷹的頸項。汗把她捧在自己手裏，像一根羽毛似地，捧着去；她呢，坐在他的手臂裏，把樹枝從他的臉旁推開，怕它們戳進他的眼睛。他們走了好久，已經聽見遠處海的喧響了。這裏托賴刻，——他沿着小路，在他們後面走着，——對父親說：

『「讓我走到前面去吧，否則我要拿劍砍你的頸項的。」』

『「過去吧，阿拉罕對於你的願望要報應或是饒恕，是他的意志——我呢，你的父親，是饒恕你的。我知道，什麼叫做戀愛。」』

『看它，海，就在他們前面了，在那裏下面，是濃密的，黑色的，無邊無際的。它的波浪在峭崖的下面大聲地歌唱着，那裏下面很黑暗，又寒冷，又可怖。

『「別了！」汗吻着那姑娘，說。

『「別了！」阿爾加拉說，向她鞠了一個躬。

очами, и, скрежетом зубов своих сдерживая страсть, разбудил казачку. Проснулась она — и на лице ее, нежном и розовом, как заря, расцвели ее глаза, как васильки. Не заметила она Алгалду и протянула алые губы хану.

— Поцелуй меня, орел!

— Собирайся... пойдешь с нами, — тихо сказал хан.

Тут она увидела Алгалду и слезы на очах своего орла, и — умная она была — поняла все.

— Иду, — сказала она. — Иду. Ни тому, ни другому — так решили? Так и должны решать сильные сердцем. Иду.

И молча они, все трое, пошли к морю. Узкими тропинками шли, ветер шумел, гулко шумел...

Нежная она была девушка, скоро устала, но и горда была — не хотела сказать им этого.

И когда сын хана заметил, что она отстает от них — сказал он ей:

— Боишься?

Она блеснула глазами на него и показала ему окровавленную ногу...

— Дай понесу тебя! — сказал Алгалла, протягивая к ней руки. Но она обняла шею своего старого орла. Поднял хан ее на свои руки, как перо, и понес; она же, сидя на его руках, отклоняла ветви от его лица, боясь, что они попадут ему в глаза. Долго они шли, и вот уже слышен гул моря вдали. Тут Толайк. — он шел сзади них, по тропинке, — сказал отцу:

— Пусти меня вперед, а то я хочу ударить тебя кинжалом в шею.

— Пройди, — Аллах возместит тебе твое желание или простит — его воля, — я же, отец твой, прошая тебе. Я знаю, что значит любить.

И вот оно, море, пред ними, там внизу, густое, черное и без берегов. Глухо поют его волны у самого низа скалы, и темно там внизу, и холодно, и страшно.

— Прощай! — сказал хан, целуя девушку.

— Прощай! — сказал Алгалла и поклонился ей.

『她望了望那波濤在歌唱的地方，向後退縮，雙手貼到胸口。

『「把我拋下去吧，」她對他們說……

『阿爾加拉拿手向她伸去，呻吟了起來，汗把她抱在自己的手裏，緊緊地偎在懷裏，吻了吻，然後把她高舉在自己的頭上——從山崖上拋了下去。

『那裏波濤飛濺起來，歌唱着，並且是這樣喧鬧，甚至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聽見，她是什麼時候飛落到水面的。連一聲叫聲也沒有聽到，一聲也沒有。汗倒在石塊上，默默地看着下面，看着黑暗和遠處，看着那海和雲合在一起，密密的浪花從那裏澎湃地奔騰過來的地方，風吹過，拂動汗的雪白的鬍子。托賴刻站在他上面，用雙手掩着臉，石頭似的不動也不響。時間過去着，被風追逐的雲朵在天上一朵接着一朵地浮過。它們是黑暗的，沉重的，像在海的上面，在很高的懸崖上躡着的年老的汗的思想一樣。

『「我們走吧，父親，」托賴刻說。

『「等一會……」汗囁嚅着，像在傾聽什麼似的。又過了很久時間，波浪在下面飛濺着，風飛上懸崖喧擾着樹木。

『「我們走吧，父親……」

『「再等一會……」

托賴刻·阿爾加拉不止一次地說：

『「我們走吧，父親。」

『汗還是不離開那失去他晚年歡欣的地方。

『「但是，一切總有一個結局！」有力的和自矜的他，站了起來，皺着眉，含糊地說：

『「我們走吧……」

『他們走了，但是不一會汗又停下了。

『「我為什麼要走，並且我上那裏去呢，托賴刻？」他問他的兒子。「現在我為什麼還要活着呢，既然我整個生命是在她的身上？我老了，沒有人再來愛我了，假使誰都不愛你，在世界上活着就沒有意思了。」

『「你有着光榮和財富啊，父親……」

『祇要把她的一吻給我，你可以把這一切都拿去做報酬。這一切都是死的，祇有女人的愛是活的。沒有這樣的愛——人就沒有生命，他是

Она взглянула туда, где пели волны, и отшатнулась назад, прижав руки к груди.

— Бросьте меня. — сказала она им...

Простер к ней руки Алгалла и застонал, а хан взял ее в руки свои, прижал к груди крепко, поцеловал и, подняв ее над своей головой — бросил вниз со скалы.

Там плескались и пели волны и было так шумно, что оба они не слышали, когда она долетела до воды. Ни крика не слышали, ничего. Хан опустился на камень и молча стал смотреть вниз, во тьму и даль, где море смешалось с облаками, откуда шумно плыли глухие всплески волн, и ветер пролетал, развеивая седую бороду хана. Толайк стоял над ним, закрыв лицо руками, — камень неподвижный и молчаливый. Время шло, но небу одно за другим плыли облака, гонимые ветром. Темны и тяжелы они были, как думы старого хана, лежавшего над морем на высокой скале.

— Пойдем, отец, — сказал Толайк.

— Подожди... — шепнул хан, точно слушая что-то. И опять прошло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лескались волны внизу, а ветер налетал на скалу, шумя деревьями.

— Пойдем, отец..

— Подожди еще...

Не один раз говорил Толайк Алгалла:

— Пойдем, отец.

Хан все не шел от места, где потерял радость своих последних дней.

Но — все имеет конец! — встал он, могучий и гордый, встал, нахмурил брови и глухо сказал:

— Идем...

Пошли они, но скоро остановился хан.

— А зачем я иду и куда, Толайк? — спросил он сына. — Зачем мне жить теперь, когда вся моя жизнь в ней была? Стар я, не полюбят уж меня больше, а если никто тебя не любит — неразумно жить на свете.

— Слава и богатство есть у тебя, отец...

— Дай мне один ее поцелуй и возьми все это себе в награду. Это все мертвое — одна любовь женщины жива. Нет такой любви — нет жизни у челове-

赤貧的，他的日子是可憐的。別了，我的兒子，阿拉罕保佑在你的頭上，並且跟隨你一生的白日和黑夜。」汗轉身面對着大海。

「『父親，』托賴刻說，『父親！……』」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因為對於有死神向他微笑的人是沒有什麼可說的，你是對他說不出什麼能把他對於生命的愛回轉到靈魂裏去的。

『「放我……」』

『「阿拉罕……」』

『「他知道……」』

『汗用急速的步子跑向絕壁，並縱身跳了下去。兒子沒有阻得住他，沒有來得及。又是什麼也沒有聽見——沒有喊叫的聲音，沒有汗跌下的喧聲。祇是波浪老是在那裏濺着，風在呼號着野蠻的歌曲。』

托賴刻·阿爾加拉長久地望着下面，後來出聲地說：

『「啊，阿拉罕，也給我這樣一顆堅強的心吧！」』

『後來他便走進了夜的黑暗中……』

『……墨索萊瑪·愛哩·阿斯伐勃汗便這樣死了，在克里米亞的已是托賴刻·阿爾加拉汗了……』（戈若年譯）』

⊖ 汗——薩爾的王

⊖ 阿拉罕——回教的造物主——上帝。

⊖ 摩拉——回教徒們對僧侶學者的稱呼，意即我師。

ка, виш он, и жалки дни его. Прощай мой сын,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Аллаха над твоей головой да пребудет во все дни и ночи жизни твоей. — И повернулся хан лицом к морю.

— Отец, — сказал Толайк, — отец!.. — И не мог больше сказать ничего, так как ничего нельзя сказать человеку, которому улыбается смерть,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жешь ему такого, что возвратило бы в душу его любовь к жизни.

— Пусти меня...

— Аллах...

— Он знает...

Быстрыми шагами подошел хан к обрыву и кинулся вниз. Не остановил его сын, не успел. И опять ничего не было слышно — ни крика, ни шума падения хана. Только волны все плескали там, да ветер гудел дикие песни.

Долго смотрел вниз Толайк Алгалла и потом вслух сказал.

— И мне такое же твердое сердце дай, о Аллах!
И потом он пошел во тьму ночи...

...Так погиб хан Мосолайма эль Асваб, и стал в Крыму хан Толайк Алгалла...»

少女與死神

—— 童 話 ——

皇帝打了仗行經村莊。
走着——陰鬱的怨艾折磨着心竅。
他聽見——接骨木叢林後面
有個少女在哈哈大笑。

駭人地蹙起赤色的眉毛，
皇帝用馬刺把馬一敲，
像暴風似的飛向那少女，
甲冑鏗鏘作響，他叫道：

「你爲什麼，！他兇狠粗暴地呼叫，
「你爲什麼，小丫頭，露齒譏笑？
敵人打了我的勝仗，
我全部的親兵都被殺光，
我半數的隨從做了俘虜，
我回家，要去把新軍部署，
我是你皇帝，我正哀傷氣惱，——
我要你什麼無知的嘻笑？」

把胸前的短衫整整好，
那少女便回答沙皇道：

「你走開，——我在跟愛人談情說愛！
老伯，你最好還是走開。」

ДЕВУШКА И СМЕРТЬ

Сказка

I

По деревне ехал царь с войны.
Едет — черной злобой сердце точит.
Слышит — за кустами бузины
Девушка хохочет.

Грозно брови рыжие нахмуря,
Царь ударил шпорами коня,
Налетел на девушку, как буря,
И кричит, доснехами звеня:

— «Ты чего, — кричит он зло и грубо, —
Ты чего, девчонка, скалишь зубы?
Одержал враг надо мной победу,
Вся моя дружина перебита,
В плен попала половина свиты,
Я домой, за новой ратью еду,
Я — твой царь, я в горе и обиде, —
Каково мне глупый смех твой видеть?»

Кофточку оправя на груди
Девушка ответила царю:

— «Отойди, — я с милым говорю!
Батюшка, ты, лучше, отойди».

講愛情，就沒有皇帝的事情，——
沒有工夫跟皇帝閒話、談心！
有時愛情燃燒得更快——
比起炎熱神廟裏的細燭來。

皇帝暴怒得渾身發抖，
當即命令他順從的囉囉：

「快，快，把這小丫頭投進監牢，
或是，最好，立刻把她處絞！」

皇帝的高官顯貴和馬弁，
齧一下他們順從的醜臉，
像一羣魔鬼，撲向那姑娘，
把她交給死神[⊖]的手掌。

二

死神永久聽從兇惡的魔王，
可是那天她正巧沒有心想，——
甚至在春天就連愛與生命的穀粒
也在她，老婦的心裏膨脹。
一輩子跟腐屍周旋真寂寞，
驅除人體上的各種病魔；
用死期測量時間無聊得慌，
想要把日子過得更加荒唐。
在和她作難免的會見前，
大家只覺得無端的恐惶，
她已經厭惡了人們的懼怕，
並且也厭惡了墳墓、埋葬。
她是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Любишь, так уж тут не до царей, —
Некогда беседовать с царями!
Иногда любовь горит скорей
Тонкой свечки в жарком божьем храме.

Царь затрясся весь от дикой злости,

Приказал своей покорной свите:
— «Ну те-ко, в тюрьму девчонку бросьте,
Или, лучше, — сразу удавите!»

Исказив угодливые рожи,
Бросились к девице, словно черти,
Конюхи царевы и вельможи, —
Предали девицу в руки Смерти.

II

Смерть всегда злым демонам покорна,
Но в тот день она была не в духе, —
Ведь весной любви и жизни зерна
Набухают даже в ней, старухе.
Скучно век возиться с тухлым мясом,
Истреблять в нем разные болезни;
Скучно мерять время смертным часом —
Хочется пожить гобеспольней.
Все, пред неизбежной с нею встречей,
Ощущают только страх нелепый, —
Надоел ей ужас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Надоели похороны, склепы.
Занята неблагодарным делом

在又污穢又有宿疾的地上，
但她把這事情辦得很高明，——
人們都認爲死神沒有用場，
不過，當然，這很使她氣憤，
我們人羣把她懷恨，
於是懷恨着的死神，
有時從世間收去不該收的人。
只要讓她去把撒旦^①愛上，
自由呼吸一下地獄暑氣，^②
她也會由於戀愛的哀傷
和火紅頭髮的撒旦號哭在一起！

三

少女在死神面前站定，
勇敢地等候着可怕的不幸。
死神躊躇不決，——可憐這犧牲：
「你啊，唉，是多麼年輕！
你爲什麼得罪了國君？
爲了這事我來取你的命！」
「你不要生氣，」少女回話，
「你這樣對我生氣做什麼？
在那綠色的接骨木叢林裏，
愛人第一次跟我接了吻，——
我那時那會想到什麼皇帝？
而且皇帝正巧是打了敗仗往回奔。
我就對他，對帝皇說道：
老伯，你打這裏走開！
似乎，我說得很好，

На земле и грязной, и недужной,
Делает она его умело, —
Люди же считают Смерть ненужной.
Ну, конечно, ей обидно это,
Злит ее людское наше стадо,
И, озлясь, сжирает Смерть со света
Иногда не тех, кого бы надо.

Полюбить бы Сатану ей, что ли,
Подышать бы вволю адским зноем,
Зарыдать бы от любовной боли
Вместе с огнекудрым Сатаной!

III

Девушка стоит пред Смертью, смело
Грозного удара ожидая.
Смерть бормочет, — жертву пожадела:
— «Ишь ты, ведь, какая молодая!
Что ты нагрубила там царю?
Я тебя за это уморю!»

— «Не сердись, — ответила девица, —
За што на меня тебе сердиться?
Целовал меня впервые милый
Под кустом зеленой бузины, —
До царя ли мне в ту пору было?
Ну, а царь, на грех, бежит с войны.
Я и говорю ему, царю,
Отойди, мол, батюшка, отсюда!
Хорошо, как будто, говорю,

不料一看，事情弄得很壞！
怎麼辦？！逃不開死神的手掌心，
看來，我沒有愛成，却先要送命。
我誠心求你，親愛的死神！——
讓我再去接一接吻！！

死神覺得這些話好奇怪，——
從來沒有人向死神求過這事情！
她想：「我還靠什麼在世上活着來，
假使人們都放棄接吻？」

在春天的太陽下把骨頭曝曬，
一面誘惑着蛇，死神開口：

「那末，去吧，去接吻，——可是得趕快！
你有一夜時光，我殺你——在曙光初露的時候。」

於是她坐在石頭上——等待！
蛇舐着她的鐮刀，用舌頭，
少女歡喜得哭了起來，
死神叫道：「快些走呀，快些走！」

四

柔和地溫暖着，被春天的太陽，
死神把草鞋脫下，——草鞋已走出破洞，
朦朧睡着——躺臥在石頭上
死神做了一個不吉的夢！

似乎她的父親，該隱，⁽⁴⁾
和他的重孫加略人猶大，⁽⁵⁾
爬上山去，他們兩個衰老的人，
活像兩條蛇，偷偷地爬。

「上帝啊！」該隱陰鬱地呻吟，

А — гляди-ко, вышло-то как худо!
Что ж! От Смерти некуда деваться,
Видно, я умру, не долюбя.
Смертушка! Душой прошу тебя —
Дай ты мне еще поцеловаться!
Странны были Смерти речи эти, —
Смерть об этом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осят!
Думает: «Чем буду жить на свете,
Если люди целоваться бросят?»

И на вешнем солнце кости грея,
Смерть сказала, подманив змею:
— «Ну, ступай, целуйся, да — скорее!
Ночь — твоя, а на заре — убью!»
И на камень седа, — ожидает!
А змея ей жалом косу лижет.
Девушка от счастья рыдает,
Смерть ворчит: «Иди, скорей, иди же!»

IV

Вешним солнцем ласково согрета,
Смерть разула стоптанные лапти,
Прилегла на камень и — уснула.
Нехороший сон приснился Смерти!

Будто бы ее родитель, Каин,
С прапнуком своим — Искарриотом,
Дряхленькие оба, лезут в гору. —
Точно две змеи ползут тихонько.

— «Господи!» — угрюмо стонет Каин,
Глядя в небо тусклыми глазами.
— «Господи!» — взывает злой Иуда,
От земли очей не поднимая.

用遲鈍的眼睛注視着天。
「上帝啊！」奸惡的猶大大聲求情，
不抬起眼睛，凝視着地面。
在紅暈的雲彩裏，高高地在山上
躺臥着上帝——在看書本；
銀河是那書小小的一張，
那本書是用星星寫成。

山頂上站着天使長，
雪白的手裏握着一束電光。
他對旅人嚴厲地說：「快走開！
上帝不會把你們接待！」

「米海爾！^⑤」該隱苦苦哀求，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對於世人！
我生了毀滅光明『生命』的兇手，
我是該咒詛的，下賤『死神』的父親！」
「米海爾！」猶大說，
「我知道，我比該隱的罪孽更深，
因為我把光明如太陽的
上帝的心，出賣給下賤的死神！」

他們倆當又同聲的呼救：

「米海爾！就求上帝只給我們
說一句話，饒恕，我們已不懇求，
只求他施捨一些憐憫！」

天使長靜靜地回答他們：

「我已經把這話對他說了三次，
兩次他沒有對我說甚，
第三次他才搖搖頭，咕嚕幾個字：
『你知道，在死神還毀着生命的時辰，

Над горою, в облаке румяном
Возлежит господь, — читает книгу;
Звездами написана та книга,
Млечный путь — один ее листочек.

На верху горы стоит архангел,
Снопик молний в белой ручке держит.
Говорит он путникам сурово:

— «И прочь идите! Вас господь не примет!»
— «Михаиле! — жалуется Каин, —
Знаю я — велик мой грех пред миром!
Я родил убийцу светлой Жизни,
Я отец проклятой, подлой Смерти!»
— «Михаиле! — говорит Иуда, —
Знаю, что я Каина грешн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едал подлой Смерти
Светлое, как солнце, божье сердце!»

И зывают оба они, в голос:

— «Михаиле! Пусть господь хоть слово
Скажет нам, хоть только пожалеет —
Ведь прощенья мы уже не молим!»

Тихо отвечает им архангел:

— «Трижды говорил ему я это,
Дважды ничего он не сказал мне,
В третий раз, качнув главою, молвил:
— Знай, — доколе Смерть живое губит,
Каину с Иудой нет прощенья.
Пусть их тот прстит, чья сила может
Побороть навеки силу Смерти.»

決不能饒恕猶大和該隱
讓那力足永久對抗死神
之力的人，去饒恕他們。」」

當下弑弟的兇手和賣主的叛徒
都哀切地哭泣、呼叫，
他們倆互相擁抱
一同滾進山下奇臭的池沼。

池沼裏在歡呼，在瘋狂：
吸血鬼，吃人精和鬼怪妖魔，
向該隱和猶大身上
唾去藍色的鬼火。

五

死神在靠近中午時醒來！
一看——那少女還沒有來！
死神矇矓地喃喃：

「呀，你這淫婦！看來是春宵太短！」

她在籬外折下葵花一朵
聞嗅，賞玩着太陽
怎樣用它的活火
射在柳葉上照得金黃。
她看看太陽，突然低低地歌唱，
用鼻音，照她所會的那樣：

「無情的人們
親手殺死親人，
然後埋葬。並且歌唱：
『靈魂安息在天上！』

我一點也不懂！——

Тут Братоубийца и Предатель
Горестно завывли, зарыдали
И, обнявшись, оба покатались
В смрадное болото под горою.

А в болоте бесятся, ликуя,
Упыри, кикиморы и черти.
И плюют на Каина с Иудой
Синими, болотными огнями.

V

Смерть проснулась около полудня,
Смотрит, — а девица не пришла!

Смерть бормочет сонно: «Ишь ты, блудня!
Видно ночь-то коротка была!»

Сорвала подсолнух за плетнем,
Нюхает; любит, как солнце
Золотит живым своим огнем
Лист осины в желтые червонцы.

И на солнце глядя, вдруг запела
Тихо и гнусаво, как умела:
— «Беспощадною рукой
Люди ближнего убьют
И хоронят. И поют:
«Со святыми упокой!»

暴君把人們毒打和逐放，
他死時，人們也是用
這隻歌把他埋葬！
誠實人或是小偷死亡——
也懷着同樣的哀傷
唱起『靈魂安息在天上！』
這悲痛的合唱！

我用我的手
殺死傻瓜，畜牲或是賤貨
他們爲這些人也一樣固執地唱：
『靈魂安息在天上！』

六

她唱完了歌——開始兇暴，
一晝夜多已經過去了，
可是少女沒有回來，這真糟糕，
那行和死神開玩笑！
死神愈變愈加殘暴和兇險。
她裹上腳帶並穿上草鞋，
幾乎沒有等到月夜，
就走上途程，比秋雲還要威嚴。
她走了一小時，看見：一叢小樹林，
一株幼小胡桃樹上，露正濃深，
月光皎潔，宛如錦繡的草茵，
坐着那少女，像春之女神。
她的胸脯無邪地袒露，
好像是早春時大地的赤裸。
在細膩如綢的，像牡鹿似的肌膚上，

Не пойму я ничего! —
Деспот бьет людей и гонит,
А издохнет — и его
С той же песенкой хоронят!
Честный помер или вор —
С одинаковой тоской
Распевает грустный хор:
«Со святыми упокой!»

Дурака, скота иль хама
Я убью моей рукой,
Но для всех поют упрямо:
«Со святыми упокой!»

VI

Спела песню — начинает здиться,
Уж прошло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суток,
А — не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девица.
Это — плохо. Смерти — не до шуток.

Становясь все злее и жесточе,
Смерть обула лапти и онучи
И, едва дождавшись лунной ночи,
В путь идет, грозней осенней тучи.

Час прошла и видит: в перелеске,
Под росистой молодой орешней,
На траве атласной, в лунном блеске
Девушка сидит богиней вешней.

Как земля гола весною ранней,
Грудь ее обнажена бесстыдно,
И на коже шелковистой, ланьей,

親吻的紅星可以看得很明明，
兩個奶頭像星星似的點綴素胸，
一對眼睛——也像星星，——
溫順地仰視天空，
銀河，藍髮之夜所走的小徑。

眼睛下面有淡藍 暗影，
宛似傷痕——柔和地殷紅着的雙唇。
把頭在她的膝上安枕。
一個少年在假眠，像倦了的鹿——很馴。
死神注視一下，
怒火悄然在她空虛的腦殼裏熄滅。
「你這是做什麼，好像夏娃，
逃避上帝在叢林裏藏匿。」

好像用天穹——月與星的身軀，
遮護着愛人，防禦着死神，
少女勇敢地對她回答：
「慢點，請你別罵人！

別喧嚷，別嚇壞我可憐的情郎，
別把鋒利的鐮刀鏗鏘作響！
我馬上就來，到墳墓裏臥躺，
但要把他——遠遠地護衛保藏！
對不住，我來沒有遵守時光，
我想——離死神已經很近，
再讓我把少年擁抱一趟，
跟我在一塊，他快活得要命！
並且她也很好！你瞧，
他遺下這樣的記號，
在我的頰上和胸上，

Звезды поцелуев ярко видны.
Два соска, как звезды, красят грудь,
И — как звезды — крѣтко смотрят очи
В небеса, на светлый Млечный путь,
На тропу синеволосой ночи.

Под глазами голубые тени,
Точно рана — губы влажно алы.
Положив ей голову в колени,
Дремлет парень, как олень усталый.

Смерть глядит, и тихо пламя гнева
Гаснет в ее черепе пустом.
— «Ты чего же это, словно Ева,
Спряталась от бога за кустом?»

Точно небом — лунно-звездным телом
Милого от Смерти заслоня,
Отвечает ей девица смело:

— «Погоди-ко, не ругай меня!
Не шуми, не испугай беднягу,
Острою косою не звени!
Я сейчас приду, в могилу лягу,
А его — по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и!
Виновата, не пришла я к сроку,
Думала — до Смерти не далеко,
Дай еще парнишку обниму:
Больно хорошо со мной ему!
Да и он — хорош! Ты погляди
Вон какие он оставил знаки
На щеках моих и на груди.
Вишь, цветут, как огненные маки!»

看呀，像火紅的罌粟花怒放！」
死神，害羞地，輕輕地笑出了聲：
「是的，你好似和太陽接了吻，
但是，我不僅有你一個人，
我必須殺盡成千成萬的人！
我要為時間服務，
事情很多，可是我已經年老，
我所以愛惜每一分鐘，
快收拾走吧，少女，時候已到！」

少女還是說她的那一套：

「要是愛人擁抱，
無論是天，無論是地都沒有了。
靈魂裏充滿着非人間的力量，
心窩裏點燃着非人間的光亮。
對於命運不再有恐慌悸驚。
不需要神也不需要人！
像孩子——以愉快本身為愉快！
以戀愛本身為戀愛！」

死神深思地嚴厲地沉默不響，
看來——不願打斷她這歌唱！
比太陽更美麗的火——上帝的世界裏沒有，
也沒有比愛火更神奇的火！

七

死神沉默着，可是少女的話
她羨慕得像烈火溶化她的骨骸，
把她隨意拋進寒和熱，
但看死神的心向世界表明什麼？
死神雖不是母性，却是女人，

Смерть, стыдась, тихонько засмеялась:
— «Да, ты будто с солнцем целовалась,
Но — ведь у меня ты не одна,
Тысячи я убивать должна!
Я, ведь, честно времени служу,
Дела — много, а уж я — старая,
Каждую минутой дорожу,
Собирайся, девушка, пора!»

Девушка — свое:
— «Обнимет милый,
Ни земли, ни неба больше нет.

И душа полна нездешней силой,
И горит в душе нездешний свет.
Нету больше страха пред Судьбой
И ни бога, ни людей не надо!
Как дитя — собою радость рад,
И любовь любит себя».

Смерть молчит задумчиво и строго,
Видит — не прервать ей этой песни!

Краше солнца — нету в мире бога,
Нет огня — огня любви чудесней!

VII

Смерть молчит, а девушкины речи
Зависти огнем ей кости плавят,
В жар и холод властно ее мечут,
Что же сердце Смерти миру явит?

她的心也比理智更強大，
在死神陰暗的內心
也有憐憫、憤怒、憂愁的萌芽
誰的心靈被強烈的哀愁咬傷，
她就對誰愛得更加熱烈，
她多麼喜歡夜裏私語
那靜謐之偉大的歡愉！

「那有什麼，就來個奇蹟！」死神說，
「我准許你——活！
不過我要跟你在一道，
我將永久在愛神的周遭！」

從那時起，愛神和死神，
形影不離地直到今天，像姊妹一樣，
死神帶着鋒利的鐮刀跟着愛神
到各處各地去，好像是牽線的婆娘。
着了妹妹的魔，東走西奔，
各到各處，參加宴會和結婚
不折不撓，不倦不怠，
建造生命的幸福和愛情的愉快。

- ① 俄文 Смерть 一字，本作「死」解，也當「死神」講，傳說死神是一個身穿黑衣，手拿大鐮刀的陰險可怕的老婦。
- ② 撒旦（Сатана）是魔鬼的頭目，一譯魔王。
- ③ 相傳地獄中因有油鍋煎人，炎熱非常。
- ④ 該隱（Каин）是亞當夏娃的第一個兒子。據舊約創世紀載：該隱是種地的，他的弟弟亞伯是牧羊的，該隱因妒忌亞伯蒙上帝喜悅，於是便在田間把亞伯殺死，所以該隱是人間第一個殺人犯。
- ⑤ 原文只用「加略人」（Искариот），是指十二門徒中出賣耶穌的猶大（Иуда），關於他，新約四福音都有記載，說當局為要捉拿耶穌，但兵丁並不認識他，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猶大，得了三十塊錢，出賣自己的先生，他跑去和耶穌親嘴，讓兵丁認出而捉住。
- ⑥ 米海爾（Михаиле），為天使長的名字。

Смерть—не мать, но—женщина, и в ней
Сердце тоже разума сильней;
В темном сердце Смерти есть ростки
Жалости, и гнева, и тоски.

Тем, кого она полюбит крепче,
Кто ужален в душу злой тоскою,
Как она любовно ночью шепчет
О великой радости покоя!

—«Что ж,—сказала Смерть,—пусть будет чудо
Разрешаю я тебе—живи!
Только я с тобою рядом буду,
Вечно буду около Любви!»

С той поры Любовь, и Смерть, как сестры,
Ходят неразлучно до сего дня,
За Любовью Смерть с косою острой
Тащится повсюду, точно сводня.
Ходит, околдована сестрою,
И везде—на свадьбе и на тризне
Неустанно, неуклонно строит
Радости Любви и счастье Жизни.

